釋註標題武經七書正義

金陵唐錦池輯梓

武經標題正義序

武經非六經比而足爲戡亂定禍之資則懷用世之志者不可以不講國家置武學以武經取武士誠欲其講明而習用之也邇來世際熙洽士習比比尚文若武經七書無論文士郎武胄亦罔盡心嗟嗟是尚可責其事業乎茲閱趙生所註肢分節解標題立意可謂詳而有體善於發明者官生得此則當事任者有實用期科目者有入門矣特命之梓以廣其傳蓋亦嘉其志云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關西温純譔

新刻武經標題正義目錄
孫武子卷之一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吳子卷之二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司馬法卷之三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李衛公問對卷之四
卷上　卷中　卷下
尉繚子卷之五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束伍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三畧卷之六

上畧 中畧 下畧
六韜卷之七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武經標題正義目錄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陳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出軍第三十四
軍畧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絶道第三十九 畧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壘虛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附錄畧卷之八
選將 將職 選鋒
料兵 料敵將 講武 教平原兵
敘戰上 用車 奇兵
敘戰下 定戰 鄉導
察敵形 下營擇地 攻城 守城 水攻
教弓 攻城 守城
陣法 邊防地形
增附馬步射法 附八卷上層
武經標題正義目錄 三
馬射 步射 弓 弦
矢 張弓 射勢 執弓
搭矢 發矢 射後
增附棍法 附八卷上層
棍法 棍法總訣歌 邵陵棍歌 邵陵衆教歌
鎗法下四勢歌 鈀法四下勢歌
增附占法 附八卷上層
田螺占吉凶之法 猶眼占定時候法
天文門占 日占 風占
月占
雲占 星辰占 地理門 草木門
烏獸門 營寨門
目錄畢

擬題凡例
正題加以一圈
副題有註無圈
小題雖標不註
策題加一問字

問孫子首言令民與上同意吳子亦首言先和而造大事曰同曰和果皆人和之旨非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道就行師有道言令民同意卽是上下同欲也起處可以天地將法番講結用選將任勢意

○將者智信仁勇嚴

將有五者則道天地法皆兼舉矣然人君信任不專亦難成功結宜責孫子所論不及太公勇智仁信忠之言

○五者知之者勝

人君以國之大事任將爲將者必知道天地將法五者方可取勝然又必較計索情因利制權焉結責人君當信任之專

○勢者因利而制權

因吾便利以制輕重之權卽下文十四事也此可爲五事與七計之佐結宜發揮人而任勢意

○兵家之勝不可先傳

宜以勢字爲主須本上十四事詭道來講然非以五事經其始以七計索其情亦難取勝結以計字終意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一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暘開之甫
門人武舉生　李時英實夫甫　仝較

孫子（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因伍員薦入吳爲上將伐楚入郢及秦人救楚乃班師後見闔廬荒遊無度辭官歸齊數年而亡）

始計第一

（定計爲行兵始事而篇內五事七計皆計也凡作此篇中題者勿忘計字）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一章之冐言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於兵誠國之大事而當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以五事爲經常而較量以計以探索彼已勝負之情焉其詳在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此先列五事之目）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用兵以人和爲本能役民有道而使之與上同意則可與共履死生之地而不畏危亡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陰陽者孤虛旺相之屬寒暑者大寒大暑之候言當順時以制其宜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遠地宜緩近地宜速險地宜步易地宜騎廣地宜衆狹地宜寡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智能料敵信能服衆仁能愛下勇能赴鬬嚴能勑法五者爲將之道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道費用有主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以上五者將皆聞之未必能知而行之知則勝不知則不勝可不知乎○自一曰道至此皆申言經之以五事之意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此段申言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也情兼彼已言謂既經以五事而又以七計索彼已之情則其勝負可知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將字兼大將偏裨之將言謂計已定矣若大君授計于大將大將授計于偏裨之將皆不可不擇其人也此最用兵之要務故特舉而言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總承上言五事七計之計既利矣將亦聽命矣內謀已成又爲之勢以輔佐其外焉勢者因吾所便利以制權宜者也兵不外乎詭道故將能而示敵以不能用而示敵以其用欲近襲而示敵以遠欲遠襲而示敵以近以便利與敵而誘之以計謀亂敵而取之敵實則設以備敵強則避其鋒激其怒而撓之卑吾辭而驕之敵佚則使之勞敵親則使之離攻敵所不備出敵所不意此十四事皆詭道也皆因利制權之實也乃兵家制勝之道不可先自傳泄于人者也欲定國計者可不慎乎）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此結言五事七計選將任勢其得算多則預知其勝得算少則預知其不勝而實以多算爲貴也算卽計也）

作戰第二

（此篇反覆言用兵者貴勝而不貴久戰于外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首言其用兵之衆）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此言其費用之繁兼糧食器用言）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承上言兵衆而用繁若久戰於外則自貽其患矣）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言其且有外患而不能善其後也）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貴拙而速勝不貴巧而久持久則必不利矣）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上言久戰之害而此遂及速勝之利也善兵者不爲久戰而役不再籍於民糧不三載於國且其器用固取于本國而糧食又因之於敵境故軍食可足矣如是而又何內外之患哉此用兵之利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丘賦）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此申久戰則私家之困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申久戰則公家之困如此）故智將務

智將勝敵而益強

○用兵全國為上

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皆全人國之事所以全者只在用計使自降服而不攻破耳此與殺人盈城者固異而視子弟之德化則遼矣

○不戰而屈人之兵就上全人國發意此由將能而君不御故也然謂之屈是以力服而非心服也兵家之言只宜止此

上兵伐謀

食於敵食敵一鍾六斛四斗當吾二十鍾𦮃豆秸秆禾稭一石百二十斤當吾二十石此申前善兵者因糧於敵之利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上言智將務食於敵則食足矣然且激怒三軍以殺敵人貨誘三軍以取敵利車戰則賞其先得者而雜乘之則用亦足矣又且於所獲車中之卒善撫而用之則吾之兵亦益足矣是謂勝敵而益強總承上言務食於敵取貨利車乘於敵併其士卒而撫用之是謂取勝於敵而益已之強矣又何有內外之患哉此皆智將善于用兵之利也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總結前意言用兵者能勝敵益強則足貴矣若久戰於外者徒貽內外之患耳奚足貴哉以此見將為生民國家之所係者重也

謀攻第三

此篇在謀攻之法也分前段重攻人而欲全人之意後段因謀攻而槩舉兵法與知勝之道言之然知勝之道亦就謀攻上見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據其都邑絕其糧援使自降服而保全人國乃上策也若攻破其國則為次矣下倣此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旅為上破旅次之五百人為旅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百人為卒全伍為上破伍次之五人為伍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言謀攻他人者貴于不戰而全人不貴于破人也此以起下文攻城為災之意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而伐之其次伐交敵將相交而伐之其次伐兵敵兵已形而伐之其下攻城敵為城守而攻之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治櫓大楯轒轀四輪車具備器械雲梯飛樓之屬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距則築土山附城使可登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自上兵伐謀至此深著攻城之為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全人爭爭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此正言謀攻之法在爭勝天下而以全人得之也故用兵之法十十倍則圍之五五倍則攻之倍倍一則分之敵相敵則能

○上下同欲者勝

宜兼君臣民講以四者參講以湯武徵之以將能而君不御結之

○以虞待不虞者勝

惟有待則終無虞矣可以四者來參講以將能而君不御結之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將能兼才智者可參上四者來講結須責為將者當副君望意

○五者知勝之道

五者固皆知勝之道尤以將能而君不御為重然審形度勢修道保法亦不可廢總不如順天應人之道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勝可知而不可為

○善戰者自保而全勝

此宜以形字為主善守者其形不露故能自保善攻者其形莫禦故能全勝然修道保法又其本也

○善戰者勝於易勝

此亦以形字為

戰之我軍少則能守之武誤作逃不若勢不若人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因上謀攻之法而槩舉兵法如此言當知彼而知已若以小而堅敵乎大則必為大敵所擒矣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此段責為將者以謀之周密而強國以謀之泄漏而弱國可不慎乎故軍之所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軍事為所縻繫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士不知所從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軍士各懷疑惑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此段責為君者三者皆軍之患也亂軍引勝言亂已之軍而引敵人之勝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度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承上言人軍不可亂軍引勝而當知求勝之道也一云兼君與將言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彼已之虛實強弱又知勝之要務故未復表而出之

軍形第四

善守者藏其形而不露善戰者敵兵未形我先見而圖之此章旨也凡作此章之題者慎勿忘形字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為敵人不可勝我之形以待敵人可勝之形而乘之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其機在已者也可勝者其機在人者也故善戰者能備守禦以為自已不可勝之形若敵人無可乘之形則不能使敵之必可勝矣故曰自已制勝之形可以知而為之若敵人無可乘之形則不可必為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承上言不可勝者以我之能守可勝者以我之能攻守者每以力不足攻者每以力有餘故善守者如藏於九地之下而不可窺故能自保善攻者如動於九天之上而不可禦故能全勝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

主未形而先見之則早圖矣故易勝若待其已形則難了然非修道保法亦徒見耳何以勝哉
○善戰者無智名勇功
非眞無智勇也因其見于未形而有先勝之道故人莫能知雖勝而無智名勇功耳以修道保法結之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道謂撫恤士卒之道所以結其心法謂攻圍戰守之法所以作其氣此皆見于未形而先爲自勝者斯則自保而全勝矣
○勝兵若以鎰稱銖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全在識勢上發意可吊下治而示亂勇而示怯強而示弱作骨勢無常故出奇亦無窮結宜發奇正相生意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重識勢上發意不可勝窮則不但以正合以奇勝矣亦吊下治而示亂勇而示怯強而示弱作

爲聰耳。不爲至善而喻言之如此。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凡敵未形而勝之則難易已形而勝之則易善戰者見于未形而勝之故無智名勇功而戰勝不差忒也以能勝敵之已敗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敵能自立于不敗之地而不爲敵所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此言善戰者不徒見于未形又能先爲自勝之形修道義以和其衆保法令以戢其下故能自勝而敗人焉。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此段詳言用兵之法以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可勝之意言因其所處之地而忖度其遠近險易廣狹之形既度其地即量其多寡強弱之人力焉既量其力即用其機械變詐之術數焉惟有數斯可稱敵而不弱矣惟相稱斯可求勝而不負矣。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此通結上文言勝兵之節制有必勝之形其視敗兵之無制若以鎰之重稱銖之輕而不相侔也敗兵反是故勝兵之與人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而其形不可測也。

兵勢第五

兵勢不過奇正治勇強者正也治而示亂勇而示怯強而示弱者奇也此動敵之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各有統制則不難治矣。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畏敵矣。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奇正莫測而三軍必無敗矣。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以碫石投鳥卵之易矣○首四段槩舉行兵之要而有序焉。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此段申言奇正有無窮之變既以天地江海日月四時之造化喻之又以人事之五聲五色五味喻之無非狀其不可窮也末復言如循環之無端者再兜造化人事而咏嘆之也。

奇結發擇人任勢意
奇正相生無端
善戰者勢險節短
○善戰者擇人而任勢
擇人意輕任勢意重用正用奇皆由于勢故擇人而任之則勢在我而敵莫能禦矣結可入兵形意比並發揮
問孫子軍行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軍勢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夫山谿等耳一以喻形一以喻勢其旨何如
致人而不致于人
以虛實之勢立論先處戰地待敵是我實而不虛故致人後處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勢與節而言之謂於激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固甚險也于鷙鳥之疾有以毀折鳥雀可以觀節焉固甚短也故善戰者法此以布陣其立隊相去各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其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聽角聲爲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爲節聽鼓聲爲號或前正後奇以對敵或前奇後正以邀敵臨時節在何隙擒虛是其勢之險而難禦如引滿之弩矣其節之短近只在五十步之內如發機之近不至于遠而有失矣○篇名兵勢是首四條槩言以起奇正次申奇正以起勢意此下專論夫勢特帶言夫節耳。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此承前分數形名之說而謂其有反常之用也言兵有分數其戰鬭似亂而不可亂焉兵有形名其布陣形圓而不可敗焉夫因治矣勇矣強矣然或治而示人以亂則亂生於治而治亂同此數也或勇而示人以怯則怯生於勇而勇怯同此勢也或強而示人以弱則弱生於強弱強而同此形也其又有變化之用如此善戰者宜思所以動敵矣。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善動敵者示敵以形而使必從之予敵以利而使必取之既以利誘之而使之來又以吾之本兵待之而擊之敗焉。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言勝敵者恒由於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而不求於人故擇人而任以勢焉。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任勢者之與人戰也如轉木石然蓋木石之性地安則靜而危則動矣體方則止而圓則行矣此皆自然之勢不可止遏者也故善戰人之勢亦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其勢不可禦也。

虛實第六

虛實者彼已皆有善兵者必知之以決攻守我虛則守實則攻敵虛則攻實則備既以我兵之虛實形敵而無常形又因敵形之虛實制勝而無常勢此知兵者也作此篇題者勿忘虛實字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據形勝之先後言主客之勢也致者使也。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以誘

戰地超戰是我利而使之至加以害而使不虛而不實故致得至則能勞敵飢敵動敵矣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于人更可兼人力之強弱論虛實以發意以應敵無常勢作結

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攻守之地者不勞故攻其不守而固之非善也惟善攻者則敵不知所守之處善守者則敵不知所攻之處其用兵之機微而無形神而無聲矣敵人之死生非其所司乎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正言其善攻善守之道言衝虛而進攻則敵人不得不與我戰是攻其所必救也速去而退守則敵人不得與我戰是又乖其所之也此正其微而且

○形人而我無形無聲者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此

示強而非強示弱而非弱此形人而我無形也就以我攻敵者言之言我示人以形而實無形使敵莫能測則我之是我兵專一常力專而敵必分力以備我矣我既專而為一敵既分而為十是我以實而不虛敵兵十分之力攻敵之一分也我眾敵寡而以眾擊寡則吾所與戰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此段就敵人備我者言之言惟不可知敵之分兵以備我者必多而我之所與接戰者必寡但見其前後左右無處不備而無所不寡矣所以寡者為勢分而備人也所以眾者為勢專而使人備己也此皆形人而我無形者所致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此承上戰地併及戰日而言之言能知與敵會戰之地又知會戰之日則可千里會戰若倉卒遇敵而不知戰地戰日則左右前後不能相救矣況其相去有數十里與夫數里者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鬬此總承上意而及於時事也言能使我勢專而敵勢分則敵不能勝乃知越兵雖多亦無益於勝矣故曰兵之勝可為也之無能鬬我矣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段正言敵之虛實也言我籌策之而預知敵計之得失激作之而探知敵情之動靜以強弱之形示之而知敵人所處死生之地以鏡兵左右角觸之而知敵人有餘不足之處得也動也示強而非強示弱而非弱是形靜也死也不足也敵之虛也虛則宜擊矣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此下復申形人而我無形之妙言以兵之虛實形敵到極致之處無形可測則間不能窺智不能謀因此形人者而措勝於人人不能知但能知我禦旗新將勝敵之形而莫知因敵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之謀不待復用而惟應形於敵者在于無窮

兵形象水因敵變化而取勝謂神

象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此

總言兵形之無常惟在避實擊虛因敵以制勝耳謂之神者深贊之也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此又以四者喻言兵勢之無常也

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用兵宜先爭使利非爭貨利也若舉全軍而爭則反失利而為危然又有軍爭之法不可不知為若夫治氣治力治心治變難為軍爭而發實治軍之大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於眾而後舉也又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言將受命於君合其軍聚其眾交對於和門而舍止固欲爭其利者其事莫難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途之曲者為迂迂者本所患也推直曲之途詭以為直而反以所患者為利耳故自迂途而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慕則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先人而至此乃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言軍之所利者爲利也若舉大衆而爭之反失利而爲危矣蓋舉全軍而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委大軍而爭利則輜重皆在所捐棄矣惟行不能及則爭利於百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僅以一至而上將軍擒焉爭利於三十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僅以半至而上將軍蹶焉爭利於五十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僅以三分之二至而一分未至焉惟輜重一捐則衣甲器械皆無不能爲戰而自取敗亡矣由是擅食亦無飢餓相逼而致亡矣衆爭爲危者如此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豫求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言以軍爭利必先知斯三者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此欲軍爭爲始未分合爲變言或分或合變正爲奇變奇爲正也故其疾如風速其徐如林舒整侵掠如火猛烈不動如山持重難知如陰藏動如雷震奮擊掠鄉分衆各往廓地分利各懸權而動變化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迂爲直以直爲迂此軍爭之法也文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一 孫子 九

兵以分合爲變

懸權而動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

治氣治心治力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專耳目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此就治軍言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敵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就擊敵言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與示形任勢相爲表裏用軍爭利者知此斯無軍爭之危矣結重治心驕意問治氣治心治力治變之設其言何如此用兵之法也此段有言是九變同爲變文錯簡在此

治氣治心治力

三者俱就治己言而帶奪人意

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治己之力以奪人之力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治變化之道以應敵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此段有言是九變同爲變文錯簡在此

九變第八

用兵有九變又有五利惟智將知變通之道斯能成務而解患且以屈服諸侯若彼庸將不知變者徒騁於五危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言用兵有九變而略舉其五事如此言木毀之地地不可止四通之衢地宜盟會絕地莫久留圍地當設謀死地利殊戰也○一云當以前篇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八句及此篇絕地無留一句其爲九變而此段圮地無舍四句特九地篇文誤在此耳俟訂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言用兵有五利如此益不由不擊不攻不爭不受者皆法之變而爲吾所利也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此結上兩段而重於用人蓋得智謀之人而用之則能知九變之術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趙諸侯者以利此段言得人而用之並言智者之慮事見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一 孫子 十

圮地無舍

衢地合交

絕地無留

圍地則謀

死地則戰

智者慮雜於利害

利而慮及其害遇害而慮及其利雜於利害如此但見以所害參所利則事務可伸以所利參所害則患難可解且其明于利害而設計害人則諸侯屈服明于利害而使民安業則諸侯服役明于利害而以利動人則諸侯趨附矣此五者皆因智者有變通之道所以致此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所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言得智謀之人則通九變知五利而敵人不敢來攻適與兵法而相符合矣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上言智將知變之美此言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謂勇戰而必于死者可設伏以殺之臨敵而必于生者可掩襲而擒之性之急速者可陵侮以致其來性之廉潔者可詐辱以激其出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傷士卒可煩苛以擾之此皆爲將之過用兵之災而所由覆軍殺將者也可不察乎

行軍第九此篇論處軍相敵二事而未以治兵言之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處軍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三十二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皆處軍之法自近而謹者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法也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言軍行過山必

於五危耳

依谷而居以負險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人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戰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言軍行過水必遠水而止以自便客若過水而來勿迎戰於水內但令半渡而擊之則利也我若欲與敵戰勿近水而迎擊但當處水上流而無居下流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言軍行過斥澤之地當速去勿留以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也若與敵交戰於此必依水草以便樵汲背樹木以爲險阻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之地坦易可以馳突處軍於此宜右背高阜以爲形勢前低後高以便奔擊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以此四軍之利也下文又以處軍之法繫言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近水草以養生據高陽以處實則軍無疾而必勝矣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也地之助也言丘陵之當隄防者必處陽右背以自固蓋以地利爲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泡沫至者恐有暴水必待水定而後可涉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地形之惡有六宜去不宜近吾若遠之敵必迎之矣吾若迎之敵必背之矣遠之迎之則利近之背之則凶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衆草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宜三覆搜索之○此以上皆論處軍之法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欲誘我進而擊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居平易之地者以利誘我也衆樹動者來也輜木通道而來衆草多障者疑也以草爲屏障而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而來獸駭者覆也掩覆而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步兵來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事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潛進辭強而進驅者退也潛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列陳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好謀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期戰半進半退者誘也誘我仗而立者倚兵仗而立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勞倦鳥集者虛也空虛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以將無勇懼而軍士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部伍亂也吏怒者倦也將士怠倦以人情疲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炊缻於外而不返舍者窮寇欲戰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重復貌諄諄失志貌徐與衆人言者以素失其心而欲收衆也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乏而去也數罰者困也困其困疲而厲之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加暴虐而後又畏其衆者主將粗疎不精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休息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兵以怒而迎戰久不合陣又不解去恐有奇伏而當察也○此以上皆論相敵之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以用兵言之言兵不貴多惟料其敵取勝於人而已若無遠慮而易敵武進必爲人擒矣雖多何爲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下兩條皆言治兵之事言士卒當使親附又當加刑罰文武當先武當後二者不可偏廢者也故令之以文德而使之親附齊之以武威而使之畏罰則士卒有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而必能取勝矣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今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此又致重於威令也蓋威令素行者與衆相得而後教民以戰則民服之否則不服矣蓋惟威令素行者與衆相得而莫不順之此教之所以服也

○令文齊武令文是有恩而使之親齊武是有威而使之畏此治軍之事實行軍之先務也

武經標題

正義卷一孫子十一

涉者待其定也暴水必待水定而後可涉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此結上文言黃帝所以勝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以此四軍之利也下文又以處軍之法繫言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近水草以養生據高陽以處實則軍無疾而必勝矣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也地之助也言丘陵之當隄防者必處陽右背以自固蓋以地利爲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泡沫至者恐有暴水必待水定而後可涉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地形之惡有六宜去不宜近吾若遠之敵必迎之矣吾若迎之敵必背之矣遠之迎之則利近之背之則凶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衆草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宜三覆搜索之○此以上皆論處軍之法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欲誘我進而擊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居平易之地者以利誘我也衆樹動者來也輜木通道而來衆草多障者疑也以草爲屏障而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而來獸駭者覆也掩覆而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步兵來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事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潛進辭強而進驅者退也潛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列陳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好謀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期戰半進半退者誘也誘我仗而立者倚兵仗而立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勞倦鳥集者虛也空虛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以將無勇懼而軍士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部伍亂也吏怒者倦也將士怠倦以人情疲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炊缻於外而不返舍者窮寇欲戰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重復貌諄諄失志貌徐與衆人言者以素失其心而欲收衆也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乏而去也數罰者困也困其困疲而厲之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加暴虐而後又畏其衆者主將粗疎不精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休息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敵兵以怒而迎戰久不合陣又不解去恐有奇伏而當察也○此以上皆論相敵之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以用兵言之言兵不貴多惟料其敵取勝於人而已若無遠慮而易敵武進必爲人擒矣雖多何爲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下兩條皆言治兵之事言士卒當使親附又當加刑罰文武當先武當後二者不可偏廢者也故令之以文德而使之親附齊之以武威而使之畏罰則士卒有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而必能取勝矣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今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此又致重於威令也蓋威令素行者與衆相得而後教民以戰則民服之否則不服矣蓋惟威令素行者與衆相得而莫不順之此教之所以服也

○令文齊武令文是有恩而使之親齊武是有威而使之畏此治軍之事實行軍之先務也

武經標題

正義卷一孫子十二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言地有六形其詳在下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通形者宜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掛形者以敵之有備無備爲勝負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形者已不可出但令敵半出而擊之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

料敵制勝上將之道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

知料敵制勝之人事，又知險阨遠近之地形，必可勝人矣。然地形爲兵之助，而料敵制勝尤要。

爲結發當頓戰道而不顧君命意

○唯民是保而利于主

戰不戰只是戰道而不顧君命，唯欲保民而利主，何有求名避罪之意。地形兵情是根，求名避罪是骨，結發宜

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宜先居而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而盈之，則勿從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險形宜先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則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遠形者其勢彼此適均，不可挑戰，而戰亦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結上文而責爲將者當察地形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上言地形，此言兵情，亦有六敗，其詳在下。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知量力，則戰敗。卒強吏弱，曰弛。不能馭下，則法廢。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戰而士卒怯弱，用之必陷歿。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因忿怒而欲各自爲戰，主將不知其能否，必至崩墜。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弱而號令不嚴，教道不明，而吏卒無常守，其陳兵每縱橫無節，是自亂其軍矣。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不量其力，而又不選精銳爲先鋒，必然敗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結上文而亦責爲將者當察兵情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此承上兩意言之，言地形者乃兵之助也，行兵而料敵制勝，地形而計險阨遠近，此上將之道也，知此而戰則勝，否則敗矣。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戰道兼項上文地形兵情而言，戰不戰但視戰道，而不顧君命，唯欲保民而利主，初無求名避罪之意，眞國家之寶也。此言上將知勝之道，則當專制于己，而不當聽命于君。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此言上將之於士卒，當與恩威相兼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

恩威相兼以待士卒

知兵者舉而不窮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問孫子言地形有九，其實何如？而其隨地以制宜者，其事又何如？

兵情主速

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總結前意，知兵者兼知敵、知卒、知地利三者而言。知彼知己，微知敵知卒也；知天知地，微知地利也。

九地第十一　論地形有九，爲將者當因地以制宜，遂備舉爲客於敵境之道，又以九地及治兵制敵之事言之。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先列其目，下詳言之。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諸侯自戰於境內之地，士卒必懷內顧而易散也。入人之地不深者，爲輕地。入人之地不深，則士卒必重進而輕于退矣。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彼此皆利者，爲必爭之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可往可來，則爲交錯之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鄰國，若先至其衢而得天下之衆，是四面通達如衢路矣。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入人之地已深，背人之城邑已多，則士卒重于退還矣。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凡難行之道路，必毀壞而不可止矣。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入路隘，歸路迂，彼可以寡擊吾之衆，如被圍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糧絕而敵臨，是陷于死絕矣。○以上言九地之異形如此。是故散地則無戰，勿與敵戰。輕地則無止，不可留止。爭地則無攻，當先至而據之，不可攻城延緩。交地則無絕，不可阻絕。衢地則合交，道使通和。重地則掠，掠收糧食。圮地則行，宜速行去。圍地則謀，塞闕示弱，伺隙突擊。死地則戰。并力決戰。○此以上言因地而制宜之事。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言善兵者往於敵境，既相九地之變，又必以兵從中衝擊撓亂敵衆，而必以其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也。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言敵入我境，當先奪其所愛之便道糧食而據守，以待之，則敵之進退自聽乎我矣。然必以速爲主，而乘其不及，由其不虞，攻其不戒，然後可以奪其所愛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

遷兵計謀爲不可測

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此言投兵士於危地而無所往則自然死戰而不爲奔走其力必盡其心不懼矣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此推兵之常情以明其所以盡力不懼之意因言又禁妖祥以去其疑則雖至死無他意矣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專曹劌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承上言欲士卒之率然相應而不散豈可恃縛馬埋輪而得哉惟在勇力之齊萬人若一人此軍政之道今力有剛者柔者皆得其用而互相救援貫以死地之勢使然也故善用兵者使三軍之衆若携一人之手而左右相應乃陷之死地而不得不然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莫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一 孫子 十五

善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吳越同舟

善兵者譬如率然

將軍三軍于九地必當靜幽而使人莫測正治而使人莫犯下文愚士卒三段正靜幽之事而帶正治之意

○將事靜幽正治

齊勇若一政之道

非仇乎其問答皆假設之詞

兵計謀爲不可測此下論爲客之道而此一節言其初入敵境深入則心專矣掠野則食足矣當養其氣力而勿勞運其計謀於莫測也投之無所往則自然死戰而不爲奔走其力必盡其心不懼矣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與夫同陷則相救之理乎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心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此段又以九地之變申言爲客之道言爲客者入深則衆心專一入淺則衆心漫散是故去國越境而師本危絕之地也然有衢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之別焉吾於散地則使之一心輕地則使之連屬爭地則疾趨其後交地則謹守以待衢地則厚幣結交重地則掠野續食圮地則進途弗留圍地則塞闕敵士死地則示之不活使奮擊求生若兵情在圍地則恩禦敵不得已則思奮鬬過蹈于危則從吾之計故當隨九地以爲權變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又言知此三者然後能審九地之利本軍爭篇文而重言之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一 孫子 十六

深致意也

兵事敵意

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承上言霸王之兵不可征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會聚且威加於敵則其鄰交不得相合彼既不得爭交於天下則不養成天下之權力可以伸己之私而兵威加于敵國矣故其城可拔而國可隳不知九地誠知九地而此皆由霸王能知九地之利而然也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此段言用兵之法犯用也言賞不拘常法令不執常政明其賞罰如此則犯三軍之衆如使一人矣且用之以圖事則勿告以謀議之言用之以取利則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奮戰而後存陷之死地然後勇鬬而得生此蓋因兵衆之情必陷于害然後能爲勝而不敗故耳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此段論謀敵之事言兵事在順詳敵人之意欲進則務之使進欲退則綴之使退欲以誘我則示佐以驕之奉順其意而設計慮之及有隙可攻則併力於

敵而專一向之則雖千里而殺其將矣是謂以巧而成事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承上文言軍政欲舉之日恐泄其謀夷塞關隘毀折符信無通其使君臣深厲於廊廟之上以責成所事若敵人闔闢有隙則必速入之先奪其所愛之便地糧食而不與相期焉踐守常法而不妄動又隨敵變化而無常形以是決戰事而可以勝敵矣是故始如處女以示弱而使敵人開可攻之戶後如脫網之兔而使敵人不及設備以拒我也處女喻前夷關誅事及踐墨之意脫兔喻前闔闢亟入及隨敵之意愛皆所謂巧能成事者也○自霸王之兵以下雖不及九地要皆九地中所行之事也

火攻第十二 用火攻人爲害慘烈孫子此論大率不戰而屈人之意相悖然亦示人不可不知非謂專恃乎此以取勝也觀末段有致慎之意可見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二曰火積焚其三曰火輜焚其四曰火庫焚其五曰火隊焚其隊伍使亂而擊之行火必有因煙火此列言火攻有五事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一 孫子 七

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此言火攻之先務有因如天旱風順草近及有奸細之類素具如薪炭膏油火藥火箭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月在箕水豹壁水翼軫水軫火翼火蛇軫木蛇四宿乃風之使也月宿于此則風起矣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于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五火指前五事言火攻者當因五火變亂之形而以兵應之火發于敵營之內即速以兵應于外內外交攻可也若火雖發而敵兵安靜必有預備已待其變而不可攻待盡其火力而敵若擾亂可從則從而攻之若敵終安靜而不可從則收兵而止若敵營在草澤而火可發于外無待于內即當乘時發火恐遲則敵自燒斷而無益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從作夜風止此言風發火而以兵攻之者又當審上風下風晝風夜從之宜火發上風當從上風攻之若攻於下風恐勢逆而反受其害也晝風發火當以兵從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可從恐敵有伏兵而反爲其所乘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度數嚴爲守備以防人之攻我不可從爲攻人之計而已也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備水以贊火之功也言以火助攻者其威甚著以水助攻者其勢莫禦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道與救援衝擊而已不可以奪敵之險要蓄積豈能如火之攻哉是火攻不可廢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脩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亦士卒之用命也若不脩其功而賞之亦有凶咎命之曰費留言國貲留滯然不能成事矣故明主必慮之而良將必脩之也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殺傷甚多非有萬全之利則不動非有土地之得則不用非危急不得已則不以此而戰此見主將當敬慎之意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此言主將不可輕於用兵以見當慎火攻之意蓋主不可因怒興師將不可因慍致戰必其合於利而後動否則當止矣何也怒可復喜慍可復悅若因怒興師以亡國則不可復存矣因慍則其傷烈又不致戰以殺衆則不可復生矣故明主慎之而不敢因怒興師是安國全軍之道也良將警之而不敢因慍致戰是全軍之道也結發孫子致慎觀此而以火攻乎人者當知所慎而不可輕用矣

安國全軍之道 主不以怒興師將不以慍攻敵此安國全軍之道

明良合利而動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一 孫子 八

用間第十三 間者鉏陰也令人乘敵之鉏隙而入以探知其情也五間俱起固爲神紀然尤以反間爲要而所以用間者其謀不可不密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言興師之費謂農事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致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此言愛惜爵祿金帛而不能用間以知敵情也此亦用兵之權自古帝王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事類求賢將所以勝人而成功出衆者豈專在此歟不可驗於度度數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此言賢將不于知明君成功出由其用間而先知乎敵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此列言五間之取於人○神紀人君之紀爲人君之至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厚德敵之鄉人內間者因其

實
五間莫測爲神
妙之紀人君所
由動而勝人成
功出衆者誠至
寶也然所以安
國者恐不止此
結宜驗之

潛結敵之官人而用之。潛結敵之官人而用之。厚賂敵之來間我者使之反爲我用也。因其敵間而用之。因其敵間而用之。伴爲虛假之事使吾間傳泄於敵間。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使歸而以敵情報我。○生間者。反報也。使歸而以敵情報我。○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此段詳言五間之事。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此言間人之當重。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此言用間之難。聖仁則有恩義則有斷。微妙則權謀之精。因言惟微妙之至者。爲能無所不用其間也。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此言用間之難。聖無不通智能慮遠。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此言用間貴于密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言欲擊攻城殺人者。必先使吾間索知敵之守將及左右人等之姓名。爲吾間可入而得勝也。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

明君賢將必成大功以上治爲間故能成功全在索知敵情上發揮然明君賢將所以成功者自有商而知其情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之人爲間者必成戰勝之大功其本不事在用是用間誠行兵之要而三軍所恃以動者也用兵者可不知乎○首篇爲間者結宜賦之益計定於已而已見間用於彼而難知抑又深矣

武經標題 止義 卷一 孫子 十九

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此段獨歸重於反間也。言索敵人之來間我者。以利誘之而導之。使止相與議論。自可察知敵情是反間爲我使也。敵之來間者尚可爲我使。因是而知敵之鄉人官人亦可以厚利而爲我使矣。因是而知可使生間者往來如期矣。五間之事。人主皆所當知。而知之必先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以思而厚之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望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此言用間之效。而因著其爲兵家之要也。謂殷周之興。以伊呂爲間於夏商。而知其情。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之人爲間者。必成戰勝之大功。其本不事在用。是用間誠行兵之要。而三軍所恃以動者也。用兵者可不知乎。○首篇言校計以索彼已之情。而此又舉用間以察敵者。終爲間者結宜賦之。益計定於已而已見間用於彼而難知。抑又深矣。

按漢藝文志稱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今之十三篇。乃魏武註之而刪定者。然其言含正務奇。首義任詐。果戰國相傾之說。武嘗以此于吳闔閭。止於彊伯。乃知伯術不如王道。

卷一 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二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 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聘 開之甫 仝較
門人武舉生 李時英 實夫甫 仝

問孫吳者以知兵名世而孫之著書比吳九篇詳盡然孫與吳王入郢而無謀以滅吳則始用於魯而破齊繼入于魏而制秦晚入于楚而楚伯其成功反在武上其故何歟○明主修文治武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起本魏人學兵法爲魯將破齊有功魯君因讒而疑之起遂去魯歸見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此伴言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言以事之見者占君之隱以事之往者察君之來知君之在心于軍旅矣何所言者與心違乎。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言其以革爲甲如此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

吳子慮重在武特帶言文耳蓋見武侯有尚武爲戰爲守之用矣若以此規知君欲之意故爲此言車如此

起爲魯將破齊師因讒棄魯降魏造武侯信田文讒吳九篇詳盡然孫與王入郢而無謀以滅吳則始用於魯而破齊繼入于魏而制秦晚入于楚而楚伯其成功反在武上其故何歟○明主修文治武

戶。高大緩轡。籠銜。親敵其轡觀之於目則不屬。乘之於田則不輕。言其求能用者。人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此見武不可廢○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此言徒勇之害。以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武遠近。看而教與親。並用明主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及宜互見。蓋殺之所爲也。義主斷。制見敵而不進。臨則不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後必先教此即所哀之則不及於仁矣。此申言武備之當預治。以足上意謂和也。和則可造大事矣○國家先和而

戶。高大緩轡。籠銜。親敵其轡觀之於目則不屬。乘之於田則不輕。言其求能用者。人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此見武不可廢○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此言徒勇之害。以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武遠近。看而教與親。並用明主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及宜互見。蓋殺之所爲也。義主斷。制見敵而不進。臨則不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後必先教此即所哀之則不及於仁矣。此申言武備之當預治。以足上意謂和也。和則可造大事矣○國家先和而

先和在教百姓而親萬民處大事謂征代也下民此爲近衆遠之意所以教之親之者孝弟忠信是也順則民心和順而可造征代之事矣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此伴言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言以事之見者占君之隱以事之往者察君之來知君之在心于軍旅矣何所言者與心違乎。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言其以革爲甲如此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

吳子慮重在武特帶言文耳蓋見武侯有尚武爲戰爲守之用矣若以此規知君欲之意故爲此言車如此

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此見武不可廢○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此言徒勇之害。以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武遠近。看而教與親。並用明主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及宜互見。蓋殺之所爲也。義主斷。制見敵而不進。臨則不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後必先教此即所哀之則不及於仁矣。此申言武備之當預治。以足上意謂和也。和則可造大事矣○國家先和而

七十六。全戰六十四。餘則均解。開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先教謀內之百姓而後親謀外之萬

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軍。守西河。與諸侯大戰。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先教謀內之百姓而後親謀外之萬

天時又臨時致懼之意此亦知本之言○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聖人理之以義爲行事立功之本故理國家必以義如湯武順天應人是也然必以仁爲本以禮爲節○聖人動之以動民不以禮未盡善也故必以節因禮文之使歸儀者

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此歷言不和之弊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道大事○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聖人理之以義爲行事立功之本故理國家必以義如湯武順天應人是也然必以仁爲本以禮爲節○聖人動之以動民不以禮未盡善也故必以節因禮文之使歸儀者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

先和正應前教百姓而親萬民之意大事謂征伐也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恭事立功○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聖人理之以義爲行事立功之本故理國家必以義如湯武順天應人是也然必以仁爲本以禮爲節○聖人動之以動民不以禮未盡善也故必以節因禮文之使歸儀者

之天時吉乃後舉雖和於民矣猶不敢信其私謀而必告於祖廟又啓元龜卷天時而皆吉焉然後敢舉其大事也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進戰如此宜以保業守成○要者所以保業守成守成之日事宜休息興創業不智謀斯能同人主但於每處利避害可矣結義謀三者亦當知意不能修云要字貼禮德之害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綏安天下必以其所當行之道理之以義理治天下必以義動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二吳子

之以禮動作天下必以禮撫之以仁撫字天下必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伐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民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言國家之興衰係於四德之修廢故湯武放伐而人悅之者以其脩此四德而舉事順天人耳此見四德之當修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此言教民禮義而使知有恥則必親上死長而足以戰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此言戰勝之易而因著數勝之害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國王二曰爭利殷土三曰積惡二國交惡四曰內亂弒逆五曰因饑民窮思亂○此言其起兵有五事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名者一曰強兵利者三曰剛兵卽積惡者四曰暴兵卽內亂者五曰拯兵救亂

中正此皆圖治者也然須以仁爲本聖人撫之以仁以仁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言五兵所起服之各有要道也

撫以仁如湯武之吊伐而不爲暴虐也然義之斷制禮之節文與大道之公皆不可廢四德修之則興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辨別尊卑飾上下之儀上下不尊使各得所順俗而教使各歸正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此上五者皆固國之道下文又因所問重在料人故申言其事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隣敵此四德則國家可君乃簡募良材以與然四德當以備不虞之明驗也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簡募良材之實正所謂料人者也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言五者乃軍中之練習精銳者也有此三千人可決圍屠城矣又何足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二吳子　三

制國治軍只一意示禮義而使有恥則必親上死長而可戰可守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此道可立見豈但可聞知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用人得宜則行陳自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民安業而親上固國之道不止料人君侯之問偏矣起先以謹君臣四者而後及募良材最得明主謹君臣之禮

君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是不得師友楚國其殆矣兄王霸乎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

良材以備不虞又其要務也明王順俗而敎順俗而敎便驅正道亦固國之一事也又兼謹君臣飾上下安吏民則內順治矣又簡良材則外威敵矣何國之待之之策

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料敵第二 此篇言料度敵人之事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四面相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先論六國風俗外威敵矣何國之待之之策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四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五者軍之綱銳守固戰勝之道能得其師者王

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此題不必用下六國來講蓋只就武侯言則講論便小宜泛論然憂無益當求所以戒之之實方可

陳齊秦楚燕同果地狹使然耶抑振作之者不同耶

桑論六國之俗如此下詳言之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秦三君其敵也五軍其實也結宜察前謹君臣四意以先求內順治意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此詳齊陳重而不堅可以夾擊也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四

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此詳秦陳散而自戰可誘而擊之也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駁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此詳楚陳整而不久可弊而勞之也燕性愨其民愼好勇義勇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此詳燕陳守而不走可疑而擺之也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子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此詳三晉之陳治而不用惟來則拒去則追以倦其師此擊三晉之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言于有力有能者簡選而別異之親愛而貴顯之則自可爲三軍之司命矣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戰開地

盾戟夷矛舍矛之五兵者材力之健疾者志在吞噬敵人者加其爵位之等列則可以夾其勝矣厚其父母妻子勤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則此堅固行陳之士可與持久矣能審料此可以擊倍審料此等人而用之可以我之一擊敵之倍矣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暗遷暗而移剖氷濟水不憚艱難此敵人冬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晏脫與師之苦起不間歇行走馳馳而飢渴此敵人夏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妖祥數起上不能止此敵人久師之苦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此敵人乏食之苦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此敵人人馬俱困而又無隣援之苦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此敵人日暮勞倦之苦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此敵人將吏不能撫服士卒而又無助援之苦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此敵人行軍未

問吳子云不卜而與敵戰者八不占而避敵者六其說如何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五

安集之時敵如此者擊之勿疑總上文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此言強國之國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此有恩惠及民者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賞罰得宜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任用得當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師多器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鄰國助援此通結上文戰疑總上六事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又避二者而言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此言敵兵不整故可以一而擊其十應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句諸侯來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止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此言敵兵未備故可以半而擊其倍應察其進以知其止句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下文詳之

用兵須審敵虛實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未定則易亂）既食未設備可擊（未備則易乘）奔走可擊（奔走則氣不屬）勤勞可擊（勤勞則力不全）未得地利可擊（失地利則無據守）失時不從可擊（失天時則不順利）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路中兵力未齊）涉水半渡可擊（水中兵力未齊）險道狹路可擊（險狹則前後不相救）旌旗亂動可擊（兵無節制）陳數移動可擊（人心未定）將離士卒可擊（上下隔絕）心怖可擊（心怖則氣奪）凡若此者選銳衝之（選銳卒衝其陳）分兵繼之（分兵繼其後）急擊勿疑（擊之則必勝矣）

治兵第三（此篇專言治兵之道）

用兵之道何先問四輕二重一信之說果盡用兵之道乎抑亦有未盡于此乎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此四輕也）進有重賞退有重刑（此二重也）行之以信（此一信也）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兵以治為勝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治字含下居動進退前却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意）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此言不治之弊也）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此言其兵之治處）投之所往天下莫當（此言其治而勝也）名曰父子之兵（總結其不可離與不可當意）

三者所以任其上令

三者治之所由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用）其上令（法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治字照前節治字看）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示敵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受敵如此庶可保全）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所謂以一教十者也下文乃詳言教戒之事）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吾近待敵之遠來以吾逸待敵之勞倦以吾飽待敵之飢餓此教以治力之事）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器）是謂將事（斯則不死其不能不敗其不便而可謂良將之事矣）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當天竈恐為敵所衝當龍頭恐為敵所圍且水草不便此言其進止當審地利以立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招搖在上從事于下（畫五星於旗上而從事於其下此言其進止當分星象以立旗）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風順則呼噪而從戰風逆則堅陳以待之此言其進止當占風候也）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畜養士卒所乘之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蹄）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此槩舉畜馬之事）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此備及駕馬之具）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此再舉馬之飢餓勞佚而丁寧之也）能明此者橫行天下（明此畜養之方則馬

○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輕人人輕戰可無敵于天下矣
論將第四 凡五章前三章論爲將之道後二章論試敵將之事
五慎是文勇是武兼總二者乃可爲三軍之將然文宜先武宜後結發任將當專意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剛柔並用者行兵之事
○將之所慎者五
慎此五者則武而能文矣其用兵也
此言爲將者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此併及爲將之禮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申言其有死義之榮無幸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兵氣由將而振故曰氣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險要既得則其地可守故曰地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廢敗由我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八
曰智信仁勇忠得失何如
問吳子云兵所使故有四機果孰曰事機重孰輕孰先孰後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器用利人馬服則力自充足故曰力機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仁德所致
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總上文
知此四者乃可爲將
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威勇所致
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知四機可以爲將而又必得此威德仁勇之四德斯可謂國之良將也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此言三威之用者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言三者之效如此
威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此言三者之當重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因敵形之虛實而用吾權變則力不勞而功自成其詳在下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一事總詳占將察才因形用權之意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敵將之智愚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使賤而勇者將領輕銳之以嘗試之務於北齊北無務於得得貪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二 吳子 九
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此試敵將之術也

應變第五 此篇言倉卒應變之事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有節束麾左而左麾右而右承旌旗麾言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而堅陳矣言三軍節束有素雖使卒遇敵人不至敗亂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避之易之地而邀擊之於險阨之地則其衆不足恃矣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阨險阻皆以逃言今有少卒卒倉卒起擊金鳴鼓於

務易務隘

大哉聖人之謀

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此節申言之意言用兵衆者固務易地而用兵少者則務隘地也○此論以少擊衆之法）

武侯問曰（敵）人有師（衆）其衆既武且勇（力強）背大阻險（地利）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固防守）退如山移（有節制）進如風雨糧食又多（又足）難與長衝（路）五軍五衝（五軍分爲五路則敵）敵人必惑莫知所加（五軍分爲五路則敵人不知所以加我矣）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敵若固守吾當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若聽吾使者之說則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若不聽吾說而斬吾使焚吾書則在所必戰矣當分兵爲五與之交戰）分爲五戰（伤其入伏）戰勝勿追（伤其我伏）不勝疾走（引其入伏）如是佯北（敗）安行疾鬬（若佯敗誘當緩行速鬬）一結其前（前一後以陷其勢）一絶其後（前一後以陷其勢）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一左一右以襲其虛）五軍交至必有其利（五路之軍交至而戰必有一利）此擊強之道也（此乃攻擊強敵之道）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言欲去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分兵乘迭）彼衆我寡以方（法）從之從之無息（以方法從而應之之術）雖衆可服（此言敵來薄我而無止）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遇此險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即當速去）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問遇敵于山谷與遇敵于水澤或敵衆而我寡或我衆而敵寡應之當何如）必先鼓噪而乘之（察其軍旅治否若其陳亂則必擊之矣）進弓與弩（此言遇敵于高山深谷當進兵擊之）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此言遇敵于高山深谷當進兵擊之）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選才力之士衆寡之數）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

敵相輕足利兵（罷于軍）以爲前行（行之前）分軍列騎（匿于軍）隱于四旁（匿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兩軍相去數里勿令敵人見之）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外以示敵）敵入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更番迭出使敵不得休息）此谷戰之法也（此山谷中交戰之法）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傾車輪沒車轅水薄車騎（大水騎）舟楫不設（不曾預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留居水傍令人登高瞻望而得水廣狹淺深之情乃設奇策以勝之）敵若絶水半渡而薄之（此水戰之法）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陽燥則起（以天之晴雨爲行止）貴高賤下（以地之高下爲行止）馳其強車（用堅強之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必由高燥之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敵若起行必尋其去迹不相失○此車戰之法）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勿輕出以應之）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師務速必有不屬（歸還務在疾速行列必不連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此擊暴寇之法）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用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器物（收其可用之器物）軍之所至無刊（伐）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設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此攻破敵城之道）

勵士第六（此篇言賞功以勵士衆）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自始至終人皆樂之此人主所恃以勝人者也）武侯曰致之奈

○三者人主之所恃人主所恃以勝人者在此三者

而嚴刑明賞非所恃也然所以致三者又在延享有功而勵無功之人結發人主所恃不專在此意

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 進有功者于廟庭賜以燕享則無功者自知激勵此即致三樂之方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 列 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 亦以功之大小爲差 等 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亦不忘有功之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數萬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 上句起下句言士氣有盛有衰不可強齊 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于天下矣 言無功之人雖有五萬之多而其氣則衰故雖令已率之以當敵必不能勝而遺笑諸侯喪失威權矣 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死賊投棄身命故人雖寡而其氣則盛雖千夫不能敵矣設此爲喻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以五萬衆而勵其氣如死賊之果敢則率以討敵而敵難當矣 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以少擊衆皆激勵士卒之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 敵 皆無功 此亦激勵之意 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按吳子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然所言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較之孫子區區逞智尚謀者不同高氏子略曰起之書幾于正武之書一於奇亦有低昂之意豈起嘗學于曾子故其立言亦有自歟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二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三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賜開之甫
門人武學生 劉宗衡汝鈞甫 仝較

司馬法 此書乃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非司馬穰苴書

〇古者以仁爲本 古之制國治軍者以仁爲根本如殺人以安人攻國以愛民用戰以止戰是也如湯武便是若後世則爭城爭地而已何仁之有

仁本第一 此篇言用兵以仁義禮智爲本獨言仁本者取篇首之辭也

古者以仁爲本 古之制國治軍者以仁愛爲根本 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 又以義治之則事有斷制而不偏于姑息乃謂之正正不獲意斯行權變之道而權之出於戰者非中人所能也 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此申言用權之事皆所以行其正義而本之於仁者也殺人所以安人則無害於仁而可戰矣攻國所以愛民則無害于仁而可攻矣用戰所以止戰則無害於仁而可戰矣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此推仁義得人之心而併及智勇信言之仁者必見親于人義者必見說于人智者見其爲人倚恃勇者見其爲人向方信者見其爲人取信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承上言如此則在內之民得其恩愛而願爲之守在外之兵得其威嚴而願爲之戰矣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不違背農作之時不經歷疾病之時所以愛吾國之民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有喪不加兵凶災不加兵所以愛鄰國之民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大寒大暑不興師所以兼愛本國鄰國之民也〇自戰道至此皆申言以仁爲本之意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蒐者搜物之無孕者而取之獮者順時而殺之言天子雖當平之愷歌之際而猶因時以講武諸侯春月振旅以入而秋月則治訓其兵皆不忘戰備也此又申言以義治之之意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追奔敵人之敗北者至于百步即止而不過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爲綏三十里爲一舍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皆所以明吾禮讓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不追究其不能而哀憐被傷患病之人是

○六德以時合教 古者平居無事以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會合其民而教之則臨戰時又相與明之而不悖矣是亦以仁爲本者

○六德爲民紀之道 六德本所性之德以身行之則爲道古人以六德教民以爲斯民紀綱之道則臨戰時自必明之矣

○先王順天之道 先王之爲治一皆順天道之至公無私至一有常者斯則內順外服獄弭兵寢然有天德方能順天道

○先王聖德之至 順天道設地宜命官分治封建諸侯皆心德之發越也由是內順外服獄弭兵寢則其感人者深而見其德之至矣

王霸所以治諸侯者六

王霸會之以發禁者九

明吾之仁愛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待敵行列已成然後鳴鼓而進是明吾之信而不以詐掩乎人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興兵貴以大義而不爭小利是明吾之有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吾勇也殺降不武故舍其降而不殺所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知軍事之終始而不差是明吾之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因時合衆而教之以爲民紀之道古之善軍政者蓋如此○古者以下言古人戰時務明六德而未戰之先又以教其民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官其民之有德者而使之正官名以治民物立國辯職以爵分祿建國分職而因爵之大小以分其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斯則內懷外服獄弭兵寢矣聖德之至也此申贊之辭○此論先王之善治而併及其效如此以見兵之不必用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告諸侯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告天神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告地祇乃造於先王告祖廟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徵兵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論衆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自其次至此詳言賢王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事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示形勝以政令平諸侯平定以禮信親諸侯親附以財力說諸侯悅懷以謀人維諸侯結繫以兵革服諸侯威服○此六者論治諸侯之事同利同患以合諸侯合交比小事大以和諸侯和睦○論治諸侯之事而因及和合諸侯之二事會之以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聲罪致討暴內陵外則壇之易其壇墠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

○天子純法天地 天子行事純然取法天地之生長收藏而爲仁義禮智之用是當然之義也然必存天地之心方能行天地之道

○天子觀于先聖 天子尊居在上固當法天地若先聖又先我而法天地者法天地又當觀先聖觀先聖即所以法天地然法先聖之法尤當心先聖之心

○上貴不伐之士

○明君教化之至 明君教民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是教化也而化行俗美是教化之至也非明君不足以語此

○古者禮固仁勝 古者進軍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是守己之禮全人之仁具見矣然此特仁禮之

則削之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潛師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明正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滅其國犯令陵政則杜之絕鄰交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毀其宗社○此九事正會之以發禁者也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

天子之義第二此篇言教習士衆之事而摘取章內首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之修必法天地自然之道而觀先聖已往之迹士庶之義必奉于父母而正於君長士庶之自修必奉順于父母而取正于君長此以起下文士庶之義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承上言士之不可不教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立貴賤之倫序經制使不相侵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三者皆貴賤不相陵之事惟教之如此故方向同而意氣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國容之揖讓周旋者不入軍中軍容之發揚蹈厲者不入國中故有德義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踰越矣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在上者當貴重不伐之士以其爲可用之器也蓋不伐則無求而不爭其聽斷國中軍中之事皆得其當故材技不相掩故有材技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掩蔽也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爲士者從上命則受賞不受上命則受戮故有勇力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干犯也○此三節皆申前意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既教則可選用矣且教事極修舉則百官足用矣教事極簡省則民自興行矣及習慣而成就則民皆體驗成矣此明君教化之至極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逐人之奔者不極遠則不爲伏兵所誘從人之綏者不相及則不爲伏兵所陷是其以禮讓爲固守之道以仁愛爲制勝之道勝後教化可以復行是以君子貴之○此言古者進軍之事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

一事有論其極則禮與天地同節仁與天地同體皆推爲固爲脉已哉

○三王彰其德三代之賞罰雖不同其地然賞以勸君子之善同彰其德罰以威小人之不善則讓者益勸亦以彰其德也此見其治法之一亦由其心法之

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此論古者誓師之事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此論三代用兵不同如此夏賞于朝賞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此論三代之刑賞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此論兵器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論三代之戎車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曰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此論三代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此論三代之旗色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其詳在下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憑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此論行師有多威少威之弊軍旅以舒緩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奔逐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此論行軍固軍之節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國容如此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軍容如此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一表一裏各有其用禮爲文法爲武一左一右各有所先○此言國容軍容之異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而有善無惡故賞罰在所不用然必以已德先之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而有善無惡故賞罰不用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此論古者之賞罰如此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捷而上下不伐善則讓之至也大敗而上下分惡亦至讓矣故不罰○此論古者又有賞罰所不加如此○自古者賢王至此皆論賞罰之事古者戍軍三年不興籍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戰勝而得意則凱歌而還以示喜悅偃伯作武于靈臺之下而示休息也○自古者戍軍以下皆旋師後事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所以答民之勞苦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大敗

○軍旅以舒爲主

○禮與法表裏

○賢王明民之德

三者本一貫以德化人不貴刑而民可用固至德也斯則必有德教而使民爲善有德威而使民不爲惡茲特至讓矣故不賞各就三代所重而言

示喜示休

凡戰因心之動

五慮

教惟豫戰惟飾

定爵第三 事而以首句名篇此篇統論軍旅之統帥著功罪使知勸懲收遊士盡計謀申教令使遵守訊厥衆其謀求厥技廣其才方慮極物推極物情變嫌推疑變置所嫌推明所疑養力索巧索用巧計因心之動因民心而動衆○凡戰固衆相利堅固衆心相度便利治亂進止觀兵治亂觀兵進止服正成恥服從正道成就恥心約法省罰節省刑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決勝犯大罪者不因以自奮乎○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其詳在下順天奉時奉寒暑之時則天順阜財因敵因糧于敵則財阜懌衆勉若若順也勉順衆心則悅利地守隘險阻守狹隘險阻之地則地利矣右兵弓矢鉤戈矛守戈戟助助以戈戟而助是右兵也○凡五兵五當上文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作是謂兩之見敵物即放之與之相作是謂兩利而不使獨有主固勉若視敵而舉主將固當勉順衆心又當視敵虛實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同此心馬牛車兵伏飽力也同此力教惟豫戰惟飾教民當豫戰有節而臨戰有飾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惟豫惟飾故能如此○凡戰智也鬬勇也陳巧

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于敵反是。用人行事當視人所欲所能否則廢之而不用不行若敵人所不欲不能者吾反用之行之敵人所欲所能者吾則反廢之○凡戰有天，有財，有善。其詳在下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言當定時日占龜兆而行事又微密也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衆人之有財有所因則生美事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習戰陳之利而極其器物皆豫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勉于任使則樂得其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卒應，是謂行豫。軍陳固士力多教習煩矣又簡擇堪物者治之隨所見事物而應于卒然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徒弓矢皆利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謹密安靜而又多內力因是進退，是謂多力。因陳勢之固而相時以進退上暇人教，是謂煩陳。在上閒暇人又教習是煩熟陳事者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各有專職因是辨物，是謂簡治。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衆物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量兵衆相地勢因敵虛實而令我軍陳攻戰守凡進退有止前後有序車徒相因此臨戰參詳之道也不服、不信、

武經標題正義卷三司馬　六

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不服不信不和矣又怠情疑貳厭上懾敵枝散膠柱詘抑頓擾放肆崩墜寬緩皆臨戰之患害也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矜驕震懾呻吟喧曠憂虞恐懼作事輒悔此毀敗傷折之政也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能大能小能堅能柔或參或伍或衆或寡凡事執兩端而酌之○凡戰，間遠，用間以察之觀邇，觀望以探之因時，因天時因財，因其盈縮貴信，政令要信惡疑，疑貳勿行作兵義，振作其義氣作事時，因時制宜使人惠，當有恩惠見敵靜，安靜以待之見亂暇，軍中驚亂宜閒暇以鎮之見危難無忘其衆。不可遺忘上士衆居國惠以信，恩惠誠信在軍廣以武，寬廣威武刃上果以敏。兵刃相接之當果敢敏捷居國和，上下和順在軍法，法度齊一刃上察。凡事明察居國見好，要見和好在軍見方，要見知方刃上見信。要見信實○凡陳行惟疏，行列疏朗則便擊刺戰惟密，戰鬭審固則力自一兵惟雜。長短相雜則難犯人教厚，教以忠厚靜乃治。安靜整治威利章，威嚴之用利于章顯相守義則人勉。以義相守則人勸勉慮多成則人服。謀慮多成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以時中之道服

凡事因古則行

⊙成基一天下之形

滅厲之道有三謂被之信臨之強矣又必成立國基以圖混一天下之形勢斯則信義愈可明強力愈可行而英雄皆為我用矣況又有權謀七政四守乎

七政四守

行之則軍事次第可治矣物既章，目乃明。旗幟物色章別則軍士之目明辨矣慮既定，心乃強。謀慮預定則心有所恃而強進退無疑，不疑惑見敵無謀，謀宜先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軍中有聽候誅戮者無誑詐其名無變易旗號恐惑衆也○凡事善則長，惟善則可長久因古則行。依古則可通行誓作章，人乃強。誓命之作章明則人奮發而強滅厲祥。庇厲不祥之事當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其詳在下一曰義，正義有三被之以信，明誠信臨之以強，聚衆兵成基一天下之形。據形勝人莫不說，是謂兼得其人。斯則英雄皆說歸乎我而我可兼用之矣○三者皆正義所在也一曰權，權謀有二成其溢，成就其盈溢之志奪其好，奪其富好之人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我自外攻之使彼自內應之○二者皆權謀之所在也一曰人，賢人二曰正，正道三曰辭，辭命四曰巧，智巧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攻七曰兵，兵器是謂七政。七政皆所以滅厲人也榮利恥死，是謂四守。榮寵貨利羞恥死戮四者皆以厲將士使之謹守而不敢犯者也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容色以親人積威以臨人不過欲人更改志以為善也凡此道也。道者與前滅厲之道相應言有正義有權謀有七政以加厲人

武經標題正義卷二司馬　七

有四守以厲將士又且有恕以移人凡此五者皆所以滅厲之道也○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言當有仁又當有信也○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其宜不可妄用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此言戰陳之法○凡人之行，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之行法惟求衆人之所能行者試之以名與行必合於善然後行之若行不行，身自將之。若行法而不能行于天下必身先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若行法而可行因使勿遺忘之焉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之宜謂之法。結乃人生之所宜者非強人之事也○凡治亂之道，治軍國亂之道一曰仁，不虐人二曰信，不欺人三曰直，無私曲四曰一，法令一五曰義，事合宜六曰變，知變通七曰專。權不分○立法，立軍國之法一曰受，量能容受二曰法，法必嚴明三曰立，守堅定四曰疾，事疾速五曰御其服，治甲冑等服六曰等其色，別旂章之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百官不服淫亂之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法自

戰道氣閒心

已出與下畏法曰法。使人畏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成功而行事微妙為正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凡戰事合正道矣若勢不行則專一以行之下不服則法令以齊之人不相信則誠一以爭之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動作以振其怠變更以什其疑行事不信于人則不復行之自古之政也。古之軍政由此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嚴整政欲栗。戰栗力欲窕。輕窕氣欲閑。安閑心欲一。齊一○凡戰之道。等道義。差等道義之人而用之立卒伍。使不紊亂定行列。使不移易正縱橫。欲其不亂察名實。欲其相稱立進俯。立而進者俯其身坐進跪。坐而進者跪其足畏則密。畏敵則密陳以待之危則坐。危難則蹲坐以待之令其易起遠者視之則不畏。敵遠而瞭視之則眾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近而不視之則眾不散位下左。兵事尚右故軍位以左為下右下甲。右位為尊故帶甲者居右之下坐誓徐行之。跪而誓戒行必徐緩位逮徒甲。位法下逮徒卒甲士籌以輕重。籌度輕重而定其位振馬噪徒甲。畏亦密之。振起乘馬呼噪不止徒甲有畏心則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軍中跪而坐坐而伏之時皆用膝行而誓戒士卒又必寬舒起噪鼓而進。則以鐸止之。呼噪而起鼓之而進則以鐸聲為節止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枚形似著銜于口結于項後以止諠者誓糗令眾預備乾糧也若坐時欲稟事必膝行推移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回顧者執戮以禁之然又必譟呼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眾心畏甚則勿戮殺當寬示以顏色開告以生路循省其職守使其疑心稍什焉○凡三軍人戒分日。凡行三軍眾人誓戒任於分日即半日也恐遲久則泄漏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眾人若禁之不息則不可分食恐其亂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敵人疑惑之時可用師以服之○凡戰以力久。人力飽佚乃可持久以氣勝。士氣振作乃可取勝以固久。陳勢堅固乃可持久以危勝。置之危地則力戰而勝本心固。本之人心而順則可固新氣勝。士卒新用者氣銳故可勝以甲固。以甲冑自固以兵勝。以兵器取勝○凡車以密固。車必密布則堅固徒以坐固。徒卒蹲坐則易起而可固甲以重固。甲以厚重而固兵以輕勝。兵輕利乃可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勝敵當視敵虛實人有畏心。惟畏之視。畏將則勝畏敵則敗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而兩心皆定矣則皆可取利若一全馬軍中惟此兩心為職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視其所勝所畏之何如○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入人之地不深為輕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不安以重行重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以重兵行重地恐兵多而食不繼故無功以輕行重則敗。率輕銳倍道而入敗地以重行輕則戰。以重兵行輕地利于速戰故戰相為輕重。兵之輕重與地之輕重相參為用○舍謹兵甲。舍止必謹備甲防敵襲我行慎行列。軍行必慎行列防卒然遇敵戰謹進止。臨戰必謹進止以防亂○凡戰敬則慊。敬謹則常快足率則服。正身率下則人服上煩輕。上煩擾則兵勢輕弱上暇重。上閒暇則兵勢堅重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行也言軍行之緩速以鼓聲之輕重為節服膚輕。服美重。服膚淺則兵容輕服色鮮美則兵容重○凡馬車堅。馬與車皆堅良甲兵利。甲與兵皆輕利輕乃重。承上言如此則雖輕兵亦可行重地上同無獲。上人阿比不公則不獲下之心上專多死。上人專擅則多殺戮上生多疑。上人持必生之心則計不能決而多疑阻上死不勝。上人持必死之心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凡人死愛。有惠愛及人則人效死死怒。激之使怒則致死死威。臨之以威則致死死義。勸之以義則致死死利。誘之以利則致死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以教令約束則人輕死道約人死正。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于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若順也時勢可勝與否當順以待之又當順天時順人心○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誓戒三軍當在三日之前一卒之警。無過分日。警戒一卒當在半日之內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禁止一人之令當皆在瞬息之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善之大者貴用本以制勝其次則用末末務所謂本者下文執略守微是也執略守微。執其謀略守其微妙本末惟權。戰也。本末之用隨乎權變此戰之道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勝敵之三軍者不在眾兵在主將一人○凡鼓。凡鼓之為用鼓旌旗。聽鼓聲而旌旗開合鼓車。聽鼓聲而車乃前驅鼓馬。鼓徒。鼓兵。聽鼓聲而馬騎行步卒前兵器整也鼓首。鼓足。聽鼓聲而首為四顧前後左右足為坐作進退也七鼓兼齊。戰時必兼用七鼓○凡戰既固勿

○大善用本
謀略微妙為本
勇力戰鬭為末
兵之大善在用
其本
○大善執略守
微
執其謀略守其
微妙此大善之
道也是用本者
也然其末亦不
可廢必本末惟
權可也
本末惟權

宜速進速退重失時重進勿盡凡盡危重兵進戰當見可而止勿貪盡進大凡重兵盡進必危殆○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使陳不難使人能布陳為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使人可陳非難使人能用我陳為難非知之難行之難知陳之理非難實○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四方之人各有稟性以州域而異但教率之則變化成俗俗州異道化俗民以州而異但以道感之則可成俗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兵之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兵欲利而不言利甲欲堅而不言堅車欲固而不言固馬欲良而不言良衆欲多而不自多此皆未得戰道者也○凡戰勝則與衆分善勝皆由衆分若將復戰則重賞罰明其功罪若使不勝取過在已過則歸已復戰則誓振作人心已居前自已居前列無復先術無復先後任智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勝否皆勿反悖此道蓋此謂凡用兵之正法也○凡民以仁救以仁救其難以義戰以義激其戰以智決以智決其事以勇鬬以勇使以功勝鼓其功以信專以信專其心以利勸以與使之勸

故心中仁中仁本心皆仁行中義中義事事皆義堪物智也堪理萬物謂之智堪大勇也堪任大敵謂之勇堪久信也堪任持久謂之信○此承上五者而申言之讓以和人自治遜讓則人心自予以不循不循理之事爭賢以為人爭相賢善則惟知與我相洽自予以不循則引以自歸爭賢以為人為人而不為已○此因上文而併及之說其心効其力總結上文言如此則人心喜悅而効其勇力矣○凡戰擊其徼誓避其強靜敵人徼窺而靜則擊之若堅強而靜則避之擊其勞倦避其閒窕敵人遠來勞倦則擊之若閒暇輕躁則避之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敵人大恐懼則擊之若小懼是自謹者宜避之自古之政也此古之軍政

用衆第五此篇言用衆而異人戰之法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兵寡宜固陳兵衆宜整治寡利煩衆利正衆者利煩變化衆者利正治不亂用衆進止用寡進退用寡在進退疾速衆以合寡則遠衆而關之外而關其一處所謂圍師必闕也其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分兵迭擊

敵則以我之若衆疑之則自用之若寡人疑懼則擅利則釋旗迎而寡待敵之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宜自用權變擅利則釋旗迎而盡進大凡重兵盡進必危殆反之若敵專擅地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衆敵衆而不能當則相其衆而受其衆敵若寡若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觀其動○凡戰背風背高使風在後也右高左險右宜山陵左宜險隘過沛澤傾地過之遇形似環龜之地則歷而亦併舍之皆不可止也○凡戰設而觀其作設其形勢以觀敵動作視敵而舉事觀敵虛實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鼓進吾兵以待敵衆之作為何如攻則屯而伺之敵若攻我則屯兵不動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或用衆或用寡以觀敵之變動進退以觀其固一進一退以觀敵陳之固否危而迫之以觀其懼否靜而觀其怠安靜以觀其怠否動而觀其疑動作以觀其疑否襲而觀其治潛師襲之以觀其治否擊其疑敵疑惑則擊之加其辛敵人倉卒則加之以兵加之致其屈以兵擾之使其力困屈襲其規陳規正則潛師襲之而使之亂因其不避敵不畏避則因而擊之阻其圖奪其慮阻其謀奪其計慮乘其懈乘敵心畏懼則乘而擊之○凡從奔勿息追敵之師奔者勿得止息敵人或止于路則慮之慮其隱伏○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進必得其前進之路退必預為反還之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先敵而動則力必弊後敵而動則示以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專務休息則士生怠心久不休息則力亦疲弊休息既久亦能反生畏懾○書親絕是謂絕頴之慮凡入敵境難親近之書亦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吾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棄其負任之物約持糧食示以必死所以開示衆意使專志奮擊自古之政也古之軍政如此

按司馬法乃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論兵之說其文獨仁本天子之義二章所述頗合王者征討之法而定爵以後三章文詞艱澁旨意詭譎不免為季世權謀之論無惑乎後人竟指為穰苴兵法也

卷之三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四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暘開之甫 仝較

門人武舉生 徐大成時中甫 仝較

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高麗新羅二國名）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高麗逆臣）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遠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用正不用奇）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八陣圖如常山蛇勢此正兵也）太宗曰昔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 唐李

○正兵古人所重也（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矣又地廣則用鹿角小車為營使軍士居其中地狹則用木為屋施于車上因以為居且戰且推而前以用此題玩上下文只就偏箱說而作論當雜問說得廣大言古人用兵重正不重奇結發古人尤重德化意）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矣又地廣則用鹿角小車為營使軍士居其中地狹則用木為屋施于車上因以為居且戰且推而前以用）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推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節治人力前推敵人約束部伍三者更相為用是馬隆得古八陣圖之法深矣）○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謫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隳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建成太宗之兄名右軍其所領者）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兵法有以前向為正兵後却為奇兵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出首篇）（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霍去病暗與孫吳合）

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嘗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勝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此段所謂奇正指兵之前向後却而言○霍邑之戰因建成隳馬而右軍少却遂致老生之來太宗奮擊擒之是偶然暗合孫子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之法與霍去病不學兵法而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者相似）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此論不可以兵之後却槩謂之奇蓋其後却有眞敗佯敗之分故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奇正在人而推乎天用奇用正固在乎人而事機所在若天使之也然用奇正者又當推上天好生之心）太宗悅首（此論人之用兵有正變為奇奇變為正而因言其為天意所在也）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 唐李

（問奇正之說有以大者所命為正將所自出為奇者有以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者有以步兵為正騎兵為奇者又有謂奇正臨時制宜其說靡常）

分之數臨時制之數（靖曰按曹公（操）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有一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三軍為正兵二軍為奇兵）此言大略耳（奇正之大略）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此論奇正不可素分乃臨時制變而不可勝窮者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漢奇正之妙曹公必然知之其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者耳非奇正之本法也）○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

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爲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逈出古人非臣所及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太宗曰吾嘗觀敵將之進退取舍又觀敵卒之坐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吳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而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而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

神聖逈出古人

善兵者使敵莫測

古人臨陣出奇

吳術大率類此

慕容垂一軍獨全

奔北不追則敵有謀吳敵見我軍奔北而不來追是敵有謀而且勿擊矣悉衆追我北軍術與孫武所謂先出合戰爲正者不同○此段言吳起之兵術太宗曰卿勇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正之謂乎所論亦奇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奇正相變之道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

奇正皆得國之輔

奇正在學者兼通

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大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此言苻堅不善用兵爲慕容垂所陷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此結言行兵以算多爲貴也○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風雲四陣爲四正龍虎鳥蛇四陣爲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餘零也因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此段辨握奇握機之義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也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將自選用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此正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此奇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可守不可戰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奇正皆得其妙乃爲輔國之將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此因上言爲將者當兼通奇正之機益兵無不是機而握奇握機則無二法也○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中有奇零外有四正四奇共爲九陳中心零者大將統之而四面八向之兵皆取準于中軍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又容小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爲前不拘一定之法左右亦然進無速奔退無遠走前後四軍轉陳之間難進而不速奔雖退而不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四正四奇皆可爲首而有四頭皆可爲尾而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敵若衝吾陳中則皆尾皆救數起于五而終于八數起于五而終于八者陳之數起于五人爲伍而終于四正四奇爲八面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諸葛亮用石一縱一橫布爲八行陳法于魚腹平沙之上若黃帝所立九軍方陣之法即此八行圖也但亮變方陳爲縱橫耳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益得其粗也此段太宗問黃帝將者如天地之高厚如風雲之變化挾太陰陽以行陳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

○古人秘藏此法

爲旗號風雲爲旛名欲士卒如龍虎之騰躍威猛如鳥蛇之迅疾捍禦故以龍虎鳥蛇爲隊伍之別八陣只一法而稱名各異蓋秘藏此法而使人莫測其使貪使愚之意耳然用法之妙在一心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

黃帝立丘井以制兵

問黃帝始立丘井以制兵而太公繕之以興周管仲得之以伯齊

其詳何如

智略莫能出閫閾

太公實繕其法

太公制師以成武功

管仲節制之師

兵法本於王制

太公依井畝以立軍制固王制

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今人謂八陣各有所取乃傳言者之誤耳蓋古人秘藏此行陣之法不欲明言于人故詭設八名以神之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八陣本卽一陣時分之爲八耳)若天地者本乎旗號(天陣地陣以旗有是形故號之)風雲者本乎旛名(風陣雲陣以旛麾有是形故名之)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龍虎鳥蛇陳者以隊伍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別故因以別之)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後世誤傳其義豈知軍中旗物之象何止於此八者而已乎)○(此段論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詭設之名本無重義也)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非詭設物象之比)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十六井爲一丘)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開方若九)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布陳之法以四隅爲空虛不用之地此謂陳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虛其中心餘零之處大將握而居之而四面諸部之軍皆連屬環繞于外無有斷闕是分八陣也)及乎變

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紛雜不分其鬬若亂矣而法實不亂環轉相續其形若圓矣而勢實不散是散而分之成八陣復而合之爲一大陣○此段論黃帝陣法)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雖天縱之智神授之略皆莫出其外)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脩明黃帝之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建立井田)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軍制由此立)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戰法由此致)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革命之功由此成矣是太公之兵法實修乎黃帝者也)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此言管仲又修太公兵法)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本于王者井田之制)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仲)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唐李 五

也管仲制齊之兵法伍戎卒旅之制本太公伍卒旅師之制此見仲亦王佐矣但法雖王而意不王仲安得稱王佐

諸葛亮王佐之才

諸葛自比管樂

神聖知人如此

管仲制齊之法

管仲皆太公遺法

樂(毅)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推音)(管仲亦爲王佐)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總籍齊民而三分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治民以五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爲一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治民以五十家爲一里故治兵亦以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治民以二百家爲一連故治兵亦以二百人爲一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治民以二千家爲一鄉故治兵亦以二千人爲一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治民以萬家爲一師故治兵亦以萬人爲一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承上言管仲所制之法皆由于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然其實皆太公所遺之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唐李 六

問張良學太公韜略韓信學穰苴孫武其行事之實可得聞歟

問兵法大体不出三門四種其詳何如

問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其詳何如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周禮最爲大政

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權謀者權變之謀形勢者地利之形勢陰陽者天官之說技巧者攻守之具四種皆出于司馬法)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三種此四種也(言張良學太公韜略韓信學穰苴總不外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以講武)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周禮以蒐狩爲國之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宫之

國家不可忘武備故周禮一書以蒐狩爲大政塗山此皆天子之事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天子之事也周衰蒐狩之禮廢齊桓公率師與諸侯盟于召陵晉文公與諸侯盟于踐土此諸侯奉天子之命而行之名必順時措行天子之事也周衰蒐狩之禮廢齊桓公率師與諸侯盟于召陵晉文公與諸侯盟于踐土此諸侯奉天子之命而行之名必順時措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唐李　七

行天子之事也周衰蒐狩之禮廢齊桓公率師與諸侯盟于召陵晉文公與諸侯盟于踐土此諸侯奉天子之命而行之名必順時措

武他日太宗嘗者破陣樂舞自謂與漢高大風歌同意亦不忘戰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名雖謂之田獵其實修明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威制諸侯之不恪守臣節者

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假朝會之名因爲巡狩之行其實訓練甲兵蒞其國家無事不

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百官象物而動

百官象物而備也臧固之政也故首序之

妄舉兵而必行農隙爲之不忘武○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

軍政不戒而類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楚莊王嘗論其法而云百官必象其物類而後動不可妄動軍政不待戒令而自備言必預備不知此亦得周制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法右廣雞鳴而駕日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卒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右轅以轅爲法

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在車之右者卽以車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焉此皆周之制也臣謂

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此指楚人乘廣之法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

其人數比周加多

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再詳周制如此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雞人數少異而與周之三甲亦同○太宗

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徒行亦舍車而徒行亦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

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荀吳之車法如此及舍車而徒行亦不過用此法耳何有奇正之辨哉

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攻戰之車其人數如此

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守車之人數如此

攻守二乘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共用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

古法節制可畫

車重車

二千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此引新書以明荀吳之法又觀漢魏之間

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

類多倣此軍制每五車爲一隊每一隊設僕射一人主之十車爲一師師設率長一人主之凡車千乘設將吏二人一正一副以統之雖千萬乘皆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

駐隊乘車乘而出也今之跳盪一隊卽古之騎兵也今之戰鋒隊卽古之卒與騎卒相半者也今之駐隊卽古之兼車騎而出者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

有節制而可重○太宗幸靈州卽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

重也言漢魏之軍法

史那杜爾等討薛延陀命二人討匈奴而鐵勒諸部乙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動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

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

善兵者先爲不可測只此便見奇正之法

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

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

聖慮曉一知十問諸葛言有制云勝也是勝敗在兵不在將也然乎否

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臣

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此論全安番漢之道○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

武侯有所激云

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

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夕暴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慕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

庶成有制之兵

此論兵無制不能勝人而當教閱有法也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弩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利于速鬬漢長于弩弩利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

此自然各任其勢

此理之自然番漢各任其勢之便利而已

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奇正相生之法

先示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

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

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

二部落皆內附

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矢思力奚忽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

三人皆番臣知兵法者

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欲以番臣為番將誠得用夷攻夷之道

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

十三篇無出虛實問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詰其所學

用兵識虛實之勢

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此論為將必先識奇正然後能識虛實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敵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令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校諸將

此言因敵虛實以為奇正然能知奇正則能使敵常虛而不實矣

○太宗曰朕置塔

奇正所以致敵虛實

兵家治力之法

池都督以肆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

收漢人于內地即兵家休治氣力之法

但擇漢吏有識番情者使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此論以漢將馭番兵守邊此足以經久而徙漢卒于內地以省糧饋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要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推此三義而有六

以引誘待敵之自來以安靜待敵之躁動以鎮重待敵之輕率以嚴備待敵之懈弛以整治待敵之散亂以堅守待敵之來攻是推孫子三言之義又有此六事

反是則力有弗迨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此論推廣孫子治力之法

○太

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百十之長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一人學成教之十人十人學成教之百人此又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裨將總率諸校之隊伍聚爲陣圖而教之此又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駟公拒王師爲魚麗之陣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五乘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之承車之空而彌縫其闕此言左氏之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每五人一伍尉繚子有束伍令伍之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爲籍以爲士卒功大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五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攷其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此論教新軍當先結伍法而因詳言古之伍法如此○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一陣之中分爲九軍是大陣包小陣也一營之中又分九軍是大營包小營也四隅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爲對待而不參錯之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外依八陣之舊故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體故古者八陣其環用圓俗人以其形如六出之花遂號之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規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應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外之方生于兵之行步內之圓生于兵之奇零行步非方則亂故用方所以矩齊其步履奇零非圓則斷故用圓所以連綴其迴旋是以步數之法下定于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法上應于天天體圓故綴亦用圓也步數以方而定行綴以圓而齊則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是以八陣而爲六花皆武侯舊法也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外畫之方所以見步內點之圓所以見兵見步者所以教舉足之法見兵者所以教舉手之法手足皆便利則行兵之道思得其過半矣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諺言當教士以方圓之法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由孫子之言觀之兵法皆起于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言必度量而後可以制行兵之節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引孫子之言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凡設立隊法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即前所謂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即前所謂跳盪騎也駐隊相去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戰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二十步以繼之前進以五十步爲節各隊前進惟以五十步爲限即不得過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吹一聲則車騎戰皆分散而立然亦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跪以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爲節使之三次呼擊三次擊刺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爲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即勢險節短之說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臨戰時更爲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用奇兵觀敵人動靜何如再鼓之則變我兵爲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復以討邀敵之來伺其隙而擣其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六花之節制大率如此○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

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

教士猶布碁於盤

一花大率皆然

善兵者教正不教奇

兵法可以意授

破陣樂舞前後左右各有其節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蓋寓不忘戰之意李靖知之故太宗云然尚武不尚文未善也

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
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
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
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晩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
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
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
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
語傳。朕爲破陣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此段前斷曹公臨敵立表之說爲非次論太宗破陳樂舞之節即八陣圖之制其意在不忘戰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爲
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靑黃赤白黑一定之色此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皆奇兵乎且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乃爲得宜也）

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
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合以旗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十隊合爲一則令五旗相交爲號）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
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十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爲正而合爲奇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
教焉。此隊法所宜也。（三次命令五次申諭三令之散三令之合既周復令歸于正兵如此則八陣中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
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
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曹公所言如此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分作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

三者一法

三者其用在人

問車步騎三者各何所始各何所用自古用之者又孰爲善

太公畫地之法

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古制如此）車徒
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車徒不可出奇故當教以正兵之法騎隊便于突戰故當教以奇兵之法）據曹
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據曹公用騎之法以前後中分爲三覆輾轉不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
騎如何使用。（後人不解曹公三覆之義遂以戰騎必先于陷騎遊騎拘泥如此何可以用之哉）臣熟用此法，
回車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臣熟此騎法當回車轉陳之時則又以遊騎居前戰騎居後陷騎則遇變而分用此皆曹公三覆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
爲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
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
取出奇勝也。（鄭莊公作魚麗陳以拒王師其法先用車偏而後以步伍承之此但用車與步而不用騎專以拒禦敵人者也）
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魏舒勸荀吳舍車而爲步以騎多爲便利此則惟務出奇以制勝者也）

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
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以車步騎混爲一法而用之變化存乎其人敵不能測其所自矣）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
有焉，臣何足以知之。（此以三者妙用歸之于太宗也）○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
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十二辰之次）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
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
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
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此言太公畫地陳兵之法）太宗曰卿六花陣
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
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

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爲下營之法以五陣分金木水土火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即五行陣也）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此言六花陣盡地教兵之法）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而立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須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水因地高下而制流兵亦因地形方圓曲直銳而立陣此五行陣之大旨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此言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爲陽以後爲陰若敵在先而吾居後先爲牡後爲牝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不過假陰陽之盈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妙微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陽節陰節）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兵家陰陽之妙待敵銳氣衰然後盛吾軍氣擊之此法也乃以天人相變之陰陽）

（行六花之說者然其實制勝在奇正之變）者也（牝爲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爲牝牡爲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爲牡早爲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爲陰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人之左爲陽而右爲陰矣天之早爲陽而晏爲陰矣若奇正相生則左右早晏變化無常而陰陽無定非天人相變之陰陽乎若執左右早晏而不知變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而無用矣如何但執牝牡之形而已矣）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取勝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此謂奇正相爲變化者也）○自牝牡之法至此皆詳言牝牡之法有奇有正而不可執守也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此言伏之法不但伏藏於山谷草木中者然後謂之伏凡用奇用正使敵莫測者皆伏也用兵至此則妙于無形矣）○按太宗問牝牡方圓伏五者靖止對牝牡伏而不及方圓意以方圓之義兒前五行陣歟○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龍虎鳥蛇四陣何又以商羽徵角象之）靖曰詭道也（兵家自古說道）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說愈甚焉（兵家使貪使愚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兵家情狀不可以一事推）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曰嚴形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形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益順人心之怨慕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于後無益於事矣（尚書重威輕愛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誤于始也故孫子之法先使卒親附之而當以恩愛爲先也）○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稽留臣家以資士卒獨卿不從以爲前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平蕭銑是武能威敵也以寬仁而使江漢歸順是文能附衆也）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益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交武則何敢當○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問朕至今疑焉

（問古五行陣有方圓曲直銳之分其詳何如）（問尚書所重在威孫武所重在愛其意何如）（孫子之法萬世不刊）（尚書愼戒其終）（蕭王推赤心于人腹）

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大患不顧小義 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講之下者 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言有忠信之臣如此。雖善間不能離其君臣 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細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周公大義滅親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我本客可變爲主 敵本主可變爲客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雖在敵國 猶在境內 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近地猶在境外 敵人飢勞則難處 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越本客而以奇兵勝。吳是變客爲主 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始有迎擊之勞。終以伏兵安然取勝。是變勞爲佚 古人如此者多。不特越與石勒爲然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蘼蘼劍刃扶胥也。人言二器爲太公所制。不知果是否 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六韜中所載二器乃守禦之具 非攻敵所施也。

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陵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太公謂當依丘墓險阻以自固而孫子又謂丘墓故城不可處二說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專心一意在乎禁祥去疑。禁妖祥之事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驅逐宜守皆人事之便者也 若澗絕井陷。陷隙之地。及如牢羅天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恐敵人來乘吾之不便也 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孫子之言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宜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此刑德之說非今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說也 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于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

用衆在乎心一

太公所說兵之至要

分聚客貴適宜

問行兵貴知分合觀符驗吳漢而得失分矣說者又謂其成敗皆由于天然乎否

事迹足爲萬代鑒

用兵譬如奕棋

聖訓宜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客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孰善于分合 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聚不聚爲孤。旅引太公之言以明不善分聚之弊當分而不能分爲羈縻之軍當聚而不能聚爲孤危之旅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以不知分 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衆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以知分 又知合。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古人得失事迹 ○太宗曰。朕千言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太宗曰。攻

攻守二事貫一法

問攻守之法有以己之強弱言者有以敵之可勝未可勝言者又有謂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者又有謂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者其義何如

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

得一者百戰百勝

攻守同歸乎勝

深乎聖人之法

攻心守氣

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此論攻守只是一法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此亦攻守一道之意否。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將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為君之道為將之法皆在攻心守氣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料彼己之心然後敵己之虛實可知審彼己之氣然後我之強弱可知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知己之義而因言彼己不可不知也。○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爭鬬。與人爭鬬雖死不省。悟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治其氣機使人人自欲赴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假如擊鼓三次時雖持久而敵人之氣不衰竭亦安能必其晝而惰暮而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誦孫子空文而不識通變故或反為敵人所誘耳。

知彼知己兵家大要

問孫子云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果以早晏論乎抑不以時刻限乎

用兵先激勝氣

李勣忠義臣

張良為韓報仇

苟悟奪之氣之理。則兵事可任矣。○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此段謀所以處李勣者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此論無忌不可與李勣共政○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鬬。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

張良借箸之謀 問靖謂漢得天下皆張良借箸之謀韓信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此論劉項皆不其說何如 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矣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于成功然奔勢不下于項籍寇鄧未越于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于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此論光武得將將之道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于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 唐李 二十

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遵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事矣何異于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授以斧鉞權其事轂是聖人以主殺之權與將而將可成功矣太宗使將便宜行事正得此意可為後世法 出師盡合古禮 問太宗遣將之禮果與古禮盡合否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

明智之將不以為法暗昧之將拘泥于此 殷周之事可弗信矣然太公散宜生如皆王佐也一此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燕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宋武之事又如此 由此言之可廢明矣此上論天官時日之可廢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由此也此論天官時日以詭道使人也 太宗曰田

二事其機一

存其機于未萌 成功在人事

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灼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田單用計而逆取太公信理而順行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于前太公成機于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一不卜事之逆順雖異而理之極至則同焉 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不廢術數者欲存其機栝于未萌之際而使人不識耳若其成功則在人事不在術數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愚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

武經標題正義 卷四 唐李 二十一

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此論三將之優劣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昔師伐秦交綏而退兩軍相及各不欲戰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敗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

體段均齊形勢相等 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知不可戰而固守不戰者其機在我以計致敵而使必來戰者其機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

深乎節制之兵

名將用其二成功兵法孰為最深

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此因上文而申言之○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于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于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此言黃帝太公之陣圖司馬諸葛奇正之法皆○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道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書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天地夫將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將法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所謂知道者百戰百勝之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將法

問何法為深而靖分三等曾之是道為深矣但以張良韓信彭越等知天地王猛等知將法恐未然精擊兵法不可妄傳意學者當以漸而至焉

問李靖以兵法分三等似矣而又引張良樂毅王猛諸人分屬三等其說當否

者中也所謂知天地者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所謂知將法者以是校量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尉繚諸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又引古人分別三等故習兵之家必先絲下以及中絲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此申言學兵者當以漸而至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殺戮必多為造物所忌故傳也卿其慎之道家之流謂三世為將者殺戮必多為造物所忌故兵法不可妄傳于匪人然兵不可去亦不可不傳于人卿宜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以勣謹厚可傳也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詔樞密院校正立之學官俾師弟傳

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則亦未可信為假託之書也

新鐫武經七書標題正義卷之四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五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暘開之甫 仝校

門人 武庠生 方鎮太平甫

尉繚子（尉姓繚名魏人乃鬼谷之高弟善理陰陽深達兵法與弟子隱于夷山因惠王聘召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此論天官之說）不如盡人事（刑德可以百勝）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生殺也）德（德旺也）可以百勝（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黃帝所謂刑德者如此）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材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鮮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 尉繚（天官時日不若人事）

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書之陳哉由人事不盡也）楚將公子心（心公子名）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占者謂彗柄在齊當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以人事論）明日與齊戰大破之（此見天官之不可拘）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驗信于神鬼不若先稽我之智識是謂之天官者不過盡我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此論治兵之法）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裨地（裨地廣狹）以城裨人（裨人多寡）以人裨粟（裨粟多寡）三相裨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勝備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戰者取勝于外備者主守於內相爲協應若符節之合者以其三者相稱無異故也）治

治兵者秘地邃天（治兵之法秘密若藏地下幽邃若天）

禁舍開塞

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惟秘邃若此故其開啓之也大用之不流于輕窕小用之不待于恢張）明乎禁舍開塞（明乎禁之舍之開之塞之四者之道）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者使民任之斯則國可富治矣）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富治之國民不發軔出師甲不暴露于外故曰兵之取勝在朝廷之富治也是不暴甲而勝者人主之制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若待陳而後勝則其勝在將而不在主矣）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此言不可因忿興兵而當審其勝不勝之勢也）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不待一日）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不待一月）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不待一歲此段言兵貴神速）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恃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 尉繚（率人者難矣）

率人者難矣（此言爲將之得失）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言兵勢雖異皆能勝人）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復原重兵輕兵之勢如此）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言兵勢所加令人不能相救也）兵如總木（木弩羊角）如羊角（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勝躍奏駕張其胆絕其疑堂堂然來勝而往矣故羊腸鋸齒山谷方圓皆能取勝也）

兵制必先定（木弩羊角）

制談第三（此篇錯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此言兵當先定其制而歷推制定之善如此下言兵制之不定者）古者士有什伍（五人爲什十人爲伍）

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爲偏五偏爲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先登者）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逃奔者）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慕拽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利後而不前進者）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言兵有棄將而走以爲衆倡者）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過之）堅陳犯（觸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反覆言四者之當禁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進）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此言禁四者惟在明號令審法制決賞罰耳）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賞（賞罰動則有功）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二

誅殛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此言統取有制則可使三軍之衆不相救惡矣）一夫仗劒擊于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偏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三軍之衆獨出獨入矣）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此言能激其必死之心則可使王強之兵）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此言能明禁舍開塞之制則可以勝人矣）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此言求助隣國者其兵有名無實且不可得戰而無益也）重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言經制境內之民使之衣食于我而無益于戰守者其咎不在民而在內無賢人以定其經制也內字以末段照看方明）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鷩輿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言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鷩輿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耳之疾速哉○上節言國中之制不定而此又申言定經制明賞罰使人必以農得食以戰得爵則皆務農務戰國富兵強而天下無敵矣結發仁而天下莫敵矣）

○農戰而天下無敵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四

○兵以道勝講武料敵不戰而屈人兵是以道勝之非威勝也威勝者不可不知○道勝威勝力勝（道勝者不戰而屈人也威勝者以力勝也力勝者以必勝爲主也道爲上次之○王侯所以三勝謂戒以道勝或以威勝或以力勝非三者並勝也所以處全在審時度勢）

而有之分人之民而奪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弊矣（此言輕戰之言不可聽當內有賢人與謀也否則反取覆敗耳若此者亦由其國中之制度弊壞而不脩明故也）

戰威第四（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其詳在下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爽闉（言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此言兵之勝者有三事）○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廟算）二曰受命之論（立將受命）三曰踰垠之論（越江河）四曰深溝高壘之論（深其溝池高其營壘）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

上結發宜自嚴行陳重加刑戮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此題以奪敵之氣爲主蓋以五者料敵皆不如我而後動兵是我之氣實敵之氣虛而必勝矣

如是則能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此言所以奪敵之氣者有五事奪人之機也今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今之法小過無更小過差不得遽改小疑無中小疑誠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此言在上者不可有疑令以惑衆心○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言在上者當以禮信親愛孝慈廉恥率其民○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

奪人而不奪於人

此題以心字爲主謂以心感心也禮信本斯民同具故先身率之後勵廉勸之戰者必率身以勵士勵士之道

武經標題止義 所生○古者本戰之道人心固結是有本之戰道也須有恩愛在先○三者先王之本務

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此言戰者當率身以勵士而因其勵士之心固結爲本○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此言先王以務耕務守務戰爲本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于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此言先王之事兵有五務○夫以居攻出則居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言富上故能靜則守固動則成功○王國富民霸國富士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此言以居守而攻容出之法○王國富民霸國富士

專務兵事之五則能守固成欲○先王能守成○先王專兵有五

致○先王動成其所欲如得民得土得財之欲先王專兵有五則能成欲矣然恐先王成欲又有道○王國富民天時地利人和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矣黃帝何有天官與其書果可廢歟○聖人貴人事而引言皆見人事當修之意人事就兵事言聖人貴而修之則致人和而天時地利兼幸矣若修人事而吉利不得聖人又安之

武經標題止義 攻權第五攻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夫力弱故退不豪縱敵不擒申力弱之弊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上下動決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脩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而不動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則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

申心背之弊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

武經標題止義 卷五 尉繚 六

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此言爲將者當立威而使民畏我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變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使民愛我畏我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不能戰勝攻拔之者由刑賞之不信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又言事當在期約前謀當在未兆時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入必期于成功而後已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我挑戰其氣必不全敵人怠怒與我格鬬者其兵必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伏兵而與人戰者首倡而起爭私怨結衆怨者當首倡而起爭私怨結衆怨應不得已而戰者但應之

曲勝全勝

明主不求務而勝

明主兵勝有法

於不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怨結之兵雖不得已而起然待之貴後勿為首倡故爭必當待之得已。凡與人爭必當待彼先發○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息必當備之。凡兵有謀定于朝廷而敵自服者有戰于原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野有勝于市井。凡兵有戰于野而後取勝者有戰于市井而後取勝者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若使遇鬪而進則得勝彼服而退則失利能俘免于覆敗此乃不意彼軍驚懼而曲法以勝敵也曲勝非兵家之全勝雖勝而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敵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明主于戰攻之日合聚於鼓角而不為掩襲且兵刃雖交各有節制則雖不求勝而自然取勝此謂全勝而非曲勝也蹶則有權名矣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去備以示疎虞徹威以示微弱而取勝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此原其有法度又有器用應酬敵人也周密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雖去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伐暮死則暮伐。凡伍什百千萬之長隨死隨伐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七

○明主權敵審而舉兵將而後舉兵。制度既已周極又必權敵之虛實審將之能否而後舉兵○故凡集兵久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欲速集其兵必集敵境期集于敵境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絶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邑而數道絶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攻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此言速兵敵境以攻之之事津梁未發要塞未脩。城險未設渠答未張。渠答乃木螳螂鉄蒺藜之類則雖有城無守矣。有城而守遠壘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無人同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有資與無資同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無守無人無資則敵虛矣因而攻之則能致其敗如兵法之所云○此承上文申言以兵速入敵境而攻之之事也

守權第六。此篇言守城之權法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進不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鄣亭障蹊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管廬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能臣利器盡收于廓中又收民資廬舍而入城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善守國者其所為有如此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守城之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于敵矣故為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此守城之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餘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又有餘則城可保矣○此言城堅而守誠則人知可守而盡力其城可保矣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此言城堅而救不誠則人知必破而泣不能撫止矣何以保其城乎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久麼毀瘠者并於後。後強居前弱居後并力拒敵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頓于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而守者當出城出據要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絶其糧道中外相應。救者且戰且戰據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而無絶其糧勿與敵交戰但救其後而無絶其糧道與守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以不誠者所以賴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故必匿壯者于後置老者于前則敵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十二陵第七 此言憑陵敵人之事十有二後乃反而言之

戰在於治氣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 為將者有此十二事可以憑陵敵國矣 悔在於任疑讐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此與上相反

○智在於治大 用智以陵敵人者其事雖太多只在治其大者而已大者治則小者自舉

武經標題 止義 卷五尉繚 九

武議第八 此言用武之議

○武議在于一人 或曰就為議者戰之政失國務教守之官如樂紂是也具小國務養民之事亦可總是誅暴亂而不為暴亂之資也 一人就誅暴者言如湯武是也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無故而殺人父兄利人貨財臣妾人子女皆盜賊之事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 農賈士夫各安其業由一人定議於上止誅暴亂禁不義而不為暴

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教守百乘事養 大國務農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務教守則有備無患而不必外索他人救助務事養則上下皆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資 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若戰守之用不足者必治市廛之稅以充之是市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故萬乘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小賞之貴大 殺有罪當上及大人賞有功當下及小人 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與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 蒙衝戰船也渠答行馬蔽蒙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 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 市必有主百貨之官其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以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 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 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時不市貴時不賣以致物價騰踊而用不足也 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無法非能戰者也 ○起兵直使甲胄生蟣虱者必為吾所效用也 所以然者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入死也後有憚也 效用者以畏吾之威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

君以武事成功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五尉繚 十

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長于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此引言必致賢士而後征伐之大道可明也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秉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戎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禎異怪也人事脩不傾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 龜卜吉凶之兆 觀星辰風雲之變 風勢雲色 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 此言世將不修人事而徒信陰陽術數者難成武功○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於人 上不為天時之順逆所制下不為地利之險易所制中不為君命與敵勢所制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 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 無地於後無敵於前 不制一人將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疾如雷如霆 烈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為將之道當如此 ○勝兵似水夫水

將者無天無地

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賢士與世主遇合則征伐之大道可明如太公遇文王是也然所以合者由世主致賢者道

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怪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劒犀兕之堅獸也其皮堅可爲甲三軍之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如水之觸崩丘陵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亟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下不平治隴敵上以叢生細木蓋之以蔽霜露欲以勞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無以已之故而煩瀆爲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欲竭人之力則不責人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而煩入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一劍非將軍所以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

列一舍里三十舍而後成三舍九十舍之餘如決川源莫能禦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堅音惡之赤者赭之望白土也赭赤土也敵用赤者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物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後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此言爲將者理獄訟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關制之命令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囚情以救其死其有厭射聽斷而不入鉤金束矢者亦不追救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但雖無私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言酷刑不可用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不能通一言之關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銖以求免今夫決獄小罔不下十數中罔不下百數大罔不下千數也監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原官第十 此原爲官之事凡二十有三亦錯舉而言之

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官所以主事乃爲治之本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官之有制職司農工商賈之四民乃爲治之分限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貴人以爵富之稱其才德乃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賞善罰惡或正議國尊卑之統體法之會或比擬國法

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也均井田賦斂取與之度也均平井田而無僭踰節省賦斂而無橫征此取民與民之制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此匠工之功用度也分地塞要禁怪禁淫之事也此殄滅怪異禁止姦妖之事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守法度稽聽斷此臣下之節度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法令稽效驗主上之操持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察主守之賢否差等百職之重輕明賞賞嚴誅責止姦之術也此禁止奸邪之法術審閒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審閒塞之宜守畫一之道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上情下通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彷音勒也彷十一也知其數則必十而用一矣知彼弱者強之體也自體強故知彼動者靜之決也知敵動自靜決故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文官乃制太平之術武官乃取文武分職乃王之術二者爲治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諸侯之道遊說間諜無自入之命也守天子禮法以君其民繼其世乃承順王命者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正議之術也我之議論正大則遊說間諜無自入

○一道爲政之要此道字宜淺看只在法制上論謂守一定之治道是爲政之要也然又宜審閒當塞之宜

○文武惟王二術文官乃制太平之術武官乃取文武分職乃王之術二者爲治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諸侯之道不可偏廢則亦視世道以爲輕

更王號易王常遵王明德則禮當聲罪以伐之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何至極也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明知其賢而舉以上達在王垂聽而已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頴則有粒有縷矣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惟務耕織而無此二事則儲蓄自足卬在下者而在上者可知木器液金器腥木器有漆液金器有腥此奇異巧之事聖人不爲也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爲器埏埴此見聖人卬素以爲天下先而不作無益也斯得爲治之本而民自得所矣○聖人無費財矣此言聖人不作無益見其得爲治之本而下民所由以得所也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此言今時之弊失爲治之本而當禁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

也此申言今時之民貧困如此以上失其治也裋童衣短衣古者上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此推今民之獨貧困者由其失耕織之事是今治當止而不古若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酗酒以敗善類乎言此治道之隆者民不懷私而有以善其俗如此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此言失其治者民必有爭奪之患而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此言善爲國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則自不爲非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郊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此申言善政者使民無私之事惟在反求治本因緣治理而出乎一道則民自不爲非而

治者天下一家

善政執其制

善政使民無私

○善政出乎一道善爲政者執其法制而使民無私固矣然必反求原本因緣事理而悉出一致之道斯盡善焉然道具于心又當虛心作

雜學未爲通儒

太上神化

武成文成

其治期至矣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此責人君之爲治○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者當反求諸已也神明不測二曰垂光光輝莫撿三曰洪敘洪大倫敘倫敘無此四者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上句喻起下句言天子治之事大要有四若雜學則不爲通儒難以適○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厭言無治又豈天子之事乎○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厭言無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言易足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無而治其次因物因民財物而教其下在於無奪民時不違農時無損民財不耗民財○治其次因物而教無厭而亦易足特上無法度禁制之故生邪欲之心耳故太上之君神而化之其次則因俗而教之若下者不奪其時不損其財但見民財足則欲心止而無爲非者矣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總結上意言凡禁惡必以刑罰之武成文成而成賞善必以德澤之文而成欲善治以成民俗者其知之矣

戰權第十二 此言戰陣權變之法

兵貴先勝于此○精誠在乎神明精誠是謀神明是心言兵之勝敗難期必在神明之內致其精徹誠一以謀之欲可取勝矣○戰權在乎道有無莫測此兵之所極難必者彼故用兵之精徹誠一在乎此心神明之地而戰之權變不測在乎兵道之極或本有而示之無或本無而示之有使敵人安所道之極致也凡謂戰權也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正人則任之而戰而欲因利以制權者在用其道之極也然此權變必自謀慮之精誠以得之先王所傳任正去詐正人則去之詐刑○此言用人用刑之道○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知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哉若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哉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言兵法

知止

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敵之來不知止而輕加之以主人不敗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此卽召不知止而取敗之說也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敢者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爲人所奪者士無全氣而難戰衆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交而轉敗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道故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恐者而可從之敵氣爲我所奪而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自處高地則情與勢兼得而可威加于敵矣此兵道之極也此與上一反一正言之○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之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亂三軍皆所當戒也又必以智決擇事勢于危者而圖安之于患者而思去之廟算必欲勝受命必欲專踰敵境必欲成功則敗國不戰自服矣

重刑令第十三此言軍中以刑令爲重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十五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此言千人將之刑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此言百人將之刑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承上兩節言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此又引先王之事以申前意

先王明制度于前

內畏外堅

伍制令第十四此言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此言伍什屬閭有相保之制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此言伍什屬閭有揭罪之制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此言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亦各有相保揭罪之制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賊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爲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言相保揭罪之善

分塞令第十五此言軍中分地閉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分地申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塞將有分地卽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伯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申塞令言經營其溝域而明示以閉塞之號令使不得交通有踰分者伯誅之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軍中縱橫之道每一百二十步立一府柱量人之衆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清肅道路非有符節不得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軍中雖采薪芻牧之人其出必有行伍否則亦不得通行軍中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將吏之屬行無節制士卒行不成伍者橫誅于軍門之外踰分于地者誅之踰分限犯信地者亦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營內不敢干外姦宄之寇何自無有不獲矣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十六

束伍令第十六伍之法令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共一符將吏之所藏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而自無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既亡而又不得敵伍者身死家殘○此上就一伍言之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此推及其長言之法與伍同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逃逃之罪此又推及其將言之○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

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此言軍法各得誅其所統者

經卒令第十七此言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分其軍爲左右中三分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左右軍白旗卒戴白羽右中軍黃旗卒戴黃羽中卒有伍章士卒用伍色之章以爲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五章既備次以號令經理士卒亡章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又經之以置章之等遠者置于上近者置于下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章號分明如此則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統之人而錯雜于行伍者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類

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蹈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震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嚮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令故

勒卒令第十八此言勒馭士卒之法令

四者各有法用此四者各有法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鼓法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金法鈴傳令也鈴法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旗法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則有偃旗息鼓金鈴亦不用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右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徐步之鼓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之鼓音不純驚鼓也驚駭之鼓商將鼓也西方金音故爲將鼓角帥鼓也東方木音故爲帥鼓小鼓伯鼓也此角鼓又小之鼓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三鼓既同則將帥與伯心皆齊一罔敢前後乃伯長之鼓若奇兵則不以此爲節鼓失次者有誅譁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此言違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此言教戰之法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此言敗成而○夫蚤決先定者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言用當蚤決其計先定其慮否則取敗矣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言兵之先後而不知此法者必敗也其舉有疑而不疑舉動本有可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所往本可信而不信其致有遲速而不遲疾致敵本當或遲或速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此言大將之號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賈令者誅失令者誅此言君之重于命將如此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而出示衆如此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言將軍入營其令如此

踵軍令第二十此言踵軍之法令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而起約立合戰之表記于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此上言使踵軍趨戰之令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于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與軍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此上言使與軍趨戰之令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

欲戰先安內

問尉繚治本戰權之作意各有在矣乃其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蹲軍令莫非所以教令而教之

上卒也何又有兵教令之等篇果各有所指歟即互相發明歟

刑賞必在兵教之法

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此承前蹲軍與軍而後兵有什伍分合之數且隊別其職掌使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及至戰陳將合表記皆起然後衆皆合于一處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就大軍言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蹲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此詳分塞之令言與軍蹲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惟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此言教習兵士之法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之長教之。後行者。後行之長教之。左行者。左行之長教之。右行者。右行之長教之。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其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差降即前首項胸背腰之異是也○此段言置章之法伍長教其四人。以桴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此言伍長教伍之法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于中野。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十九

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同伍者言羅列于地而不進戰者自揭首其伍內等篇果各有所指歟即互相發明歟

之人互揭○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就伍言

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就什言

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就什以上至裨將言○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嗚起將異其旗。辛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其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差降即前首項胸背腰之異是也○此段言置章之法伍長教其四人。以桴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此言伍長教伍之法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于中野。

正罰所以明賞

兵教所以成武德

○人君有必勝之道

置大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既陳。陳定。去表百步而決。決走百步而趨。趨走百步而驚。驚習戰以成其節。此歷推教戰之法為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數。以明賞勸之心。此應前止勸賞必在兵教之意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此應前明刑罰必在兵教之意今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戰。而不疑者。有以也。以其賞罰明正也。此推能明賞罰之效今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人馬不帶甲曰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此亦言賞罰所致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再言能明賞罰而兵教之意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民既從令則前軍有以越絕敵行攪亂敵陣攻破敵堅如水之潰決而莫禦者以其賞罰明正故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兵教兼承上教兵之事併賞罰而言

武經標題正義　卷五尉繚　二十

必勝之道有十一事不過嚴明法令以約束士卒而先為白廖耳然此亦小道又有不戰而勝人之大道人君所當知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并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坐之刑凡同伍相保者有犯則同罪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地方之禁禁止當中行道之人以網羅外來之姦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保全車陣之法凡各甲首互相親附三五互相和同以固結其車陣之班聯又有不戰而勝耳然此亦小道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開塞之法分地各有界限使各死其職而堅守分地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分守界限之法左右有禁而不相踰前後相待以為守又以潘垣車旗為壯固而以迎逆敵人各舍軍士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號別之法前列之士務于進別之于後列者不得爭先孫進而不次序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士卒有五章之別以彰明前後行列使始終不致紊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分之部

與功致德

○人君威服天下 人君有必勝之道十二則自勝而可以威服天下矣然以德服人之道則不在此

兵有五致

而不混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招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接連前矛使不斷續馬冒其目使不驚馳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死士之用擇衆軍中有材智者使乘於戰車之內或前或後或縱橫令出奇以制敵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不敢擅動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言能如此則必自勝而威人矣○兵有五致行兵者所當委致有五為將忘家踰垠忘親踰越山川之垠限則致親指敵忘身致身必死則生致死急勝為下言當致禮若急于取勝則為下策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承上言兵有五致則可制乎人矣百人被刃而知致自能陷人之行而亂人之陣千人萬人倣此○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乘時少間

○興師必審內外之權 內者已也外者彼也審內外即知已知彼也權者權輕重也審彼已之輕重而後舉兵此與孫子校計索情相似然必當因利制權

而極論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如山難及如谿難測太上無過賞罰得宜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使民不議賞罰之失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諸凡罰罪賞功而于請不罰不賞者生死○此引言信賞必罰為用人之要道也○伐國必因其變因敵變動而後伐之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示之貨財而觀其貧窮否示之弊害而觀其困病否上乖下離敵人乖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已外人之權以計其去計度去就兵有備闕彼此之兵孰備孰闕糧食有餘不足彼此之糧食孰有餘孰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彼此之路孰遠近險易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入其國而勝之○此上言興師伐亂之始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敵勢在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敵勢在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敵勢在援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音因以臨之敵勢在內無喪其利民利無奪其時民時寬其政苛政夷其業生業救其弊民弊則足以施天下吾之恩威布于天下矣○此言師入敵境之事今戰國相攻

大伐有德恃其強大而伐人之有德者是無因矣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言不惟伐國無因又且號令不一使民心不定徒尚其驕侈謀生患害爭辯詞訟為吏者不暇治軍而專于推究其事此則不惟累弊且致敗北矣○此上文今時興師之際如此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此言既入敵境之際日暮路遠軍還皆有剉折之氣矣且師老將貪軍士又爭掠財物焉如此則易于取敗矣又何能以施于天下乎○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帥輕率壁壘卑小士衆搖動此可攻者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將帥持重壁壘又高衆心恐懼此可圍者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凡圍敵者必開示小利誘敵趨之使以漸夷弱則彼因空乏而節吝不飽食者必皆思亂矣衆夜擊者驚也昏夜相擊由震驚不安也衆避事者離也避事而不服役者由上下離心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待人來救期戰而追蹙則皆心失而氣傷者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士氣挫傷者必敗計謀偏曲者必亡○此皆料敵之事

兵事必有本

王伐本仁義

○兵以武植文種 文以智謀審利害辨安危武以勇猛犯強敵力攻守必先以文種種之而後以武培植之此兵道也若失先後之宜則敗矣然二者不可偏廢

兵令上第二十三此言用兵之禁令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戰國則不本于仁義者○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兵之勇戰為武智謀為文故以先後言則武為培植而文為穀種以內外言則武為治表而文為治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審文武而善用之則先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又別言文武之為用不同如此○專一則勝離散則敗人心宜專一不宜離散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布陣貴密鋒刃貴疏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士卒可畏將不可畏敵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之勝敗者以能稱量我之將與敵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其勢猶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以不稱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將安靜則士卒整治將暴疾則士卒散亂○出卒陳兵有常令出我卒陳我兵皆有經常之令行伍疏數有常法行伍之或疏或密皆有經常之法先

○善禦敵者必勝之道

正兵先合而後以奇兵扼之此必勝之道然必奇正相生或奇變正或正變奇乃可全勝

虛實秘者兵之体

後之次有適宜（先後之次序有適中之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常令非追逐敗北襲取城邑之時所用蓋此時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矣言常令而常法可以例見）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前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紊亂先後者必斬之○後二節申前三節之意）○常陳皆向敵（布陳之常法士卒必向敵人）有內向有外向（向吾軍者曰內向向敵軍者曰外向）有立陳有坐陳（有士卒皆立之陳有士卒皆坐之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內向顧軍中外向備敵人）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陳便于起行坐陳暫令止息）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止不可皆立皆坐而將居中以主之）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坐者所橅之兵用劍斧欲便于擊立者所操之兵用戟弩欲其及遠將亦居中以主之）○善禦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其勝可必矣）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既奇正並用而又軍器備軍法嚴則存亡死生在枹端可決而人莫能禦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祕虛實祕者兵之體也（三者兵家之大體）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兵之）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禁止行人以安境內）○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在內之卒出戍于邊令所統之將吏授以軍器）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法戍卒後期出境之罪）兵戍邊一歲遂亡（歸）不候代者法比亡軍（逃亡之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此治戍滿一歲不候代而卽歸之罪）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此治戍卒後期而見大將之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此治戍卒逃歸之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此治戰士及將吏上下不相顧之罪）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領其卒者賞（此賞將吏能斬敗將而奪領其卒者）軍無功者戍三歲（此罰從軍而無功者）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此治大將戰死而從吏左右士卒不能死戰之罪）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此治同伍不相保之罪）

一名二實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言軍士名在官而實在家之弊）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歸者同舍之五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入糧以爲軍實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之出也）國內空虛自竭民歲（事）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上空下竭軍威不震難免奔北之禍矣此反起下文）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鬪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此因禁止逃亡而併言兵家有三勝之道）

兵之三勝

善用兵者威加海內

問昔人有曰孫子之書一於奇吳子之書幾于正又有曰孫吳主權謀尉繚主形勢夫奇正權謀形勢諸子並言之乃謂其各有所主其說何如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吾）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此言能自殺其士卒者威令斯行也）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此言士卒不用命之弊以見其當殺也）賞如日月（大明）信如四時（不爽）令如斧鉞（之嚴）制如干將（之決干將劍名）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此言使士卒用命之道）

按尉繚魏人其談兵主于分本末別賓主崇儉節斂右文左武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末章殺士卒之半等語慘刻太甚豈其徒知兵事尚嚴而不覺其立言之過歟

五卷終

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因敵變化兼剛柔強弱而制其宜則有以圖制無彊扶成天威矣然剛強勝事柔弱者多廢事與其柔弱寧剛強通爲以机字爲正

○四者扶成天威

夫主因自有威而爲將者兼剛柔強弱以制宜則動必有功而能扶成天威矣

如此謀者爲帝王師

守微乃保其生

○聖人存之以應事机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六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陽開之甫

門人武學生 邵師嚴道尊甫 仝較

三略

略謀略也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以授子房故後世以爲黃石公之書

上略

夫主將之法，爲人主大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招賢士賞祿有功，祿功臣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言又當通其好惡之志同好則事無不成同惡則人皆傾心矣蓋凡國家之所以治安所以破亡者恒由好惡之得人失人致之而民之同類者又皆願得其志者主將可不通其志乎○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引言示人以柔者能制人之剛示人以弱者能制人之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此什言柔弱所以能制剛強之故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此申言四者各有所宜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言主將當兼剛柔強弱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事機之始終未見而吾剛柔強弱之用人莫能測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此以天地神明擬之言天地神明之用因物推移無有常迹爲主將者剛柔強弱變動無常亦因敵以轉化不先事而往特但觀敵人之動而輒隨以應之焉耳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此申言剛柔強弱四者各適其宜故能制無疆之勝成天王之威八極自此康正九夷自此密定矣如此謀者，爲帝王師。又贊美之故曰：莫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若能守剛柔強弱微妙之用乃可保其生民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聖人存剛柔強弱之微于心而隨事機以應之但見其舒之卷之居之守之幾微莫測運諸胸臆之中而敵國爲我制服矣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

剛柔強弱之用皆起于一心之微聖人存之于心而隨機以應之則施無不當而敵國服矣以心字爲主

○爲國之道恃賢與民

賢者國之幹民者國之本故爲國者所恃在此然必待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而後可

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又引言以足上意○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治國無遺策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能信賢愛民則上下一心兵之所往如肢體之相隨如骨節之相救此天理之自然其中機巧無間可窺也○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審察人心以施百務如下文所云危者安之，扶之使安懼者歡之，撫之使懽叛者還之，還其本國冤者原之，原而宥之訴者察之，察其虛實卑者貴之，貴而顯之強者抑之，禁抑其強敵者殘之，敵人害吾民者起兵殘滅之○此上八言皆就治民言貪者豐之，將貪者足其財用欲者使之，使其遂意畏者隱之，隱而不露謀者近之，與之親近讒者覆之，覆而不用毀者復之，反復審之反者廢之，廢滅其身橫者挫之，挫抑其威滿者損之，損其意氣歸者招之，招徠之服者活之，全活之降者脫之。解脫之○此上十二事皆就御將言獲固守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獲阨塞之，得險阨之處則塞之獲難屯之，得艱難之處則屯兵獲城割之，割地賞功獲地裂之，分裂封功獲財散之。散財于衆○此上六事就獲者言敵動伺之，伺察其動敵近備之，防備其近敵強下之，卑下以驕之敵佚去之，引去以避之敵陵待之，敵勢臨我當待其衰敵暴綏之，以仁綏之敵悖義之，以義服之敵睦攜之，攜間其心順舉挫之，順理舉事以挫敵氣因勢破之，因勢出奇以破敵衆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勢則過譎之不使惑衆四網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網羅致之不使敵用得而勿有，得敵地則自不有其功居而勿守，得敵居積則散于衆而不自守拔而勿久，拔敵城不宜久處立而勿取，既立敵後不可復取之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始焉謀爲攻敵之事皆己有之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終焉使有功者爲諸侯己爲天子俾各自保其城各處其士○自敵動至此皆就待敵而言○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上祖字以禮貌言下祖字指君言上下字以禮貌言下下字指民言言世人但知以禮尊其君而不知以禮下其民祖祖爲親，下下爲君。祖祖因斯民親上之道而下下實爲君之道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稅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言能盡下下之道如此則君富而民樂矣然後選士以司牧之。言既富樂

英雄者國之幹

○用兵之要在崇禮重祿兵事亦多端其要在此二者崇禮則智士至重祿則義士輕死斯則敵國自毀服矣然士民常相貿而又當養民以致賢

饋醪投河

賞罰如天如地

然後選士以教養之此亦下下之道也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此言英雄之當致言能羅致敵國之英雄則敵國自然困窮矣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又並舉士民而言之言能有如此則政事所行無怨我矣○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言崇禮重祿足以得士如此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承上言其可以克敵如此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再申前意○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之莫我當者亦全因乎此矣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引此以證上文同滋味之意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略　三

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同安同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引讖而言以證上文共安危之意○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號令明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軍政修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用將命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賞罰如天時地利之一定乃可使人赴敵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士卒用將命乃可越人敵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眾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眾不可使伐人亂法之將不能統軍持勢故不可保軍乖離之眾不能制勝敗敵故不可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眾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此甚言亂將乖眾之不可用也○軍讖曰良將之統

○良將恕己而治人

良將之治軍人務推己及人則人人感恩思報而兵為天下雄矣然又當賞罰明斷不可過于慈愛

兵為天下雄

賢者所適無敵

將者國家之命

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有此三者則計不奪

○四者將之明無慮無勇妄動遷怒固將之明誡他如五才十過亦所當知然又以忠為主

禮者士之所歸

軍也恕己而治人推己以及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此皆恕己治人所致○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表裏猶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者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就君言將可樂而不可憂就將言謀可深而不可疑合君將言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此反上言之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此又承上意而正言之○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此皆為將之要道故曰仁賢之智智略聖明之慮謀慮負薪之言賤者言廊廟之語貴者語興衰之事前代事迹將所宜聞引軍讖而推及數者皆為將者宜知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略　四

為將者思士如渴則策士從之矣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無別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眾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顧家則士卒貪色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承上八失而言隨其所有之多寡以為輕重○軍讖曰將謀欲密秘密士眾欲一專一攻敵欲疾疾速將謀密則姦心閉士眾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敵不能奪吾計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眾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我必為敵所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良將養士不易于身

良將厚于養士視之養身者無敢易焉斯則我之視士猶一身士亦視我猶一心而勝可全矣

用兵先察敵情

用兵先察天地

一軍皆訟

效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以其所顧歸者而招之以其效死者而示之則吾所求之士自至矣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上言為將者當以禮賞待士而此又言其不可倦也○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隆恩于士撫養其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由其能隆恩而養民故良將之養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良將厚于養士不敢易于養身者故能使三軍齊心如出一人而勝可全也○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五者皆察敵情之事也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樵刈薪蘇刈草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又獨申度其糧食之意○軍讖曰上行虐則

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此言煩刑重斂之禍○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此言姦詐欺蔽之禍○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此言羣小朋黨之禍○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此言強宗擅權之禍○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此言世家姦欺之禍○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此言分守不明之禍○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此言不能進賢退不肖之禍○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言本弱末強之禍○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

主任舊齒萬事乃理

○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

君臣相忘于無言而化自流直與天地相似此蓋氣化之盛人僞未滋也而天下無所歸功此美之至者五帝三王亦莫及焉

○帝者体天則地

曰体曰則便是君臣有言有令矣然天地無心成化五帝有心無爲一順其自然而百姓不知

亦美而無害者亦氣化未瀉也

○王者制人以道

制人亦就君臣講道是治道王者欲制服人而設矩度以備褒亂諸凡紀綱法度皆所以制人之道也斯則國定主安甲兵雖備而不用矣亦由氣化漸衰故也

○聖王御世之制

氣運有盛必有衰人事有得必有失故聖王爲兵師之制以備衰亂諸侯二師

違於眾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此言佞臣用事之禍○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此言姦雄蔽主之禍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人主任耆舊之臣及年齒老成之士則萬事可治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上文既以十禍戒人主而此又以六事勉人主也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君臣忘言而化自流故天下無所歸美其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雖有言有令而君臣讓功不待禮賞有功

之人而自勸蓋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君無疑于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三王之時不但有言有令又有法度以制四海之人而君臣無所疑貳是亦美而無害者也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伯者君臣道衰而以權制士結以信使以賞即其權也此見其不美而有害矣○此上四條重論君臣相與之道而化功則帶言之耳○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此引言為將者當專制于己也○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此因四等人之至情而用之行軍微妙之權術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其惑眾心○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

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其制也斯則可保世道之制矣 ○聖人體天 天道無爲而成化聖人體之亦無所作爲若未及聖人者則當師古而三略不可不曉矣 ○人主深曉上略 上略設科賞別奸雄著成敗人主深曉之則能任賢擒敵矣然中略下略亦不可不曉 ○人主審治國之紀 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皆治國之紀也人主曉之則能審其紀矣然上略中略亦不可不曉 澤及昆虫則聖人歸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以聖人歸聖主則君臣一德而六合同風矣然非聖主澤及昆虫則聖人不歸何望其六合之同乎 ○聖人降人以心 聖人之使人降伏也必使之心安意肯而所以

者不爲不仁者死。不仁者不能使士以禮故雖有財義士不爲之死 智者不爲闇主謀。闇王不達事機故雖有財智士不爲之謀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言人主當有德有威 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言人臣當有德有威而威亦不可多也 ○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觀氣化之盛衰度人事之得失而爲之兵制 故諸侯二師。止用三軍 方伯三師。止用三軍 天子六師。六師六軍也此正聖王之制 世亂則叛逆生。聖王不作軍旅無制故叛逆之人始作 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聖王澤竭則諸侯就相盟誓擅行征伐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招徠賢士 與衆同好惡。體順人情 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計策譎奇陰計三者皆權謀之事 ○自世亂至此皆言衰世戰伐之事 ○聖人體天。無爲 賢人法地。有爲 智者師古。所重在此句以起下文人主當曉三略之意 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略 七

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三略之大意如此 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此言人主能曉三略之益也 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高爵 中州善國以富其家。重祿 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厚賜 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將帥班師之際乃國家存亡之階不可不慎 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此伯者制馭人臣之謀略 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故舉伯者之作爲論之固駁雜而未純乎王道然所以存社稷羅英雄者實中略所載之權勢也故權勢之主秘而不洩焉 ○自人臣深曉至此皆言人臣能曉中略之益

下略

心安意肯者只是各得其所耳斯則其降也可以保終矣 ○聖人降心以樂 樂非金石絲竹只人人各得其所耳人各得所則自然安心降我而不待勉強矣此非有德之君不能 ○君人者不失其和 人人各得其所其心固和矣又作樂以節宣之使人消融其渣滓而不失乎本心之和必有德之君能之 有德之君以樂樂人 ○佚政多忠臣 釋遠而謀近此佚政也此由其能聽忠言所致而忠臣因以見其多耳然此就當時諸侯言若王者則有懷近來遠之道 務廣德者強 ○正己而化人者順 此卽所謂正身以正朝廷百官萬民者也此因心之化本本之治故其行自順而其治自成以心字作主 順者治之要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言此以起下文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虫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此言能澤其民則必致賢聖之人而其國強大也 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此言賢聖去國之害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賢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以屈體下人聖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使心安意肯 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體降但可圖始而不可保終心降固可圖始而又可保終 降體以禮降心以樂。降體必以禮貌降心則中心和樂而無所勉強 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此詳言降心以樂其實 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人心和樂有如此者乃作音樂以節宣之使不失其本心之和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略 八

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此言人君爲樂不同而存亡亦異如此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佚政必聽嘉言故多忠臣勞政必煩其民故多怨民 故曰務廣地者荒不如務廣德者強能有其已之有者安。若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謀作事務廣其地而踰越法制者終必喪敗 ○此言舍近謀遠而務廣其地者必無功也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此言欲行教化者宜順而不宜逆也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同原于性 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上言其體之一此言其用之殊而人當兼體之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此言夫人體行五者之事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

五者一体 ○明君舍近而取遠 不肖易致賢在于近賢士難求賢在于遠明君舍近取遠則不肖者退賢者進而治功全矣 ○明君全功尚人 舍不肖而取賢士則輔治有人害治無人而治功之全加于人矣此由能審取舍而來其本在心之明 ○國安而衆善至 ○民得其所而天下寧

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綱常之道不行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此言命令政有相因之弊千里迎賢其路遠難求致不肖其路近易致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舍不肖之易致者而取夫賢人之難求者故其致治之全功高出于人而下皆盡其力也一云全功尚人分看全功者欲治功也尚人者尊賢人也 ○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此言善惡之進退各以其類而人君能佑善誅惡則衆善至矣 ○衆疑無定國在朝衆惑無治民在野疑定惑還國乃可安此言疑惑之常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令施於順民惡令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此言人君施令之道 ○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遭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使佚者治佚人其禍必深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治民當使佚怨均平而所以致其均平者又當先清我心而后其佚怨則民自得所而天下平寧矣 ○犯上者尊之貪鄙者富之雖有聖主不能致其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畧 九

濁其心而佚怨俱忘則行事公正斯民得所而天下平寧矣以心字爲主以佚怨爲骨 聖主化行而惡消 ○明君求賢必觀其所致 觀清白士必以禮貌致觀節義士必以道德致乃修禮修道則士可致而名可保賢者肖何曰養民則又一說也 ○聖人建殊絕之功 聖人君子與君合德則建殊絕

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禁則化行而衆惡消此言人君處置有失得而治道因之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崇禮貌致節義之士脩其道尚道德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此言人君所以致士之道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氣化通成敗之端人事審治亂之機世道知去就之節進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乘時而出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已與君合德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此言聖人君子出處之不苟如此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不躁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秋冬收斂生殺之道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

百代之治功加伊呂是也此見其出處之不苟 ○聖人道高而名揚 纔承上時至而居位德合而建功說來道者其行事之道名者因道而成者也 ○聖王之天道誅暴討亂是義殺之道重傷人物而不驟進兵是生殺並行之道結發天以生物爲心而聖王以仁爲本之意 ○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 此題還看兵上謂誅暴討亂是

子常懼而不敢失道法天道以用兵而不敢違失此段言聖人用兵之本意 ○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豪傑有權勢者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四民士農工商也○此言所以處豪傑待四民之道 ○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此言人君不可失內外之宜 ○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此言君臣之間當信心而明分也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此言君子當進賢也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四散利一人而害百人萬人則其失如此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去一人而利百人萬人則其得如彼○此言小人不當利而當去也

武經標題 天肅殺之道不窮兵黷武是天生殺並行之道須以天字爲主 君子急于進賢

武經標題正義 卷六三畧 十

武經標題正義卷六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七

明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榮甫　註釋

男　庠生　趙三暘開之甫　仝較

門人武學生　劉有光叔德甫

六韜　韜者韜藏之義文武龍虎豹犬凡六篇共六十章皆太公所作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遇呂尚立以爲師故名篇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子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曾致此否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嚚。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韜

君子樂得其志　道之志小人得其所爲之事亦樂

釣有三權　釣有三等權術始焉以餌取魚既焉香餌必有死魚終焉因魚之大小而異用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綱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人可盡得由是以家取國。國可拔。由是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人大小而皆可以祿取之。猶魚有大小而皆可以餌取之。盡得人才而用之則可以取國。可以取天下。所謂親合而事生者此也。所謂至情者此也。○此以上勸文王取人。以下勸文王順民。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德雖輟斂而人心若不得則其聚必至。得則其光必及于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

微哉聖人之教　誘教妙者聖人之以德而誘人歸德也

立斂何若而天下歸

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立斂之法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下之得失係于公利專利如此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歸其能順天時因地財而與人同其利也。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歸其死難患急之有賴也。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赴其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韜

憂樂好惡之與同也

○君聖則國安民治　君聖兼心法身法治法講惟君聖則制國臨民有道故國安民治此實君道所致不係于天時之盛衰觀帝堯可徵矣

賢君從事于無爲當兼治身治民看蓋惟能心約志自不逐事以自擾此人事天道並運者不衣食于身事于目玩好之器不寶爲寶淫泆之樂不聽不接于耳

歸。天之所歸。乃載與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　此言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消息運言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道變化自然乎。果人君之賢否不同所致。抑天道變化自然之運。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禍福即上盈虛治亂也言人事動于下則天道應于上不專在天時也。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不飾于物。錦繡文綺不衣。不衣于身。奇怪珍異不視。不接于目。玩好之器不寶。不以爲寶。淫泆之樂不聽。不接于耳。

○賢君平心正節
平心志是心法，正禮節是身法，須推開說治道，說此正所由國安民治者
○百姓戴君如日月
堯之君道光明如日月，故民戴之亦如日月，當時國安民治，豈專在天時哉，後世當法堯之君道
○大哉賢德之君
此贊帝堯之詞，大德全在上文心法身法治法上見

宮垣屋室不堊，(不施堊白之色)甍桷椽楹不斲，(不雕刻)茅茨徧庭不翦。(不除治)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自治如此)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承上起下)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治吏如此)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治民如此)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禁邪偽如此)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明賞罰如此)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此恤民如此)百姓戴其君如日月，(尊堯)親其君如父母。(親堯)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此皆言帝堯為治之道)

國務第三(此言為國之大務)

○為國之大務
大務只在愛民，所以愛民者又只在利而勿害，大事知此務則主尊人安矣，若兵務則其次也
○善為國者馭民如子
國之大務在愛民，故善為國者馭民如子，利之云云，而勿害云云，勿怒，可謂知務矣，宜必主尊人安也
○為國愛民之道
憂其飢寒，悲其勞苦，賞罰如加身，賦斂如取己，此愛民虛架子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使農不失耕種之時，是成之也)薄賦斂則予之，(不多取乎民，是予之也)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儉其宮室臺榭之作，是佚樂之也)吏清不苛擾則喜之。(吏廉潔而不苛刻煩擾，是喜之也。此詳言愛民五事，無生而勿殺之句)○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此反言不愛民之六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己，此愛民之道也。(上六事析言愛民之道，此數句又總言愛民之道，總是為國之大務)

大禮第四(此言君臣之大禮)

其實事還在利而勿害大事
○君臣之禮則天則地
人君臨民之禮在則天之周徧，人臣在下之禮在則地之安定，然又須上下通情，如天地之氣交通可也
高山仰止
○神明之德正靜其極
神明是心，其德以正靜立極，不妄許以致失守，不逆拒以致閉塞，則所聽自無不聰矣，以心極為主，以敬為工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上之禮唯在臨蒞)為下唯沉，(為下之禮唯在沉伏)臨而無遠，(無遠于民)沉而無隱，(無隱于君)為上唯周，(周徧德意)為下唯定，(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如天之周徧)定則地也，(如地之安定)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此段言君臣之禮)○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安詳徐緩而又加之鎮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又先之寧定)善與而不爭，(善于施與而不與人爭利)虛心平志，(心虛而不滿，志平而不邪)待物以正。(待接人物無所偏邪○此段言人主正位之道)○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妄于聽信而許之)勿逆而拒，(勿逆其不可而拒之)許之則失守，(失吾執守)拒之則閉塞，(塞吾聽明)高山仰止，(止作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言此心當如高山之無紀極，如深淵之難測度，而神明之內唯以正靜立其極，則自無非僻之干矣。一云高山深淵不就心言，只喻事變之無窮亦通○此段言人主聽聽之道)○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猶)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此段言人主明視之道)

明傳第五

夫作結問太公，告文王以道之所止者有三，道之所起者有四，其說何如，且所謂道者又何在
○四者道之所起
義勝而不以欲勝，敬勝而不以怠勝，此先聖之至道，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四者則所以起其道者也，須以心之執中為主
義勝敬勝
義勝欲則昌
敬勝怠則吉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棄其善)時至而疑，(失其時)知非而處，(遂其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如此則于先聖之治道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恭而敬，(有所主)強而弱，(不過強)忍而剛，(不過忍)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如此則于先聖之治道自起而不止矣)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情之私，相勝就行事言)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敬者整齊嚴肅，怠者怠惰苟且，相勝就存心言○此四句正先聖至道之言，所當師之以明傳于子孫者也)

六守第六(此言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人君有六守三寶　以仁義忠信爲謀親人者六守也使大農大工大商各安其處者三寶也此皆用人之術其本皆在心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所守有六所寶有三皆用人之術正謹其所與者也此一章之大旨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者三寶也此皆用人之術其本皆在心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問人君有六守三寶其說何如

仁也貴之而不驕者制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而不患財用之不足故人君不使亂其所處之鄉不使都邑大過于國也○此上詳言三寶之實也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此言人君有六守三寶之效

三寶各安其處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葉　五

守土第七　此言保守疆土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忘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不可以威無掘壑而附丘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壑已深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不可者也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治其末矣不可者也日中必彗暴乾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此喻借人國柄者貽患之大也消消不塞將爲江河水此喻言借人國柄至此皆發明此意漸漸不救炎炎奈何火一窗人君從事于幾之會也○自無借人國柄至此皆發明此意是故人君必從事于

掘壑附丘

○人君仁義之紀　親衆衆之意

富民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申前無借無掘之意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申前無借人國柄之意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順順之紀然合而義仁主愛而合親義主敬而敬衆爲義爲仁之紀義之紀敬衆是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敬而又合義仁義並行之紀喜是謂仁義之紀此皆守土之事其威權也但唯因其心之明順其道之常者而行之其衆人親人之然又當嚴予奪中順我者吾量其德而任之逆我者吾度其力而絕之且其所任者之權以爲仁義又敬信之而勿疑則有以使天下和服矣此皆國之威權所以輔行之輔順者任之以仁義者不可使人奪之也○此段論仁義而又申前意如此所以甚

○天地仁聖之道　天地以時生長收藏萬物仁聖又贊天地化育者○聖人配天地經紀萬物皆得所一民各經矣一民亦被其澤是爲天地之紀矣○此言天地之經四時所生萬物各得所以時爲主然皆得所是配之也然聖人又贊天地化育者仁聖至道○聖人之寶大易曰聖人之寶位而此言寶在民者以民爲國之本也斯民之情欲一動則有得有失不順常道而爭端起矣民斯不安矣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

守國第八　此言保守國家之道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三者其詳在下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天命聖人牧養萬民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生長收藏而又循環不已則統觀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所以終始也是天地之大經也析觀一物而一物不遺是天地之小紀也聖人配天地之生長而爲仁育之政配天地之收藏而爲義正之政配天地之大經小紀也聖人使萬民皆得其所是爲天地之紀矣○此言天地之經四時所生萬物皆得所一民各經矣一民亦被其澤是爲天地之紀矣○此言天地之經四時所生萬物各得所以時爲主然皆得所是配之也然聖人又贊天地化育者仁聖至道○聖人之寶大易曰聖人之寶位而此言寶在民者以民爲國之本也斯民之情欲一動則有得有失不順常道而爭端起矣民斯不安矣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葉　六

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退藏其身而不出天下亂則仁聖之士昌大其道而有爲是其出處之幸道然也聖人之位情欲易曰聖人之寶何以守位曰仁所寶在民固大矣因其常道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動情欲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遁斯民之情欲一動則有得有失不順常道而爭端起矣民斯不安矣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

○聖人因常而亦莫退而避矣民何有不親則民安乎此節言民機之情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此總結上文言配天地而為之經紀觀仁聖之道而為之指致察民機之情而務使之復于常道守國如此則人君之盡民與天地之盡物同其光矣

民固聖人之大寶必以常道治之使各守分而不爭其有爭者又行刑以復其常則民安矣

○守國與天地同光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此言上下去取禁止之事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王有大作宮室池樹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此上詳言六賊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

武經標題

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愚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譎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此上詳言七害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此言為民為士為臣為吏為相之道自下而漸及于上以起下文王者之道在上而能遠望

○王者之道如龍首

王者之道不比民士臣吏相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

夫王者之道

深視審聽雖示人以形而情則隱而莫測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此言王者之道高居四句借龍首以言王道者審雖示人以形而其情隱而不露故其高居尊位又若天之高不可及而情之深隱又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可敵國乃強此又言王作威權以鎮服乎臣民敵國也總應前文

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此言人君舉用賢才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于危亡此詳舉賢而又有危亡之故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按其官之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將相舉賢之道按名責實必名實相當而後用之此將相舉賢之道也然必將相存心公明方可後世有舉王連坐之法又所以核將相者舉人名當其實誠暢於天地

賞罰第十一 此言賞功罰罪之道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此所謂勸百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信賞必罰是誠也誠之為道暢于天地通于神明況于人而有不勸不懲者乎

兵道第十二 此專言用兵之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心專一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於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於勢

勢成此一在君而致此一者又有道
○一者階道幾神
道本通達無碍神本變化莫測矣心一則其行自利進于道之通達無碍近于神之變化莫測矣然所以致此一者又自有道

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言兵道莫過乎一心一則能獨往獨來而無敵矣故黃帝曰兵之一者階于道之通達無碍幾于神之變化莫測然用此一者在于機非得機則雖一不能用顯此一者在于勢非得勢則雖一不能顯成此一者在于君非得君則雖一不能成此見用兵之難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此言商王之失武王之得也）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此言兩軍相對而欲襲之惟在陰其機謀不使敵人知之耳）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此言敵人知我之謀當速乘其所利速擊其不意也）

惠民以觀天道

武韜

發啓第十三（此言發啓憂民之道）

文王在酆（邑名）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觀天道之向背）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天未降殃不可先倡其事人未見災不可先發其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天殃人災並見乃可舉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隱者而知其心之惑皆）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知其意之迷亂）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見其所疏所親而知其情之乖戾○此上言商王雖暴不可輕伐必當觀天道觀人道又詳觀商王之行事何如）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此反言以起下文言大凡行其道道斯可致從其門門斯可入立其禮禮斯可立正猶爭其強則強者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此乃正言之言強者雖以爭而勝然全勝在于不鬬）

（大兵在於無創誠能不戰而勝則其智謀與鬼神相通而極其微妙矣）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此言能與下人同其心則不必有所資藉而自然能勝能攻能守矣正所謂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而與鬼神通者也）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言大智大謀大勇大利者不必自用其智謀勇利也）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蓋凡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啓矣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此推原天下之人利害相關故吾以利天下為心則天下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而不必自用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志在安民而無心于取之者正所以取民者也何也無取民之心者民以為利已而歸之推之一國天下皆然故也）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

道在不可見道以兵道言不可見是机密而使人不知也此陰謀之談恐于聲罪致討之義不侔

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
此太公勸文王興兵之言言商王將亡周若明大道以伐之則萬國皆被其光如是大明發而萬物皆得照矣以天影講
○大義發而萬物皆利
商王有亡國之道周仗義伐之萬民必利之結發文王初無利天下之心
○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此與前二題同

知微哉微哉（惟取民在于不取故取民之道在于人所不見行事之妙在于人所不聞取勝之術在于人所不知而其機最為微妙者也）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此喻聖人將動兵以取天下必晦處靜俟如愚人之狀）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此論商王之將亡）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此言周師一興必有以得民之心也言誅暴救民之大義一發而萬民皆利誅暴救民之大兵一發而萬民皆服猶日之大明發而萬物皆照者矣何天下不可取乎）大哉聖人之德（功德）獨聞獨見樂哉（如此則其德為聖人之功德蓋有人不及知而已所獨聞獨見者可以遂吾憂民之心矣豈不樂哉）

文啓第十四（此篇以文治啓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何所執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

意但要點掇服字明白
〇大哉聖人之德
德是功德非心德也蓋能伐暴救民則其功德大矣此頌贊之詞
〇聖人何守
〇聖人守此而萬物化
因時以施政而無所矯強此聖人無為之治也
聖人守此無為于不已而民自順其化矣何必憂疑哉然所以無為者由思而得之
天地能長生

憂萬物皆適。聖人無所憂慮吝嗇而萬民自得所自聚集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此推其施政之變化惟因時以為之轉移也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守此兇前政之所施四句意萬物化兇前皆得皆適意言聖人所守惟在此因時立政而無所作為萬民自化而皆得皆適矣且此心無窮盡如天道之終而復始也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又言聖人之所以無為者但惟優游自如展轉思求及求得其理即藏諸心而行諸事亦不自表著其功也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此又倒推聖人之能成其名也言天地不自明其功故能長生萬物而聖人不自明其功故亦能彰著其盛治之名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此以下又槩舉聖人為治之事而此一節則言其封建侯國也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此節言其以政教安民也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

〇大紀大定建萬國以封賢人此大紀也順民俗以陳政教此大定也亦即聖人無為之治
〇聖人務靜因民之情順民之俗與天下同其生生之道而無所矯拂此務靜之寔也亦即無為之意惟務靜而天下靜矣結務聖人主靜意
聖人見始知終
〇聖人與天下共生而天下靜
民生有適聖人

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此節論賢君之治如此言聖人之治安靜無為若賢君則正己以率人而已蓋愚人不安守正而與人爭逐至刑繁則民憂而流亡不安此國家之大失故賢人務于正之也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此以下又申言聖人務靜之之意言流水之為物障之則停止啟之則流行而惟靜之則清而不濁乃若人心之向背亦若流水然其向背誠至神而莫測者也聖人則見民心之始而即知其終焉

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生。而天下靜矣。民有常生之道而聖人與天下共之不為煩擾則天下自然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上古因民以成治而不事教化其次則必用教化以成其俗焉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夫民因上之化導而從其政則不必與之而自富其常生咸遂天下自靜矣此乃聖人之德澤也〇按上節因之化之正所謂與天下共生者也聖人務靜之寔功也此節民之從政自富者正所謂天下靜者也聖人務靜之寔效也又按此篇首言聖人守無為末言聖人務靜亦首尾相應之意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

與之共其生七之道而無所拂逆斯天下安靜矣然亦由聖心主靜得來
文伐有十二節

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文伐第十五

此言以文事伐人之法不用戰鬪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大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驕其志而因謀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親其所愛之臣以分其忠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賂其左右以奪其情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輔其淫樂以定其奸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謀去其忠臣而又以誠事求親其君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離其在外之才臣而使敵國之內侵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

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賂其左右忠愛之人以錮蔽其君心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與敵臣通謀而使為我用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尊以名勢而使自尊大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信相應而乃密收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益吾之鄙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以亂臣美女犬馬大勢而移其志十二節乃成武

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十二節皆設計謀人而朱嘗用兵故曰文伐

順啓第十六 此言順人心以啓伐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包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約束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懷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保守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常存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果決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言欲爲天下者必備此六者。然後可以爲天下政。須而后可也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得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失生天下者。天下德之。得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失徹天下者。天下通之。得窮天下者。天下佚之。失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得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失

○此言爲政者得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結上文言惟有道之君利而不害生而不殺微而不窮安而不危乃能久處天下而不至于亡也

○六者備可爲天下政夫信仁恩權不疑六者全備是有道之君矣可以爲天下政須道原于心結宜發之

凡謀之道周密爲寶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韜 十三

三疑第十七 此以首節所問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子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敵之強離敵之親散之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愼謀用財。言爲此不難但惟因敵之強而能愼我之謀用我之財則三者不必疑矣此一章之大旨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彼若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此緊言攻強離親散衆之道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決言謀之道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此離親之謀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此攻強之謀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此散衆之謀然後可成。自凡謀之道至此皆言愼謀之事也

惠施于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言當用財以結民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以吾心之智生財由財以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何攻強離親散衆之疑哉此源財之所由生及財之所爲用也○此上皆言用財之事耳

○王者有股肱以成威神

龍韜

王翼第十八 此論王者行師必用二人以爲羽翼之意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軍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此言爲將者不可專守一術必當用人爲羽翼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謀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

股肱即下七十二人威神是王者之威神不可分王者之威神非得股肱不能成然王者神武又在不殺

○王者隨時以爲紀綱

紀綱只就兵中講隨時變化以爲之須賴股肱之人蓋兵本秦天代暴者而隨時爲紀綱亦應天道者

○王者有股肱以應天道天道有七十二氣以成功而

武經標題正義 卷七六韜 十四

王者亦有七十二人以成武功象相應者然天以生物爲心王者當法之

機地利二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之舊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術士二人主爲譃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

糧食財用出入（其目一十八等 共七十二人）

論將第十九（此論爲將之道）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此詳五材之目）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持）之也貪而好利者可賂（誘）之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辱）之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慢）之也智而心緩者可襲（取）之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過）之也（過之弊）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將者先王之所重）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總結上文）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殺將此見將之關係最重則必有一破軍以申前不可不察之意）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此論選將之道）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衆作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外貌似賢而中情實不肖）有貌恭敬而心慢者（外似恭敬而中實忘慢）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外若廉謹而中無恭敬）有精精而無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混混而無誠者（外若澄清而中無誠信）有好謀而無決者（外若好謀而中無決斷）有如果敢而不能者（外若果敢而中實不能）有悾悾而不信者（外貌無能而中不信實）有恍恍而反忠實者（外若無定見而中反忠實）有詭激而有功効者（外好詭激而中反立功効）有外勇而內怯者（外若勇敢而中實怯弱）有肅肅而反易人者（外若端肅而中實輕人）有嗃嗃而反靜慤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原慤）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外貌勢虛形劣而用之出外克稱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十五等人（已上十五等人皆貴而任用之凡人不及知必有大明智者而後能知其深益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而實可任用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八事可證驗）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詳細）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權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誠實）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德行）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廉潔）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貞節）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勇敢）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態度）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言當以八事證其情貌之相應與否）

立將第二十一（此論立將之道）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此上言人君命將之事）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

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此上言將軍受命之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驟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此上言將軍受命出征之事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此言將軍戰勝後事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此言王將之威嚴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誅及於大則威以賞小為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令罰詳審則三軍順從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此言激勵軍士之道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怒退聞鼓聲而喜樂進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取勝之道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言將與士卒共寒暑出陰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言將與士卒共勞苦軍皆定矣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言將與士卒共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應前三勝意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又反覆申明之

陰符第二十四此言人主陰為符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而不使人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君與將自相知情之法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此言君將又有陰書以通陰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二句解見下文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以一書分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此言軍行遲速之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行軍之勢每因于敵家之舉動而不可號一權謀之變每生于兩陣之交接而以勢字為主然于無窮之源而不可窮盡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不先語人不先言傳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因敵勢以變化或奇變正或正變奇不可窮識如水之發于源者之無窮也當不可預設奇正之用又發以勢字為主然于無窮之源而不可窮盡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運用之妙在于一心

善戰者不待張軍勝敵者勝于無形○用莫大於玄則思危之此皆專制于己之事也

專而不制者兵也至事不可徒臆人言用兵不可執定情狀其後忽往來之際但惟獨專于己而不受制于人焉耳

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聞敵之情則思議之見敵之情則思困之辯敵之情則思危之此皆專制于己之事也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無與戰言善用兵者當使無與己戰之于豫也

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兵之事

莫大於必克勝用兵之敵用

莫大於玄默秘密動兵之動

莫大於不意敵不謀兵之謀

莫大於不識敵不識

夫先勝者先見芻于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又申前意先示以弱而後戰正所謂用于玄默動于不意謀于不識而非爭勝

○聖人徵于天地之動就知天地之形言聖人之用兵徵驗于天地蒼天地之用動固無紀極而其變生殺之政焉然天地常存生物之心而聖人陰陽之盈縮則有常候聖人乃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其

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

聖人因以爲常

○善戰者居之不撓智者從之而不失

○知神明之道者則必勝乎人而野戰無橫敵相對無立國矣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七 六韜 十九

亦有生民之心盈也因以爲動之常當其縮也因以爲靜之常然天地之盈縮于何見之蓋春夏物生秋冬物死此正天地盈縮之形也聖人因此形以爲動靜之常耳惟其時耳

春夏物生秋冬物死此天地盈縮之形也聖人因之而爲生殺之政然此其形也非其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聖人亦以生民爲心者

聖人取徵于此而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七 六韜 二十

神人所不見而獨能覩之是心之明知此道則能早圖預謀而制勝矣當以密勢立意用兵大要何如

○善戰者皆由神勢行兵有自然之勢爲助

故借險阻之勢爲下文二十六事皆神勢也皆兵之奇也善戰者得之則昌然其道莫過乎心一不可全任勢

拗澤窮冥者所以匿其形也藏匿兵形

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力決戰

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謀之精微

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破敵軍擒敵將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擊破敵人方圓之陣

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以我一擊彼十

因其勢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以我十擊百

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以奇技渡水

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踰水長鬬遠候暴疾謬道者所以降城服邑也窺陣腑人之城邑

故行讓賞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前擒敵之後

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糧道

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防敵敗走

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激勵士衆

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勸軍用命

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振作罷怠之兵

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和其情一其心

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爲警守

便利望以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固守吾軍

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潛默使人不知

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爲持久之地○此上二十六事皆神勢之所在皆所謂奇兵也

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然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泊亂不可以語變此言欲與敵戰攻者當知奇正之變

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精微則三軍失

奇兵第二十七 此言行兵當出奇制勝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人所不言而獨能守之是心之

將者人之司命

得賢將者兵強國昌

正聲萬代不易

三皇虛無之情

五行天地自然

五行微妙之神

○五行佐勝之徵

清夜遣騎至敵壘外呼之另一人徧持律管當耳听之微有宮商角徵羽之五声應管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符然五行相克宜以勝者攻不勝焉角之木声應管當以西方白虎之金攻之徵之火声應管當以北方玄武之水攻之商之金声應管當以南方朱雀之火攻之羽之水声應管當以中方勾陳之土攻

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此責備為將者）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此申言為將者所係之重）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此言兵家察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陽六律陰六呂共十二管其大要不出乎五音焉）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言五音萬代不易而實分屬于五行之神宮屬中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無為而治）以治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法五行之相克以制剛強）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此節敘五行之道如此言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分屬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且其神又極微妙如木神曰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言用五行之法當夜半天氣清明之時遣人至敵壘外徧持十二管當耳令人大呼驚敵敵必有聲應我入于管中其聲之來甚為微妙者也）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正所謂法五行之相克以制剛強者也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位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也餘倣此）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總上文言此乃五行之符驗佐勝之徵兆而兵之成敗其機見于此矣）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言五音微妙又有候于外而得之顯微相符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聽其聲以占五音）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角屬木枹鼓以木為之故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為角聲之應）見火光者，徵也。（徵屬火故見敵人火光則

之者五管声盡不應為宮土當以東方青龍之木攻之此佐勝之徵驗也然此特陰陽之術還以審勢定謀為主

○五音聲色之符

前律管中所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分屬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之五色固最微妙者又聽候敵人驚動聞枹鼓之音為角木見火光為徵火聞金鉄矛戟之音為商金聞人笑呼之音為羽水寂寞無聞為宮土此則顯見者也五音之顯者與五声色之徵者實相符合使人候知之當從所勝以攻不勝也此亦陰陽之術還當審勢定謀

○神明助勝之徵

風雨之順利旌旗之前指金鐸鼙鼓之清揚宛鳴此必有神明助之而為大勝之徵兆也題意本就敵人言作論兼彼已發意然人定勝天當以人謀為尚

知為徵聲之應）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而金鐵矛戟皆金也為商聲之應）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嘯呼屬口口屬水羽亦屬水水聲清亮嘯呼之聲似之故為羽聲之應）寂寞無聲者，宮也。（宮屬土土性靜而無聲故為宮聲之應）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前應管之五聲分屬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色固微妙者此五音則顯明者亦應五行與五聲色顯微相符行兵者當以所勝攻不勝也）

兵徵第二十九（此言兵家勝負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此大指也下文詳之）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此強盛之徵兆）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此衰弱之徵兆）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此得神明之助而為大勝之徵兆）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此大敗之徵兆○此上四節詳言勝負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此以敵城之氣而覘知勝負之徵見于地也）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此以雷雨而覘知勝負之徵見于天也）武王曰：善哉。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人事兵與民本一也無事爲民有事爲兵故民事之備即兵具之備下文十八事是也善爲國者務勤民事則國富而兵自強矣何戰攻守禦之慮哉

○用兵之具盡於人事 同上意

○善爲國者取於人事 取于人事者勤民事也使民六畜遂田野闢民居不雜男耕有畝數女織有尺度則人事修而戰攻守禦之具備矣

○富國強兵之道 富國強兵勿平看言人事修則國富而兵可強也上文六畜遂田野闢民居不雜男耕有畝數女織有尺度正其道也如是而何憂于戰攻守禦哉

農器第三十 此篇以農器喻用兵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 言攻守之器具盡與農人之事相爲符合其詳在下 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簑薜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 農家之有耒耜即兵家之有行馬蒺藜上句屬農下句屬兵餘皆倣此 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總結上文言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農人十八事之中不必別設即兵農合一之意 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 使不雜居 丈夫治田有畝數 不使廢農 婦人織紝有尺度 不使廢工 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言善爲國者取農家之事而修之如此是乃所以富國而可以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善哉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 此言扶胥車之別名武衛大扶胥之用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此言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之用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 此言提翼小櫓扶胥之用 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 此言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之用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 此言大扶胥衝車之用 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 此言輜車騎之用 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震擊陷堅陳敗步騎 此言矛戟扶胥輕車之用 ○此上俱論車此下俱論器 方首鐵棓維肦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 此言鐵棓與大柯斧刃及鐵槌之用 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 此言飛鉤之用 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 此言木螳螂劍刃扶胥之用 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此言木蒺藜之用 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此言軸旋短衝矛戟扶胥之用 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 此言鐵蒺藜之用 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此言兩鏃蒺藜參連織女及方胸鋌矛之用 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此言鐵械鎖參連之用 壘門

拒守矛戟小橹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此言矛戟小橹之用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此言天羅虎落鎖連及虎落劒刃扶胥之用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此言飛橋之用以渡溝塹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蝗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蝗矩之用以濟大海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徼繩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此言環利鐵鎖與環利大通索環利中通索環利小徼繩之用以便山林結營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鐝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

張之。此言結泉鉏鐝之用以蓋重車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桑鑽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此言天斧與桑鑽刃及銅垂及鷹爪方胸鐵杷及方胸鐵叉及方胸兩枝鐵叉之用以伐木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橹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檄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此言大鎌與大橹刃及委環鐵杙及檄杙大槌之用以芟草木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此舉言兵中器用之大數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此言天地人三陳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兵家取此象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兵家取此利用軍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兵家取此用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此言受圍疾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此言被圍而為解圍之計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送前送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此言出圍而為制勝之計

必出第三十四。此言受圍必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橹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此言被圍而夜出及出而防追之事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妥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此三物渡我軍

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士皆效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示諭吏士）已出若已過大水（後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立慕險阻敵入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因結爲四武衝陳以禦敵）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第三十五（此言行軍謀略之大綱）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于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食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處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轅轅臨衝視城

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鉗鎖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言行軍備此器用則不以暴雨而軍不畢濟爲憂矣）

臨境第三十六（此言與敵臨境相拒之法○自此至壘虛兵七篇體意相似皆因事立法而又有法外之謀者）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

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言兩軍相拒惟自完守備而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即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言敵亦完守而使人襲我便處但惟挑戰以勞駭之則自不來矣）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此又言敵人不來而吾之襲敵者不止則可以勝敵矣）

動靜第三十七（此言禦敵動靜而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陳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必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視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翻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言兩軍相當欲使敵人將懼卒駭而擊走之惟在伏其兩旁越其前後而合擊之耳）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必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言敵先有備而我之將懼卒駭惟當設伏以待臨戰俾此而伏兵四起則可以走敵矣）武王曰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此言遣將禦敵之道而以金鼓名篇語進退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之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擊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言兩軍相當或霖雨失守而敵人夜襲惟在分屯各守遇有敵來視者發銳士擊之也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言隨敵而進者不可過其伏地但惟分兵三隊而合擊之也

絕道第三十九此言敵人絕我糧道而掎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言兩軍相守必依山林險阻知城邑利便謹守關塞橋梁則敵人不能絕我糧道越我前後矣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圍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言行兵當先遣候審知敵人地勢于我不利無險阻可依則前以武衝車爲壘後以兩踵車防守完堅前後相救則雖卒遇敵人圍我兩旁越我前後亦無毀傷矣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此言我兵深入收略敵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入絕糧外不得輸城入恐怖其將必降言深略敵地有大城不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但當阻絕內外使內絕糧則降矣武王曰中入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入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乏之道以利其心謹備物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入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官室家樹木畜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若慮城中絕糧夜出死戰其別軍又擊我之外但當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吾以一軍要擊之以一軍禦其別軍以一軍入城于其老弱獨在者撫之而勿殺則自和服矣武王曰善哉

如此則天下和服

火戰第四十一此言用火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蔽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

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此言行兵休止于深草之地敵人于上風縱火則當燔吾前後衛吾左右吾按黑地而堅守則無害矣

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此言四圍火起烟覆吾軍而敵兵又按黑地而起則當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庶可保全也

虛壘第四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此四句是大旨下文詳之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

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此言覘知敵壘虛實之方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此言覘知敵人去來之意言敵人乘壘而去因前後不相次而復反則可急擊也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此言林中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林戰以矛戟之上爲伍林木疎處以騎爲輔又以戰居前若便則戰又置衝陳以備前後險阻

突戰第四十四此言衝突戰鬬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絶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一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此言敵人侵掠我地又敵軍大至而薄我城下則當令別軍疾擊其後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

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此言敵軍未盡至之時當去城四里爲壘置軍又令別隊爲伏兵待敵來薄我城則內外合擊之

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此言遇強敵而出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

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此言敵衆我寡又夜半攻我則當奮擊不可守也武王曰敵人遠遞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徽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此言敵人遮我前攻我後斷絕我內外則當選士夜操炬火而往近敵則息鼓滅火而中外相應擊之則可勝矣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此言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其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

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此言能以車騎衝擾敵人則有可勝之機而吾軍之走者自然止之矣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于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此言敵衆且整而吾不能當但惟選士設伏敵過則伏兵擊之又車騎擊之則可勝矣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此言處山之兵當結爲烏雲陣以禦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樓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困既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偪其表衝道通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此言處兵于高山者當爲皆備又置衝陳于山表則敵雖衆可擒也陳如烏雲一散一合背面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此言處兵于斥澤之中亦必結爲烏雲陣以禦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覺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此言處兵水澤而勢不能敵當尋便而去之更設伏于後以俟其追也武王曰敵不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寶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此言當用金玉于敵使而求其途又以精詳徵細爲寶不可被其誤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于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在必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待敵軍齊出渡水乃發我伏兵以擊其後強弩兩翼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此言敵人知我有伏不以大軍追而使別將分隊踰水而追則我衝陳先與之戰若敵大軍見戰而來則發伏兵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則自可以擒敵之將矣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此

一用兵之大要

烏雲變化無窮

言以足上文之意 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此言以少擊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此以少擊衆之法 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此以弱擊強之法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此爲以少擊衆者設難 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此爲以弱擊強者設難 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此言以少擊衆者當求合前法也 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此言以弱擊強者當求合前法也 武王曰善哉

武經標題 正義 卷七六 韜 三五

分險第五十 此言遇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處山險之法 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險之法 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是謂軍中之城守 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也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而言 武王曰善哉

大韜

用兵有分合之變

分合第五十一 此言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幷力合戰此言三軍分處而欲其合戰則先期者賞之而後期者斬之也

武鋒第五十二 此言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三五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十四變皆就敵言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言能冒敵刃而不畏也 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言能陷敵陳而不懼也 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言其直前不退怯也 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言其有勇力也 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冠兵之士言能冠暴敵兵也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言能致死立功也 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

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言因死者而發憤也有貪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言期必于死而不欲生也有贅婿入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言能激勵鈍兵也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言幸其得用而免辱也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于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總上十一等人皆當詳察軍之練士不可不察而選練者也

教戰第五十四此言教上坐作進退分合解結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

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教戰之法

大兵立威于天下教入以金鼓之節起居之度旌旗指麾之變漸次合成大兵自可立威于天下矣然立威又不如立愛一也

均兵第五十五此言車騎步三者相兼用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此言車騎之用如此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此反言之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正言三軍之衆車騎與步各成行陣而勢相當則易易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言戰于易地而三者之相當如此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二之相當如此險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言戰于險地而三者之相當如此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又申言車騎之勝步卒如此亦以易地言之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車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易戰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以車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騎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三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易戰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此言車戰用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衆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此專取身長力大而便習于射者

武騎士第五十七此言騎戰用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

不可不厚也。此取身長力壯而捷疾者

戰車第五十八 此言用車以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此上緊言車步騎三者。此下專言車。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敵。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此上詳言車有十死之地而惟明將能避之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陷謂以戰車而陷敵人也。此上詳言八勝之地見其在所當用也。將明于十害八勝。敵雖圜同千乘萬騎。我前馳旁驅。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此言用騎勝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此一勝也。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言敵雖整齊堅固。而欲鬬。吾騎翼而往來擊之。且更旗易服而疑之。則可克敵矣。此二勝也。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此三勝也。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敵人必敗。使敵不得暮歸其壘則敵必敗。此四勝也。敵入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此五勝也。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此六勝也。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此七勝也。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擒。此八勝也。此騎之十勝也。言十勝而止有八或脫簡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此一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此二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頓于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此三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此四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此五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此六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此七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此八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第六十 此言用步兵以取勝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

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此言步兵與車騎交戰之法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猶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龍人操行馬進步鬬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此言步兵無險可依但當置蒺藜行馬以爲壘置牛馬隊伍以爲闘材士強弩以爲備然後以四武衝陳疾擊之而不解也）武王曰善哉。

按六韜中大禮明傳文啓諸篇眞帝王致治之猷而龍韜以後四十三篇雖極禦敵應變之方而語未純且文伐之十二節上賢之六賊七害率多浮談殽論恐非周呂問答口氣故周氏謂其爲丹

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也然兵法最詳不可不講

增附馬步射法附刻武經節要卷之八

杭郡　庠生　趙光裕克栽甫　較正

○馬射法（馬射比步射稍易但要居常調習馬耳平日先慢行次緊行然馳驟之法宜踏坐不宜貼坐蓋踏坐則穩站坐則虛矣宜以兩膝將鞍頭夾緊勿以兩足將鐙鈎齊威公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繆公赦之以勝穰直拔於寒微吳將鐙踏緊一誤便致矣宜以身撰向于前不宜直挺在上蓋向前則不爲風勢所凌若直挺則爲風所裂而力不便鞍馬謝文以恭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白起之世舊皆信之儒怯黠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

選將

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由是言之可不謹乎古者國家雖安必常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才之可用也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鈎齊威公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繆公赦之以勝穰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白起之世舊皆信之儒怯黠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文以恭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所從君直擇則不爲風勢所凌若直挺則爲風所裂而力不便鞍馬謝文以恭軍摧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而庸人論將常視於勇夫勇者才之偏爾未必無害蓋勇必輕鬬未見所以必取勝之道也大凡將以五材爲體五謹爲用所謂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嚴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彊齊衆所謂五謹者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誠五曰約理者理衆如理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見敵不懷生誠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明君知此十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之言詞以攷之爲九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又曰二人交爭則知曲直二人論議則知道德二

前間有初把分
緊中把對鐙末
把抹揪之法亦
宜平日預習之
然場屋中馬弓
比步弓宜稍軟
若射賊則只是
步弓便了且射
賊須待至三四
十步方可發矢
若遠則難中亦
難殺人也要之
其箭俱勿口啣
以防應對失誤
亦勿插衣領及
履間以致取用
不便場屋中只
將二矢連弝挐
之對賊則用箭
袋多盛于鞍頭
可也
○步射法

人舉重則知有力二人忿鬬則知勇怯三人俱行則知先後二人治官則知貪廉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為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信將六曰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之謂步將七曰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為殿之謂騎將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彊虜怯于小戰勇于大敵之謂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也然而伎能有長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謂論除謹

弓
凡學射先須擇
弓之得手者若
手強弓弱則手
欺弓弓強手弱
則弓欺手皆所
不可然初學宜
使手有餘力
買弓須擇其胎
直筋舒膠勻乾
透即是良弓体
段但新弓須是
張而調之偏者
使歸于正斜者
使歸于平曲者
使就于直如病
在弝則以火調
弝病在閃則以
火調閃病在腦
則以火調腦或
以刀磋之又或
以兩手開其[illegible]

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爾前後之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亡遺此候之官爾隧路塞行輜治賦物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爾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浮輿無遺輜此輿之官爾然此五者之於大將也若車之有衆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車之用也故曰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容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戒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異也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

兩肢制其閃皆
可更宜焙烘得
法安置平正
弦
凡弦太長則漫
而無力太短則
木而不發箭太
粗亦木且難出
扣太細亦無力
且不耐久須要
適中
矢
凡矢要看其幹
不頭大脚小不
此輕彼重其扣
不緊不蕩其翎
且整且固然後
用之亦須與弓
相稱弓重則矢
亦重弓輕則矢
亦輕若矢輕于
弓則必跳躍矢

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何謂六敗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之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貴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肅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

重于弓則不到
矣亦須烘焙得
法安置平正
張弓
初學宜將弓每
每空張併習容
止俟空張既熟
容止亦端乃可
若遽然引弓發
矢則力不出心
又亂諸病不可
除
身勢
立脚須不丁不
八前脚趾一直
對把仍直挺勿
曲後脚須曲而
向前蓋惟後脚
曲向于前則非
但無突臀之病
且又有腰力然
身勢大槩有二

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貞偽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將職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達焉兵法曰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蓋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

全身望立引弓
謂之大架人皆
難之蹲足直腰
引弓謂之小架
人皆易之然猶
中亦各從其便
耳唯射賊宜大
架不宜小架蓋
小架蹲足而射
賊見而防我若
大架全身望立
引弓便發賊不
及知也
執弓
弓弝上設可施
六七分通矢即
以掌心頂弝猶
如握卵不可橫
弝若橫弝則指
不着力弝持不
固每箭打袖第
三四五指緊緊
武經標題　止義　卷八節要　四

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死生而民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戰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于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還怒樂而不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為將之災夫鑿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為生將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勝必死者可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為死將之審矣然而尚生者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戰如風發刃上果以敏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侮獲財散之清不可汚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怨已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養士不以畢財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者無獲自予而不循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

後手宜高若力
弱而後高則矢
不到弝矣須放
平此宜自家時
時酌量後手大
指鉤弦將食指
鉤大指然食指
矢須直向于下
若橫斜則致鈎
弦而發矢偏于
弝右矣食指內
節一直傍矢不
可太遠蓋惟傍
矢則矢不落地
而不太遠則矢
不曲向于右耳
或以中指鉤大
指而直伸食指
傍矢又或以食
中二指鉤大指
名曰雙鉤此亦
各從其便耳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五

發矢
發矢須知箭在
弓右視在弓左
箭在於手視在
於的若視箭則
不中矣故須兩
眼凝神看定弝
子約日左手提
起弓左臂與左
肩皆轉向于前
務令臂肩與身
一直就弓碼眼
直挺如拒牢不
可動右手扯弦
須傍耳邊扯來
愼勿挨胸抹妨
後手及後肩與
前臂前肩一直
如線見得弓滿
又參正對日中
即着力一發蓋
自持弓矢之時

答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熟於利害而後能遠茲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辟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于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而後所撫無不從移所指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人乃樂鬪與師動衆人乃安鬪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險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藏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下之為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彊不能不使不欲能安諫能聽諍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益謂此矣

節當審固及至滿而將發最要倍加精神愈審愈固務求滿而又滿正而又正斯可至可中矣然太遲久反至臂力耗竭發矢無力又所當知〇然發矢之時又要兩手齊分前手一擊後手一擊不輕不重無先無後則矢疾而不偏試看中箭多在均之左者必前手用力之過中箭多在的之右者必後手用力之過故只要兩手齊分自然疾速且不偏也然前手之分必自肩而臂而拳一齊進力始得若正用拳力則矢非大郎開矣

又射時遇左風即迎左而射遇右風即迎右而射此法固然要之一遇有風前手極力一擊後手極力一擊則矢之去也寔而不虛雖有風不能動矣其爲風飄去者特矢虛耳然則因風而迎左迎右不若因風而力擊力擊也

又用力有先後

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赦其名無變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三軍既惑既疑是謂亂軍引勝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强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

有微撚開弓之始前臂着力將滿之際兩臂齊力則胸前骨開背心肉緊若胸背無微撚必兩臂求齊力也

又臨射時手足臂目各要定位如以的爲主前拳對的目在拳之上的之下前臂在目之下前足在拳之下箭在頦之下後手在右乳之前若繩之直焉可也

又所謂彀者謂引弓至拳開一直如線後手已盡更不能復來其鏃却在指上此便是彀若臂肩未直鏃已上指亦未是彀當更用長箭若臂肩已直後手已盡鏃未上指當用短箭以鏃到爲期又不可于引弓之初先將前手挺直後手又不能拽開以致拽至前脅下無可去處便以鏃上指爲至於彀了此又大不是矣

又箭短不必提起手射但將前手之勢後手之擊畜力一緊便到矣若箭大則

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神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膂力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于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使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選能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材以助觀聽以咨籌略春秋戰國之際雖九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來所履可則明試而錄之凡沉謀秘略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能爍金劍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蹻健能猿騰鵰擊踰溝越壁者可使佐誦凡此色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過資給則隨色爲差次

料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猥所使人各當其分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千人其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蹻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強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

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親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鬬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居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或有番健則以番將統押每將一百五十人番戍鬬戰善聚散必以隊少爲利也

料敵將

夫敵國治戎交合而舍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能否而後戰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左右既震則敵雖衆必擒其將故其將愚而信人者可誘而詐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輕變無重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凡兩軍相望而患不知其將者嘗令小也得無矢乎其發矢皆當審固但將發時尤當加意耳

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其衆譁旗旛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必奇兵誘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謀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怨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減竈合營則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候晨朝以冥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爲防備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已

講武

又開常要握緊手臂時時對杜挺直使之堅固

又開常要凝睇定目先望五十步外漸及百步外以一物作准看得其中明明白白雖細微處亦若粗大久之則精光凝聚臨時分明臨射時自得天巧

夫射之道不外巧力二者而學射之法亦不外審固二者既知操存涵養于未射之先豈復有臨射而失之者乎學者其知之

傳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此不習勤卒之過也其法百不當一故曰軍無衆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負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衆以之對敵如委肉虎蹊安能求勝哉所謂治者居則閑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雖絕成陣班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將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益士有未戰而震慴者馬有未馳而疲汗者非人怯馬弱不習之過也前古講武教旗之法草教習勤之常雖未盡制勝之方要之卷舒離合坐作進止不失其節矣然後觀敵應變臨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無強對寧不由斯而致焉方今雖有訓練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旛雖設不主進退鼓角雖備不為號令行伍雖列不問稀密部陣雖立不講方員但見敵即馳遇地即戰不制奇正不為備伏不擇險易不詢孤虛及夫連師百萬決機呼吸事不素定難乎應敵今故悉采前世教閱之法重復研究詳載于篇夫訓士之法雖貴約棄煩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齊勸指顧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須兼存故但習其容不可施之戰鬭者草教日閱是也雖曰訓習便可勸為行陣者講武教騎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閱是謂教而無漸不後講武是謂訓習而無功斯則交相為用而成折衝靖難之具也若夫乘三農之

增附棍法

棍法 棍非大將之事亦可為選將練兵之鑑其要只在避實擊虛而得心應手耳況棍法一通則凡鈎刀鎗鈀各器之法從此得矣人言用棍如讀四書鈎刀鎗鈀如習一經若四書明則六經之理亦明武藝亦然信矣

棍法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後彼忙我靜待知拍任君鬭

陰陽更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打一挑過身着力步步進前天下無敵

邵陵棍法歌 懶把琵琶一炷香左手琵琶仔細看換來右手依前勢脇下中平誰敢當上脚遮攔并護膝退步童子抱心香紐手三鎗人難躲鈎開二棍那能防分鎗上脚鈎攔打脚上撻來敵膽寒紐線連進三五步打闌中平滴水鎗

隊習六師之容順威儀明少長嚴賞罰陳號令麾焉使必從指焉使必赴則將帥者當於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教平原兵上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生勇也各以兵馬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來往不閡馳逐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陣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不趨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麾合乍離于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子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初位信其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廂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既畢大將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守之使壯士五十奪旗左廂奪右廂旗右廂奪左廂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則賞負則罰因是使習知立陣之法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護日閱以便坐作

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大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大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強又教之抵對令詰苛整肅趨蹌捷敎之裝束使裹幞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算單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次食寢卧順時謝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教戰之法號令既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拆伐猛劣而為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挺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孥之長短大小揷刺深淺速遠近射的親疎干甲重數而為之等教弩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而為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為之等此教器械之略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非此物歟

敘戰上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絶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於立尸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已一得地利一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内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白徒敵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

上義八卷八節要　十二

武經標題　正義八卷八節要　十三

分合為變者也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財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弗舍迫而勿去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太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為衆易衆為寡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衝其所虚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所

戰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鋭
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
當縱者擊其徼靜避其逼擊其倦勞避其閑窕無擊堂堂之陣無邀
正正之旗至若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又曰
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鋭而來
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開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
若何曰先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饒野糧道也先之奮
敵人之心也夫戰兵貴勢又可以先戰而震敵于其乘利則疾而奪
敵不暇支則辟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搜手然則兵之所
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
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闕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饑渴前營未
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
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
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至於
漂石者皆勢由然也可不務乎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
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
疲人倦而不解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
居則亂以戰則北矣其要在更戰更息則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人
戒分日夫衆以合寡則爲追裏而開之或分而迭擊或主分而乘之
彼衆則以方從之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兵士甚陷我乃不懼故知
以固存以危勝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則智者不得

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猶爲不可故其
顓武而國利兵久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糧
不三載因糧于敵以足軍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
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亡四勝者禍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此謂兵顓戰久殘人屈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王知將以言乎戰者
莫之敢易也

敘戰下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旄旛爲麾夜以金鐸鼓柷狱爲節麾左而左
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
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不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
哉故戰之道等壘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位欲嚴政欲衆
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陣行惟疏戰惟密遠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匆
示則不散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兩鋒相值有將未知敵則用寬
而觀其變進退而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又
襲而觀其治設而觀其作皆候敵家先動變生其間我得其形則以
計應常擊其亂不攻其治故善戰者應形於無窮其理未可見且以
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辟夫虎豹不
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
也或待衆之作則循而勿鼓故曰稱衆因地因敵陣令心雖然若後
動者不能觀敵而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故曰先則弊後則慮也又曰
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敵攻則屯而伺之敵謀老我
師堅陣不動則譟以先則擊其宜駕其卒致其屈襲其規上下同欲

一田螺占吉凶法
凡兵之夜將帥就寢解旗纛之前稍百北斗用新盆一面中心一箇寫賊人放田螺在水盆中水用一寸深大明便見吉凶放田螺之時望北斗呪頭誠心頂禮自然感應呪曰
田螺螺田螺螺舞知風知雨賊人不來各守營寨急急如律令
田螺螺田螺螺舞知風知雨賊人不來各守營寨急急如律令
呪了再拜而退天明看之若賊螺入軍營不得地軍螺入賊營其賊大敗我軍大勝兩不動無聞守之

猫眼占定時候法
子午卯酉似線寅申巳亥如珠貝辰戌丑未如棗核樣十二時辰憑眼見
天文門占
天衝如人赤首

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誓以居前無復先
衝夫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
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若擅利則釋旗迎反之夫戰以猶豫爲凶以隱微爲勝事莫大於必
果功莫成於勇決辟夫一盜奮戈於市則萬人辟易非一盜獨勇萬
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故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
以敏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以輕行輕危以重行重無
功進則相爲重輕也夫必勝之兵必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戰也辟
夫搏獲狡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所以能爲暴故
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善動者形之形之敵必從之予之
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所以佯北勿從餌
六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審
因求勝不可窮也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十六

用車

車戰三代用之秦漢而下浸以騎兵爲便故車制湮滅世莫得詳至
漢衛青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縱騎兵出擊單于於是遁走李陵
深入胡地猝與虜遇衆寡不敵陵以大車爲營引士於外千弩俱發
虜乃解去晉馬隆討署機能賊乘險設伏遏截隆前後隆依八陣圖
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
遂平羌衆唐馬遂亦造戰車蒙以後猊象列戰於後行則載兵甲生
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兵法曰用軍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
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

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
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
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
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
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遂其糧草若進
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健走追奔馬
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車旗力可引弩入石能
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五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
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
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
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地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十七

上陵仰坂者車之迫地殷草橫野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
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深塹者車之壞地
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
者車之死地也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凡以車陷敵者
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搖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
或後或坐或起卽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
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
卽陷之遠行而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
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
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卽備以
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

日不飽金黑者主藏中兵起
日旁氣如鼓鐘者主敗軍
日暈兩三重赤者主兵
日交暈一重有耳者主天下起兵
日黃交加氣主兵
日如青者胡賊大亂
日暈兩耳一虹貫日相向者從上戰勝
日月相對有破天下大亂
日有暈四段者兵行大勝
日西生東沒南生北沒主天下兵起
日暈如雲者前戰失利
日暈五重主大兵起
日暈有耳隨身主兵大勝
日暈如金色有赤耳者主將有喜
日有四毛笠者大勝
日暈如草戰則大勝
日暈有赤氣盤旋在上王軍大勝
日色厭厭先輸後贏
日色皴皴牛青
日當如砌背向者不可戰敵必敗
太平
天鋒狀如矛戰或下或上有尾有毛出則地亂兵起
天裂者賜不足主地欲分裂
天開者人生見之當老者主壽
天鳴有聲百姓勞形
日占
日一重向月隣國有大兵
日入月中不出九十日兵大起
日青黃赤雲在上者主兵喪之事
日上有黃氣盤旋者天生將兵不出一年應之
日半暈抱日不貞正者半月外主有大兵
日半黑半白若鬧者主天下兵起
日出衆多天下大亂
二日並出天下大亂
日暈一重外抱者主敗兵死將
日暈白者主兵

利也

奇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為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待堅敢於晉正而無奇也項藉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而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為兩法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亦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避之強而備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所不備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為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覘漢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關羽討龐

多兩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氾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秦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丞肆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誕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荊人以不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邢徑而趨劒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為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隰之形必預討之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輜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拘澤窮宴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擊之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方破圓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讓號令也山林翳曾者所以黙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辟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大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察敵形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

月暈有星南軍勝
白虹穿月防有刺客
月下有五色雲氣現宜謹守奸細主虛詐空城宜早回兵
月有祥星捧大吉
流星入月必有大恐
月赤不戰凶黃色風起主將軍喜
月晝成光輝者主奸謀
月赤色者主客勝
月初生有暈戰客勝
月滿色無光客勝

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奇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益多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若不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變見則擊之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

占風
凡占風法以雞毛八兩豎于五丈竿頭立在營中看風來處定吉凶
風從東南正南來名大弱風主又勝
風從西南來名陰風主人勝不宜動
風從西來客勝
風從北來名大剛風客勝
風從東北來名小剛風主客爭勝
風從後來者隨風戰之大勝
遲風者宜固守

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為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要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解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又有不卜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饑渴務於取遠二也師既淹久糧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聲高遠三也軍資既竭薪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馬疾疫四隣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

風從敵上來宜急者切宜備之
風從東北來或六日或六十日主東南敵至
暴風從正南來不出十日主正北敵至
風從西北來或八日或八十日主東北敵至
暴風從營中轉迅者主營中十日有火
暴風無故平起吹倒旌旗帳幔主大凶將軍失位
六窮日六癸日是也
風從上轉至亥止者軍中欲叛

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諠亂七也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流傳賞信刑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譁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鼙之音隰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雲霧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譁譟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

風從月刑上來敵不出一月至矣
風從日刑上來敵半夜至
風從車刑上來急速主有大賊至
凡出軍忽風吼雷鳴人馬亂驚者有賊大戰
風從太歲上來主將死亡
暴風惡氣吹沙走石旂鎗偃折北風大凶
風勢隆隆如車雷鼓声若名曰宮風其將寬和有信
風勢如金石相敵如金声雜佩

其或自伏兵之上譎為棲鳥安高不動或疎人立於草木之中挽弓別彈以祛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術也

下營擇地

夫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太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為慮居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竇入牛口之類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無水及死水恐渴飲之病不

和衲者名曰商風其將威猛而好殺風勢庸庸習習如勤林木者名曰角風其將仁起不可欺詐風勢如含馬久駐翼翼者名曰穀風其將猛烈難與爭鋒風勢如流水揚波厥氣相雜者名曰羽風其將貪暴多奸詐風從五音相生位上來天色清明人馬無逆上下備心風氣調暢運行駿捷風從卯酉羽上來此名母來翅子來扶母主大勝天色清明風勢和緩者兵捷天氣昏濁風勢寒嘔塵土蓬勃者凶交戰之時風雪相交即急戰大勝風勢緊大雪氷小薄主勝客負風勢微弱而雲氣濃者客勝主敗

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士卒之絕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處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蓬故村墟落荒城古岩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之水無草謂之天竈穹窿傲背四面平坦謂之沃焦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衆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改令繕礪鋒甲勤誠誓衆以祇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岡金鐸之音揚以清聲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曰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拇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法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也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襲邑蓋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書行則有暴來之闖夜止則有虛驚之擾

左右有宜防伏兵雲占凡看雲只論子午卯酉四時餘并用隨日月北斗看驗天陰雨時只論天色雲黃者和氣無敵雲黑者乃賊氣有敵至雲白者兵氣前後有外兵來救雲左右聚來者策應雲起于後者大勝雲紅者血氣漫來者有賊敵至

雲青者瑞氣有朝廷貴賜散兵文書之兆雲黑而漸小者我勝賊敗雲青紫雜者有講議皆虛詐也必無戰矣雲五色者吉黑雲貫日主將凶青紅雲遊日大吉光不減大吉牛雲挿牛月月光依舊大吉宜進兵雲掩日凶不宜興兵五色雲氣月月白黑雲聚散不一凶

頓舍必就薪水善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敵寇者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草蒲葦之可以隱藏者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衆之衆少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暫無凡用軍事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諜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索舊堰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

教弓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勤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常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弦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矣故或升的於高山或置的於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儒腹惡傍引頭惡脚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誅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鬬出弓爲懷中吐月平箭爲絃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叠小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胡之法也胡法力小利于馬上漢法力多利於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齕弦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遏頭

指亦爲妙耳其執弓欲使兇前入扼兇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使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其有聲而缺矣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謀用計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誘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攻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奸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壞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經不許

散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若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中備之物此所以免轉輸之勞也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鬬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守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少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衆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衆加之得太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嘿而待毋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衝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強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沮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古法

士卒流星墮吉軍中大凶可急速退兵
流星色青名地雁兵起不利
地理門占
地震主民困戴敵天下兵起地裂主軍中以下謀上凶
山鳴天下大亂
地勢左側右傾名曰鬼陣主三軍安營多號困
地勢高而後凹者安營主燒兵退難停
地勢心高四邊下安營多燒不
地多冢墓者不利
地東高西下號分水地不可居草木門占
本非時林落此金刑本也有墓
枯木冬生陰陽矢位進兵不利
本生一夜盈尺者不可進兵
木卒生道中忽自鳴作金聲地分裂
軍營中草木自死凶
軍中地生五穀天助之兆一軍受賞

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卽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閒時須稍寬闊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若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背上設敵棚敵團敵樓而覘敵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牌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穹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敵人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淝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凡水困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高下始可用之也

陣法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伐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鼓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于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嘗不隘按陣而居常以

我逸待彼勞常以我治待彼亂常以我近待彼遠常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鬬衆如鬬寡非形名不輯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其體易明其習易成從昔之成法當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耳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夫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捍此教習之詳也然則陳兵勢衆者胡可忽之而不務耶議者或曰武夫介士出於閭井非有明達之姿強敏之性而令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陣緩馳電發俄頃之際事日煩多則心迷意倦勞而無暇安能乘便奮銳獲敵制勝哉若但使聞鼓知進聞金知退辨旗旗之指麾習器械之便利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勸兵示法殺敵致果玆誠一端之論不爲無旨

鳥獸門占
野鳥飛入營中
賓軍將去
烏巢城上城下其城受圍
烏不巢木多在屋上此失常也
衆烏集水上有兵戈興起
烏集鼓上將軍病死
大鳥穀物于軍前主有大功
衆鳥徘徊于軍上主有舉兵
羣鳥相迎聚于軍中有兵起戰則有功
衆烏在營上交扭相咬目下有兵戰
衆烏翔起臨日羣下有謀備之
覽有而有烏來迎者敵人伏降
兩軍相向有烏飛突衆者下有銳兵防之
飛烏來逆戰主軍凶
衆烏飛鬬于市井者主有兵有大鳥逆行于陣上主兵至
羣烏四向鳴軍上有衆兵
羣烏集軍營前後主凶
烏噪自死于營中者主大凶
烏集軍中鳴噪

血流于地者不宜攻戰
野鵲多者冬寒主有大兵至
雉鼠軍中相鬬者主兵至
蝗蟲別處飛來忽死三日內大兵起
爲集將軍旗上有恐懼憂疑
龍蛇軍中水或鬬于城邑必有爭戰
蛇集道中及邑中主急兵
營中多蛇散敗之兆
軍中見蛇在地前有伏兵
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大凶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三六

軍營既成有蛇求食者急移營吉
雞鬬大兵
雞下卵而生子及異者主有兵

大軍在前堅城未下欲戰則勝負未決欲攻則利害難知自非整飭車徒部分營壘或先據地之要害或先扼敵之噤喉蛇蟠月偃中權後勁疇能收萬全之勝哉孤如平原大野深林險道前丘陵澤乘高趨下頓兵擁衆呼吸咳命若不素練設施敢問何以取之然後知議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言兵者其說曰兵猶水也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自以教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離則雜而無章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自服其柱而謂琴無五音其愚而妄決矣昔諸葛亮推衍八陣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數萬東屯滑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出會亮死僅能取勝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轉戰千里破羌機能數萬騎之衆以復涼州今謂二人爲庸將可乎謂不爲戰陣之陣可乎此筌之不足爲準也

邊防地形

諭曰今北邊控扼之方中國形勢之地西自黑盧口東距滄海其間三百餘里中國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且自順安軍東至莫州六十里皆是川塹溝瀆葭葦蒙蔽泉水縱橫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則不能馳騁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至海水口皆是營田堤岸隔水漸泊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則不能騎射又自順安軍西至安肅軍約五十里夾兩河之間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羅之地也彼則不能騎戰又西至廣信軍二十里夾二軍之間也名磽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則不能奔衝此中國得地形之多也夫引方之民恃其勁騎利在平地中國多步兵利於險阻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兵法謂走不逐飛步不逐騎較然可知矣今北邊要害阻塘水之外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可以長驅深入乃中國與匈奴必爭之地自牟山至稻山凡路口十餘八角口九闊幾二十步其餘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陽口趨北山路岳嶺北皆趨蔚州界石舊銀坊冶山路並入冤之所此守邊之將所宜經略也若胡馬南牧王師分入虜境牽制其勢則保州沿邊都巡檢緣西山路入幽薊北平軍路部署出飛狐口路入蔚州界東莫州路部自白溝河入涿州界河東麟府路軍司馬渡河入天德界代州部署出西陘等山谷間入雲朔界尚嵐軍兵馬出草

牛夜鳴主有兵
狐狼向彼軍叫者彼軍敗
軍已安營而牛馬驚入軍戲主敗
營中鼠作雌雞聲不宜安營移之吉
夜鼠咬旗鼓者賊來劫營
鼠咬兵杖主被傷
鼠咬人足主敗亡
騾馬相追戲于軍門主軍敗
軍中見龜者主兵敗
營壘占
牙旗摧折者軍敗
營內地折裂者主將亡
營內將軍床自動者有刺客
營中刀劍忽鳴者防人爲奸
帳幕無風自動軍敗將無故自汗出防刺客
衣服忽自濕者兵敗

武經標題

正義　卷八節要　三七

城川路入朔州界北扼吭擣虛之義也城狄入寇又嘗詔分兵三路以六千騎屯廣信軍將佐三員領之五千騎屯保州將佐三員領之五千騎屯北平軍將佐三員領之以抗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披城誘戰若其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廣信之師與保州交會使腹背受敵而乘便掩襲若其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軍兵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州信安軍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將佐三員領兵八千屯永定軍又將佐三員領軍五千屯邢州拒東西路戎寇將逼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合擊之又令將佐三員統兵一萬於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賊由東路則將佐三員領兵五千會莫州路軍犄角攻之仍命上將一員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

按七書者諸人各陳所見如珠之盈盤不相統會而節要一書則取七書要領而會通之如珠之有貫而不紊者昔思齋朱先生刻之於曾而閩南虛亭鄭先生又刻之於齊誠謂其得七書之要而於後學最首裨也余謬釋七書爰併刻之亦欲學者由博以至約耳學者先觀七書以博求之載觀節要以約求之斯不難諳兵哉

玉齋居士趙光裕謹識

玉齋趙先生浙之上虞人遷於杭郡遊於杭序嘗作易經義訓以授長子開之作禮記義訓以授次子申之且雅好諳兵慨武經無明註又作標題正義併校節要以啓迪武士夫文武異學也而先生兼之豈其一以貫之歟愚不敢知子云言不試故藝其殆先生之謂也夫

門人方鎮頊首拜識

重鐫武經標題正義卷之八 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類

太白陰經八卷

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傳寫譌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險阻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内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於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為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為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為水戰具濟水具篇則取為軍行渡水大攻具篇則取為火兵井泉篇則取為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為聲感人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譌阮逸所傳又亂以偽本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陽總序及天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進太白陰經表

臣荃言太白陰經者記行師用兵之事也臣聞太白主兵為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法焉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肅皇帝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惠遠方賓服罔有不庭雖武尚征伐而兵不可弭德貴柔遠而謀不可忘臣荃少室書生才非武職敢越樽俎輒述兵書起天無陰陽終兵家心術凡一百篇勒成十卷號曰太白

陰經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囊括無遺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錐刀大至城堡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轅門有之雖桴鼓之吏厮養之卒亦可為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探元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為濟時之用臣自風塵悖亂牧圉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挾經懷慚辜負聖化職守有限不及蹈舞闕庭謹附表并經以聞

臣荃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荃上表

太白陰經原序

太古之時蒙如嬰兒人不識其父夏則居巢冬則居穴與鹿豕游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見勝敗之術夫心術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勁旅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氏族故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傾命是以兵家之所秘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今所著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為不如此則兵不能振故藏諸名山石室間承帝命欲備清覽敢昧死以進

唐永泰四年秋

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譔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謄

御書祇候臣張永和監

入內黃門臣朱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監

唐李筌太白陰經篇目

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
地無險阻
人無勇怯
主有道德
國有富強

太白陰經 篇目 一

賢有遭時
將有智謀
術有陰謀
智有探心
政有誅強

卷二

人謀下

善師

貴和
廟勝
沈謀
子卒
選士
勵士
刑賞

太白陰經 篇目 二

地勢

卷三

兵形
作戰
攻守
行人
鑒才

雜儀類

授鉞

部署
將軍
陣將
隊將
征馬將
鑼人
相馬
誓衆軍令
太白陰經 篇目
關塞四夷
卷四
攻戰具類
攻城具
守城具
水攻具
火攻具
濟水具

三

水戰具
器械
軍裝
卷五
豫備類有總序
築城
鑿池
弩臺
太白陰經 篇目
烽燧臺
馬鋪土河
游弈地聽
報平安
嚴警角鼓
定更鋪
夜號更刻
鄉導

四

井泉
迷途
宴娛音樂
卷六
陣圖類有總序
風后握奇壘
握奇外壘
偃月營
太白陰經 篇目
太白營
陰陽隊
教旗
草教
教弩
合為一陣
離為八陣
地陣

五

風陣
雲陣
飛龍陣
虎翼陣
鳥翔陣
蛇蟠陣
卷七
祭文類有總序
太白陰經 篇目
祭牙旗
禡馬神
祭蚩尤
祭名山
祭大川
祭風伯
祭雨師
祭沙門毘天王

六

捷書類
露布
藥方類有總序
人藥方
馬藥方
卷八
雜占類有總序
占日
占月
五星占
流星占
客星占
妖星占
雲氣占
分野
風角

烏情
卷九
遁甲類
太乙式
課式
向背擇日
出師安營
卷十
六壬類
元女式
察情勝敗
主客向背
神煞門户
龜卜
山岡營壘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篇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為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為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至仁以萬物為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

不為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為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沈木流金堅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瘁而蒙蔽之草不傷陰陽寒暑為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為陰陽而變之哉昔者王莽徵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閒及昆陽之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嚴五將不具耶亭亭白刃錯設太歲月建誤耶殆至於如此古有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為賊所逼營中豪傑皆遁伯松曰今日返吟不可出奔俄而賊至伯松見殺妻子被擄財物盡掠桓譚新論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解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情哉太公曰

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時祀而得福人無厚德徒占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能擊而侍龜筮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故良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子

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為人害人事不起弗為人始蓋天時者為敵國有水旱災害蟲蝗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生也欲正後世作為譎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

經曰地利者為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不德武王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沂隴終南太華踞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苛刻子嬰迎降於軹道姚宏面縛於灞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政刑不修吳王終於歸命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夾右邛僰南有瀘溪之障北有劒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能佑無地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乎德戰守在乎地惟賢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豈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沂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拙勢失則勇者怯既言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嶢關

杜洪之將北於戲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擒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為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擄王離殺蘇角威加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感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伏劒則齊人詐乎越人澆薄

越王句踐以殘亡之國恤老弱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果澆薄耶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僇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汧隴之人勇苻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可湮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將至則汧隴之人何得而稱勇所謂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全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

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足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兼弱昔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小國之君非疏道德而親權勢權勢用則不得不親道德廢則不得不疏其理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天下不能

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則志平神清者智之原志平者心之府神清志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知萬物之情裁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至德德薄而位尊者謂之至道與其失於小人不若失於君子失於君子猶未關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

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境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魯以頖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強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富強篇

經曰國之所以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事而富在粟謀戰者權之事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武則爵爵則任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桑農桑勸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故古者聖人法天而帝賢君法地而王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強乘天時者春樹穀秋殖麥夏長成冬收藏因地利者辨燥溼別土宜疏泉源濬溝洫國有沃

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用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旅不備也通四方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以地之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以成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涇之丹砂荊揚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桐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豫之漆桑絺麻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燕之角荊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財也燕之

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陳之宛邱鄭之陽翟洛之二周吳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鹿宋之孟諸此地之良也人居其地非有菑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惰則奢也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也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貴而相兼并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百事可興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貨財可

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地誠任不患無財人誠用不畏強禦故神農教耕以王天下湯武教伐而王商周國愚則智可以強國國智則力可以強人用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是以漢武平南粵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珍寶異物充乎後宮駒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庶乘堅策良人厭葡萄橘柚是謂智強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壅田之令使商不得雜農不得雜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征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庾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為軍資乘時東向而并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也故知伯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

經曰賢人之用於世也無藉地無貴宗無奇狀

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乍醉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同而志合信符而言順如覆水於地先流其溼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俎之閒升陑而放桀太公朝歌鼓刀之徒孟津賣漿之叟耳周得之垂綸之下殺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闔廬聞風而高其義下階迎

之三日與語而言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湖之墟為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至狂大夫種來觀而知其賢叩門請謁相與歸於地戶管夷吾束縛於魯桓公任之為相百里奚自鬻於秦穆公任之以政韓信南鄭之亡卒淮陰之怯夫漢高歸之以謀故曰人君之心如明鏡澄泉圓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賢任能不失其時若非心之覺非智之明因人之視借人之聽

其猶眩瞽瞍以韶濩元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夷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興桀紂失其道而廢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非在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智謀篇

經曰太古之初庸成氏至柏皇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罰而人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周室弱春秋戰國廢道德任智謀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諸侯漢用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

而平南河苻堅任王猛之智得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僇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陳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者也故曰將軍之事以靜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謀篇

經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者也量權不審不知輕重強弱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茲三者聖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焚惑敵國

之主陰遣諂臣以事阻之惑以巫覡使其尊神事鬼重其采色文繡使賤其菽粟令空其倉庾遺之美好使縈其志遺之巧匠使興土木以竭其財役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化為淫俗奢侈驕恣賢人結舌莫肯匡助盈賞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下祀鬼逆忠進諂請謁公行而無聖人之政愛而與官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罪怒則肆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着龜卜筮禱祀鬼神讒諂諛佞奇技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非者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諫之路然後淫之以色餌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為欺以欺為信以忠為叛以叛為忠忠諫者死諂佞者賞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可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擄其國可隳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夏桀放周用

此而殷紂殺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晉用此而智氏殘韓魏用此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兵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伯王之業萬乘之主無破亡之日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傾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教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智有探心篇

經曰古者隣國烽煙相望雞犬相聞而足迹不至於諸侯之境車馬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起而淳樸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用閒諜縱橫之士專纂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邱墟魯遵通儒宗廟泯滅非達奧知微不能禦敵非勢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情僞不能成名才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實不明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子述

揣摩捭闔飛箝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於諸侯之國探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混而雜說包而羅之證其心靜其志伺人之心有所愛惡知其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應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因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事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如養由之操弓如逢蒙之挾矢百發而無不中正猶設置罘以羅魚兔張其喙磔其腰虛其腹必衝網而挂目亦何有矛遺哉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敬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異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賄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乎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博

與博者言依乎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以應今與貴者言依乎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乎物富積財而物可寶則財不可以易寶與貧者言依乎利貧置乏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乎謙賤不尊而謙卑遜則卑不可以語尊與勇者言依乎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懾剛與愚者言依乎鋭愚質樸而鋭聰明則樸不可

以察聽此八者皆使同其道而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而不曉知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阻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成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遵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之長蔽己之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嘴

距螫蟲之動必以毒介蟲之動必先甲夫禽獸蟲豸尚知用所長以制物況其智者乎夫人好說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遏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出我之右徐以慶弔之言憂喜其心使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斬僇誅伐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怒與賤者言慶則悅搏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惑其志情變於內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觀其所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王霸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也所謂亂軍者豪家強臣閹寺嬖昵專三軍之權擅大將之威公政私行

私門公謁上發謀下阻議上申令下不行猛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宜誅之尼父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治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軍容肅魏絳僇揚干之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僇強者增其權威權生於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愚豪強有兼才者則駕而馭之教而導之如畜鷙鳥如養猛獸必節其飢

渴翦其爪牙絆其足鍥其舌呼而隨之唉而走之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其惡積其凶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結於萬人然後謀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為將帥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盛軍之威哉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二

人謀下

善師篇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諸侯僭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之時夫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者以孫吳為宗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技擊是亡國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國之兵秦

之銳士是干賞蹈利之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技擊不可以禦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乎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放桀伐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南

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所謂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永至末代任詐力貪殘故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刑僇子孫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

民之害也

貴和篇

經曰先王之道以和為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秋左氏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強諸侯諸侯誰肯心服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也是故晉悼使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八年之間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姜戎亦歸晉惠以納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崤之師譬若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有衣裳之會未嘗有歃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戰陣之事兵者不祥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

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啗之啗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統車馬銳甲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且柔可以示德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紀綱地貴定順不失生長均平之土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

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戕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時縱酒荒色遠忠昵佞窮兵黷武人失也上見天災下睹地殃旁觀人失兵不則天不可動師不法地不可行征

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贊其時地資其財人定其謀靜見其陰動見其陽先觀其迹後知其心所謂勝兵者先勝而後求戰敗兵者先戰而後求勝也故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以此觀之勝負亦易見矣

沈謀篇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者敗心與迹異者勝故曰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惑其真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湛然若元雲之無象淵然如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術數不能窮卜筮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四陣之間其謀也策不足聽其勝也形不足觀

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賊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至事不說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下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者利之使其難厭強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使其疑貳難厭則公正闕驕矜則虞守廢疑貳則謀臣去周文利殷而商受殺句踐卑吳而夫差僇漢高離楚而項羽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役諸侯者以策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

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併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逸擊勞者武之順以勞擊逸者武之逆以衆擊寡者武之勝以寡擊衆者武之敗能以逸擊勞以衆擊寡吾可以得全勝矣夫竭三軍氣奪一將心疲萬人力斷千里糧者不在武夫行陣之勢而在智士權算之中柔分弱分卷之不盈懷袖深分密分舒之可絡寰海五寸之鍵能

制開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周萬物而不殆曲成萬物而不遺順天信人察始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籍斂不過什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行師士樂其死古之善子卒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然後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下報之亦厚且士卒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使習鋒鏑突兵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養之禮恕道之小惠漸之若慈父之愛子也故能救其阽危拯其塗炭卑身下士一其甘苦親臨

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出不乘馬雨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妻子縫補於行閒身自分功於作役簞醪之饋必投於河挾纊之言必巡於軍是以人喜金鐸之聲勇鼓鼙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以報之於將也故曰視卒若嬰兒可與之赴深溪視卒若愛子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死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諧妻可以攻齊一僕庶可以攻魯王翦李牧吳起田單穰苴輩竟以此術而兵強於諸侯也

選士篇

經曰統六軍之衆將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混而雜用即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奮其敢力者無所著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何取於勝負哉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夫選士以賞賞惟其進用士以刑刑惟其退古之善選士者懸賞於中軍之門有深沈密謀慮出人表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智策之士有辯縱理橫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請謁之情性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蛟鼉跳身捕虜搴旗摭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敢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營壘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趫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得而聚之四百二十斤

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說說陰陽者下賞得而聚之名曰技術之士夫十士之用皆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策之士談說使辯給之士離親間疏使間諜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導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強使猛敢之士掩襲侵掠使趫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摧剛使巨力之士訛愚恐癡使技術之士

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興失其道而亡興亡之道不在聰明文思而在選士任能之各盡其才也

勵士篇

經曰激人之心勵人之氣發號施令使人樂聞興師動衆使人樂戰交兵接刃使人樂死其在以戰勵戰以賞勵賞以士勵士木石無心猶可危而動安而靜況於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

戰勝於外班師振功集衆於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錫以錦綵之衣繒帛以豐儉為準坐以重裀享以太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綾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酎酒大將軍捧賜偏將軍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功超百戰斬元戎之首搴大將之旗功高於衆故賜上賞子孫後嗣當稱元勳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次功賜以銀章朱綬紋綾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酎酒父母妻子賜以繒帛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醽酒偏將軍捧賜子將軍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某乙等勇冠三軍才輕百戰斬梟雄之首搴虎豹之旂功出於人賜以次賞子孫後嗣長為勳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榮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下功賞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醽酒父母妻子立而無賞

坐而無席子將軍捧賜卒長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僇力行間劬勞歲月雖無搴旗斬將之功實亦跋涉疆場錫以下賞子孫後嗣無所庇緒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令畢命上功起再拜大將軍讓曰某乙等忝列王臣奉將軍令敢不盡節有愧無功叨受上賞大將軍避席曰某乙不德謬居師長賴爾之功梟懸凶逆盛績美事某乙等無專美退而後坐命

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無謀無勇遭師長之命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諸退而後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遭師長之命決勝負於一時身受次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諸退而後坐夫如是厲之一會則鄉勉黨里勉鄰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州勉縣朋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聞金鼓之聲相踐而出鄰無敵國邑無堅城士何患乎不勇哉

刑賞篇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謬而奸不犯其人醇湯武鑿五形傷四肢以謬輔刑而奸不止其人遙有虞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治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為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為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為直而軍亂不賞勇賞勇則爭為先而陣亂夫設事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也賞其常則致爭致爭則政亂政亂則非刑不治故賞者忠信之薄而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無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賞禁奸以刑勸善求過不求善而人自為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明主首出庶物順時以撫四方執法而操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功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又曰能生死而赦殺者上也刑賞之術無私於人常公於世曰為其道也非自立於堯舜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周得之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失之而天下亂治亂之道在於刑賞不在於

人君過此以往彌綸宇宙纏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錯而不言

地勢篇

經曰善戰者以地險以勢勝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坡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窞塘之中則不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方棱偏匾之石則不能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

赴深溪故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軍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於其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彼此皆利名曰爭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名曰衢地深入敵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衆者名曰圍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名曰死地故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則合重地則掠危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爭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受不便事也凡九地之勢三軍之權良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未之有也

兵形篇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革依於形

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鑒神無物而不察形誑而惑事其外形圓而密事其內視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事以是參之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減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速去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在形其進也油幕冠樹形其強也傾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

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為方為圓或鐘或鼎金工無常性因工以立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為形故兵之勢至於無形則閒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知其所以制勝之形形不能神不能為變化神不能敵不能為智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也

作戰篇

經曰昔之善戰人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圓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戰人者自鬬於其地則散投之於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在木石而制在於人散戰不在於人而制在於勢此因勢之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故曰時之至閒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遭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猝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神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川澤右邱陵背高向下處生擊死此平地之戰人也逼敵無近於水彼知不克致死拒我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於人乎令其半渡而擊之前此致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敵逆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險隘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速升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此勢之戰人也如建瓴水於高宇之上晏然而無滯靁又若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矣

攻守篇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人焉所以守外得人焉所以攻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者攻而勿圍力未屈粟未殫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奸生

志散而力不專壯女遇老弱則老使壯者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無勇人更應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行人篇

經曰國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敗人之軍殺人之將虜人之俘行糧萬里行於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者將之過也敵情不可求之於星象不可求之於鬼神不可求之於卜筮可求之於人事昔商之興也伊尹為夏之庖厨周之興也呂望為商之漁父秦之興也李斯為山東之獵夫漢之興也韓信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為袁紹之弄臣晉之禪也賈允任魏之起也崔浩進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佞臣持君之

衡是以失度推移佞桀崇侯諂紂優旃惑晉故曰三仁去而商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五霸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戰何患乎弗克故曰罹其英敵國傾罹其雄敵國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有三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觀釁於我我厚賂之使顛倒其事二曰因敵國之人亡官得罪來奔於我我高其爵

重其祿覈其事實則任之虛則誅之任之以鄉導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臣左右孰事孰賢孰愚中外近人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於行人行人之謀未發有漏者與告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稿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泄若鷹鸇之入叢林無其蹤若游魚之入深潭無其迹離婁俛首不見其形

師曠傾耳不聆其聲微乎微乎與纖塵俱飛豈飽食醉酒爭力輕命之將而得行人之事哉

鑒才篇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所成淳和平淡元氣也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知權變聰明不知至道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強悍剛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守貞良畏懼失於狐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節失於拘執可與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沈靜失於遲迴可與深慮難與應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人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於仁義則天下親合於忠信則四海賓合於智勇則

諸侯臣合於貪愚則受制於人仁義可以謀縱智勇可以謀橫縱成者王橫成者伯伯王之道不在於兵強士勇之際而在於仁義智勇之間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將若夫能柔能剛能張能翕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圓而能轉環而無滯智周於萬物而道濟於天下此曰通才可以為大將矣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是謂國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

也明王擇人之際閱其才通而周鑒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而望遠徐視而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升若泉之深不可測然後審其賢愚以與言擇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擇聖以德擇賢以道擇智以謀擇勇以力擇貪以利擇奸以隙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貨財而觀其利或捭闔而

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安危故曰欲求其來觀其往欲求其古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士俞自鬻於晉晉察而用之勝楚伊尹自鬻於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人不因困阨無以廣其德智士不因時棄無以舉其功王者不因絕亡而無以立其義伯者不因強敵無以遺其患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離於口無萬人之智者不可據於萬人之上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夫如是則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術知事者此耳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刻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三

雜儀類

授鉞篇

經曰國有疆埸之役天子升正殿召將軍詔之曰朕以涼德寅承大運今寇敵侵擾攻掠邊陲日旰忘食憂在寤寐勞將軍之神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命太史卜齋三日於太廟拂龜太史擇日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立親操

鉞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復操斧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命跪而答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中無君命旁無敵人是故智者為謀勇者為鬬氣麗青雲疾若馳電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於是將軍乃縞素避舍請命於君君命舍之

部署篇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為握奇聚散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一萬

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無義伐無道聖人得以興亂人得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為伍二伍為部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每十隊以三為奇風后曰餘奇握奇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一十有五隊餘八千七百五十人一百七十五隊分為八陣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鉢軍有二十二隊欠

七人以為一陣之總管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

經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弛輕重在於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賢明者任二人副大將軍智信仁勇嚴忠敬平直者任一主軍糧一主兵馬四人總軍嚴勇諒直識軍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侯二人主押衙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鼓曉部署者任八人大將軍別

奏一十六人副大將軍傔八人副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副大將軍傔八人總管別奏十六人總管傔一十六人子將傔並忠勇驍果兼孝義有勢能者任二人判官深沈密謀計事傳情者任偏僻者不可任也一主軍糧一主軍馬典簿四人謹厚兼明書算明理體者任一人主軍糧一人主軍馬一人主軍令斷決罪隸一人主軍儀掌賓客祭祀

陣將篇

經曰古者君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窺君下不得窺上則君臣上下之道隔也夫智均則不能相使力均則不能相勝權均則不能相援道同則不能相君勢同則不能相王故大將以智裨將以勇以智使勇何得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揮戈舞劍力制百人輕命好戰者任二人副偏將軍無謀於敵者致於力守

成規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將軍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侯心多詭譎擒奸摘伏探覘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者任二人承局差點均平更漏無失糾舉必中者任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偏將軍傔六人副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傔八人虞侯傔充子虞侯並忠厚好義驍勇果敢藝能者任一人判官主倉糧財帛出納軍

器刑書公平者任二人軍典明書計謹厚誠確者任

隊將篇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必聾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後用其命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其所之與之登高而去其梯入諸侯之境而發其機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謀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可得其心而致其身如此則死生聚散聽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隊將主軍陣習戰鬬識進止者任一人押官一人隊頭二人副隊頭主文書酬功賞知勞苦明部伍分行列疏密並責成於副隊頭公直明曉者任一人乘旗二人副旗並勇壯者任一人抱鼓主昏明嚴警進退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一人吹角主收軍謹守節制懦怯忠謹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利鈍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司倉主分支財帛

給付軍糧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雜供差役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五人火長主廚膳飲食扶病掩死火內衣資樵採不與戰陣不與仁義者任

征馬將篇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温厩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絡四蹄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驅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銜必先完堅斷絕必補凡馬不傷於終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宜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臨敵乘載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軍馬人支兩匹一軍征馬二萬五千匹其無馬亦加五支分令以兩匹為率一人征馬副使副大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八人征馬子將軍中擇明閑牧者任五十人征馬押官中善牧養者任五百人

羣頭善騎乘奔走者任獸醫亦於羣頭中取軍外差一千人馬子亦軍外差

鑑人篇

經曰凡人先觀其外足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九候三停定於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於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夫欲任將者先觀其貌乃知其心

神有餘法

容貌堂堂精神清澈聲色不變榮枯不移其志喜怒不易其操

形有餘法

頭項豐停腹背濃厚鼻圓而直口方而棱頤額相臨顴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望下而就高比大而不小無疾人無貪欲無危人以自安好施陰德常守忠信豁達大度不拘小節

心有餘法

遏惡揚善後己先人不疾人之善不揚己之長

頭目鼻口齒舌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萃崖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俱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都縮喉豐酒肉貓頭橫闊志氣開豁駝頭象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淺落貉頭太銳貧薄無計兔頭陡削志氣平下狗頭尖圓泣涕連連

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薄而稀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鬢欲粗疏

眼目光彩明淨者貴眼鼻成就者魂魄強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大口小多虛少實眼鼻口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脈貫瞳子者死於兵雞目卷頭不搖即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豬目定瞪刑禍相仍蜂目豺聲常行安忍螻蛄目心難得魚目多死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懷嫉妒牛頭

虎視富貴無比
鼻準圓實富貴終吉鼻孔小縮慳貪不足蜣螂
鼻少意志野狐鬚無信期殺羊鬚多狐疑
口若馬喙心性難制口若烏嘴窮寒客死口若
河海富貴自在唇如點硃才學代無舌紅且厚
神機自守吐舌反鼻有毒復貴鋸齒食肉平齒
食菜疏齒猛毅密齒淳和細齒長壽名曰獩齒
頭耳項胸背手肚黑子

燕頷封侯頤大足肉意智不足耳輪厚大鮮明
者貴而且壽小而薄者夭而賤虎項圓粗富貴
有餘鶴頸鳧項財物乏少頸粗短者富貴長壽
長細者貧賤胸背若龜富貴巍巍胸長而方智
慧無雙手足纖濃指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鳥足
意志偏促手如豬蹄志氣昏迷手如猿掌勤劬
攸倆肚若垂壺富貴有餘牛肚貪婪狗肚窮寒
蝦蟆腹懶蜥蜴腹緩
凡人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
不亡淺而非壯深而不藏大而不重小而不彰
欲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響澄澈有若笙簧宛
轉灑韻能圓而長虎聲將軍馬聲驍勇雄聲雌
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真實人也
凡黑子欲大而明生隱處者吉露處者凶人面
欲圓胸欲方尻欲厚背欲圓上欲長下欲短五
岳成四瀆就頭高足厚頸短臂長似虎如龍所

謂行住坐臥食飲音聲並可觀非一處也
頭骨玉枕額
腦頭聳起者將軍品三關玉枕萬戶侯品字升
階枕二千石品為五岳枕大將軍品枕大將軍
◎車輻枕封王(偃月枕至三公口方枕封侯
✚十字枕凸酒樽枕皆二千石三公之位占字
枕○枕皆封侯
此額上有此字文者將卄額有兩立文者二千

石川眉間有四字文者封侯八眉間有八字文者將軍三額上有三字偃月文者封侯（額上有覆月文者將軍眉上有文通髮者將軍眉間有土字文者封侯眉間有文字文者兵死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傅漆紫如爛椹黃若蒸栗赤如炎火青如浴藍此皆三公將相之職也

相馬篇

經曰相馬之法先相其耳耳若批竹人眼烏目麈脊麟腹虎胸其尾若垂帶次相頭骨棱角成就前看後看側看但見骨側狹見皮薄露鼻衝柱側高低額頭平伏立蹄欲聚行止奔走喘息均細擎頭若鷹龍頭高舉而遠望深視而遠聽前看若雞鳴後看若獅子逐兵萬里鼻中得受人拳名曰太倉太倉寬易飼胸臆欲闊胸前三臺骨欲起分段分明鬣欲高頭欲方目欲大而光脊欲强壯有力脇欲張四下欲長耳欲緊小小則耐勞目大膽大膽大則不驚鼻欲大鼻大肺大肺大則能走膁欲小小則易飼肋欲密口欲上尖下方舌欲薄而長赤如硃齒欲齟辨分明牙欲去齒二寸腹下欲廣且平牙欲白望之大就之小動馬也前視見目旁觀見腹後視見肉駿馬也齒欲齊密上下相當上唇欲緊而方下唇欲綻而厚口欲紅而有光千里駒也臆間

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頭欲高如兔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肉多者行千里眼中紫縷貫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

凡馬不問大小肥瘠數肋有十二十三者四百里十四十五者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六百里腹脊上者五百里項轅大者三百里目中瞳人如並立並坐者千里耳本下生角長一二寸者千里頭如渴馬者千里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能

行者千里尿過前蹄一寸者五百里尿舉一足如犬者千里腹下逆生毛者千里鼻孔中有筋皮及毛五百里

凡馬後兩足白者老馬駒也前兩足白者少馬駒也

馬有五勞卸鞍不振者骨勞振而不起者筋勞起而不振者皮勞振而不噴者氣勞噴而不尿者血勞

骨勞絆之行三十步瘥皮勞以手摩兩鞍下汗出瘥氣勞長繮牽行得尿瘥血勞高繫勿令頭低而食瘥

馬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此名入口病

誓衆軍令篇

經曰陶唐氏以令戒於國中欲人體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明習故人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也殷人誓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夏賞於朝賞善也殷僇於市僇不善也周賞於朝僇於市兼文質也

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辭壯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法度

誓衆文

某將軍某乙告爾六軍將吏士伍等曰聖人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戎夷不庭式干王命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威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用命賞於朝不用命僇於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慎從王事無干典刑

軍令

經曰帥衆以順為武有死無犯為敬故穰苴斬賈莊魏絳僇揚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鄰國令之

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法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於軍門軍正執木宣於六軍之衆有犯令者命軍正準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所禁而不敢違也

一漏泄軍事者斬漏泄軍中陰謀者同

一背軍走者斬在道及臨陣者同

一不戰而降者斬籍沒其家背順歸逆者同

一不當時日而後期者斬阻雨雪水火者不坐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鼓不鳴主者守者皆斬

一與敵人私行交通者斬家產籍沒言語書信同

一失主將者斬隨從並坐

一失旌旗節鉞者斬與敵人所取同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為敵所急不救助者同

一誑惑訛言者斬妄說陰陽以動衆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言煙塵有賊者同

一遺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檢察者同

一自相盜者斬不計多少一錢一縷同

一將吏判事不平藏情相容者斬理事曲法者同

一以強凌弱樗蒲忿爭酗酒喧競惡罵無禮於

理不順者斬因公宴醉者不坐

一軍中奔馳車馬者斬將軍以下並步入營乘騎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境者同

一更鋪失候夜失號擅宿他火者斬

一守圍不固者斬罪及一火

一不服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者同

一侵欺百姓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軍中愼
女子氣
一違將軍一時一命者皆斬
關塞四夷篇
經曰關塞者地之要害也設險守固所以率蠻
隔夷內諸夏而外戎狄尊衣冠禮樂之國卑蠻
裘毳服之場是以荒服綏甸從茲別耳
關內道

自京西北出塞門鎮經朔方節度去西京一
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五原塞匈奴
之地以渾耶部落為皋蘭都督府以斛律部
落為高關州渾闐焦部落為俊稽州魯麗塞
下置六胡州黨頭十四州拓拔舍利僕固野
利桑乾節子等部落收其原野
黃河北道
安北舊去西京五千二百里東京六千六百
里今移在永清去西京二千七百里東京三
千四百里大漢以北迴統部落為瀚海都督
府多覽部落為燕然都督府思結部落為盧
山都督府同羅拔拽石部落為幽陵都督府
同羅部落為龜林都督府富利林為雞田州
奚浩部落為雞鹿州道歷陰山牟那山龍門
山牛頭山鐵勒山北庭山木剌山落真山三
窟故地

北庭道
自京西北經河西節度出玉門關東出高昌
故地置西州以厥突處密部落為瑤池都督
府以雜種故胡部落為北庭都護去西京二
千七百五十里東京六千八百七十里北抵
播塞厥誨長海以突厥骨部落置堅昆都督
府為獨龍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三萬里
安西道

自西京出鐵門關至安西節度去西京八千五百里東京九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都督府于闐黑海大宛月支康居烏孫等國

劍南道

自西京南出大散關經百牢關越劍門關至劍門節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東京一千二百里出駮厓關笮道雜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西出吐番南出邛僰渡瀘河雲南關

西南徼外路入夜郎即滇池身毒五天竺國去西京三萬里

范陽道

自西京出潼關至范陽節度去西京二千五百里東京一千八百八十里北出居庸關盧龍塞外以契丹酋長置回紇部落外為五州以白雪部落為居延州黑雪部落為山顏州北出烏羅渾去西京一萬五千里

平盧道

自西京經范陽節度東至平盧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東京三千里抵安樂渡遼水路接契丹高麗黑水

嶺南道

自西京南出藍田關涉漢江越大庾嶺經南海節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東京四千三百七十里路入桐柱林邑九真日南交趾等國

河南道

自西京出潼關經東萊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東京一千八百里東涉滄海驅熊津都督府又東抵雞林都督府又東南經利磨鬲羅國涉海達倭國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計里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四

攻戰具類

攻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是故墨翟索帶以為垣公輸造飛雲之梯無所施其巧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孫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其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約便事而用之

轒轀車　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犀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木石所不及

飛雲梯　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有栝梯長一丈二尺有四枙相去三尺勢微曲

遞相栝飛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

礮車　以大木為牀下安四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栝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藏石大小多寡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車推轉逐便用之亦可埋腳着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用之

車弩　為軸轉車車上安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軸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挂於上弩為七道中道大箭一箠長七寸圍五寸箭笴長三尺圍五寸以鐵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崩潰

尖頭木驢　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六寸下安六腳下闊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淫牛皮蒙之敵人其下共舁直抵城下木石金火

不能及

土山　於城外堆土為山乘城而上

地道　鑿地為道行於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後積薪於下燒之柱折城崩

板屋　以八輪車車上樹高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高六尺方四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望謂之巢車狀若鳥巢

木幔　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過城堞使趫卒臿之蟻附而上矢石所不及

火箭　以小瓢盛油貫於矢端射城樓櫓板上瓢敗油散以火箭射之立然復續以油瓢則樓櫓盡焚

雀杏　磨杏核中空以艾肉火實之繫雀足薄暮舉放飛入城中棲宿積聚廬舍須臾火發

守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人所不見謂之九地禽滑釐問墨翟答以五十六事皆繁宂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納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不宜於今也今述便於事者於左

浚濠　開深濠塹也

增城櫓　修樓櫓也

懸門　懸木板以為重門

突門　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

隨時令存五六寸勿穿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銳卒從突門出襲其不意擊其不備

塗門　以泥塗門扇厚五寸以備火又曰塗棧以泥塗門下木棧

積石　積礮石大小隨事

轉關橋　一梁為橋梁端著橫栝拔去栝橋轉關皆傾水中人馬不得渡秦用此以殺燕丹

鑿門　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

積木　備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　備石於城上不計大小以多為貴

樓櫓　城上建樓以板為之跳出者為樓櫓

陀羅戰格　於女牆上挑出去牆三尺內著橫栝前端轉關以荊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尺懸

於椽端以蔽矢石

布幔　以幅布為幔以弱竿橫挂於女牆去牆七八尺以折礙石之勢

木弩　以黃楊桑柘木為之可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梢三寸以絞車張之其矢一發聲如雷吼以敗隊卒

燕尾炬　縛葦草為之分為二歧如燕尾油蠟灌之火從城上墜下使跨木驢而燒之

松明炬　以松木燒之鐵索墜下巡城點照恐敵人乘暗上城更備油燭炬然燈秉燭於城四衢要路之口晨夜不絕以備非常

行鑪　常鎔鐵汁於鑪舁行城上以澆敵

游火鐵筐　盛火加脂蠟鐵索懸墜城下燒孔穴中掘城人

石灰穅秕　因風揚於城上以眯敵人之目因以鐵汁灑之名曰眯目

連梃　如打禾連枷打上城敵人

叉竿　如槍刀有兩歧用叉飛雲梯上人

鉤竿　如槍兩邊有曲鉤可以勾物

天井　敵為地道來攻城反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其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矣

水囊　盛水於囊於城上擲出火中囊敗火滅

地聽　於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覆戴

新甕於井中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地道者並聞於甕中辨方之遠近

鐵菱　狀如蒺藜置要路水中以刺人馬之足

陷馬坑　長五尺闊一人深三丈埋槍戟於坑中其坑十字相連狀如句鎖覆以芻草加土種令生苗蒙覆城營要路

拒馬槍　橫木徑二尺長短隨用十字鑿孔縱橫安栝鋭其端可塞城門要路人馬不得奔

於前

木柵　為敵所逼不及築壘或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木柵方圓高下隨地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外柱外層長出四尺為女牆皆以泥塗之內柱上布木板為棧立闌干行於柵上濠塹拒馬一如守城法

水攻具篇

經曰以水助攻者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城崩將沒

水平　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有通水梁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建齒

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及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可知

照板　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面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　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水源高下可以分寸尺度矣

火攻具篇

經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軍糧於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設五火之具因南風而焚之

推月宿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夜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中節氣日月宿為首

角十三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四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共七十五度

斗二十五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一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七宿共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共一百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尾十月尾四日月合宿營室八度於辰在亥為諏訾於野衛分并州於將為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壁六月斗十二日月合宿奎十四度於辰在戌為降婁於野魯分徐州於將為河魁

穀雨三月中日婁七月女二日月合宿昴三度於辰在酉為大梁於野趙分冀州於將為從魁

小滿四月中日昴九月壁十二日月合宿參四度於辰在申為實沈於野魏分益州於將為傳送

夏至五月中日井初月參十六日月合宿井二十五度於辰在未為鶉首於野秦分雍州於將為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井三十月畢七日月合宿星四度於辰在午為鶉火於野周分三河於將為勝光

處暑七月中日張七月斗七日月合宿翼九度於辰在巳為鶉尾於野楚分荊州於將為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軫初月張十五日月合宿角六度於辰在辰為壽星於野鄭分兗州於將為天罡

寒露九月中日角十一月軫十四日月合宿氐十四度於辰在卯為大火於野宋分豫州於將為太沖

小雪十月中日房二月房二日月合宿箕二度於辰在寅為析木於野燕分幽州於將為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箕八月斗十六日月合宿斗二十度於辰在丑為星紀於野吳越分揚州於將為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斗四月危初日月合宿虛五度於辰在子為元枵於野齊分青州於將為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營室八度至後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強即至東壁五度至後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強即至奎九度順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強二十八宿一周天其晦期一日則不見也

元女式

玉門經曰倍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即知日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從營室

順數七宿至畢後仿此然東井三十三度半二度恐不定故為通算以決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 以驍騎夜銜枚馬縛口人負束薪槁草藏火直抵賊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則棄勿攻

火獸 以艾熅火置獸中開四孔繫野豬麏鹿項下熬其尾端望敵營縱之

火禽 以胡桃剖令空開兩孔實艾以火熅繫

野雞足鐵其尾而縱之
火盜　選勇健而語言服飾與敵同者逐便竊
號懷火偷入賊營焚其積聚火發乘亂而出
火矢　以臂張弩射及三百步者數盛火貫矢
端以百數中夜齊入賊營焚其積聚火發乘
亂急攻

濟水具篇

經曰軍行遇大水無津梁舟楫難以濟渡古人

用餘艎大船皆緩而不便於事今隨事應變以
濟之
浮罌　以木縛甕為筏甕受二石米勝一人闊
五尺以繩句聯編槍於其上令形長而方前
置板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槍筏　槍十根為束力勝一人四千六百十六
根六分為一筏去刃束為魚鱗橫括而縛之
可渡四百十六人為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
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軍畢
濟矣
蒲筏　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為束以十道縛之
如束槍為筏隨蒲之豐儉載人
挾纜　以木繫小繩先挾浮渡水次引大纜於
兩岸立大橛急張之使挾以浮渡可數十道
渡之
浮囊　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緊縛其孔繫於

脇下可以渡之

水戰具篇

經曰水戰之具自伍員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漢
武平西粵鑿昆明池置樓船將軍其後馬援王
濬各造船以習江海之利其船闊狹長短大小
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一石則人數率可知其
楫棹篙櫓纜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船上建
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旗幟開弩窗穿矛穴置

礮車擂木鐵汁狀如城壘晉王濬伐吳造大船長二百四十步上置飛樓閣道可奔馳車馬忽遇大風人力不能制不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

蒙衝 以犀革蒙覆其背兩邊開掣棹孔前後左右開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及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速退以乘敵之不備非戰船也

戰艦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棹孔舷內五尺又建棚與牆齊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 亦如戰船舷上安重牆棹卒多戰卒少皆猛勇及精銳者充往反如飛乘人之所不及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 小艇也以備探候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 頭低尾高前小後大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翅雖飛波濺天無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戰船之制

器械篇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

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刻木為兵神農氏以石為兵尚書弼石中矢鏃黃帝之時以玉為兵蚩尤之時爍金為兵割革為甲始製五兵建旗鼓以佐軍威

囊六面大將軍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衛諸侯六軍故存六囊以主之

門旗二面色紅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

軍前列門槍二根以豹尾為辮植出居紅旗之後止居帳前左右建立

五方旗五面各具五色大將軍營中建出隨六纛之後在營亦於六纛後隨方建之

嚴禁鼓一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之後

角一十二具於鼓左右列六具以代金

隊旗三百五十面尚色圖禽獸與本陣同

認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認識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陣將門旗各認色不與大將同用紅

陣將鼓一百二十面臨時警敵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以備結筏

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圍牌代四分支搭

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計弩二萬五百張弦一千五百條箭子一十五萬隻

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枝生鋼箭五萬枝長垛箭二萬五千枝弓袋胡盧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梮二分二千五百根馬軍陌刀並以啄鉅鉞斧代各四分支搭

樓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軍裝篇

經曰軍無輜重則舉動皆缺士卒以軍為家芻糧器械皆不可無

驢馬六分七千五百頭鞍絡自副

幕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竿梁鐵鏃鎚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乾糧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
麩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長支縫可繞腰受
一斗五升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為之或
熟銅為之受三升冬月可以煖食
刀子錯刀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解結錐

礪石各十分十萬二千五百事
麻鞋五十分三萬七千五百輛
袴帑抹額大帶帽氈帽各十分六萬三千五百
事
氈麻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斤
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腰領或詐為番兵
用
柳罐栲栳各三分五千口
皮囊十分一萬二千五百事
鎌四分五千張
切草刀三分二千五百口
布行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
大小葫蘆一分一萬二千五百枚
馬鞍轡革帶十分三萬七千五百具
人藥一分
金瘡藥一分

馬藥二分
披氈披馬氈引馬索各十分計三萬七千五百
事馬軍無幕以披氈代
插揵十分一萬二千具
絆索二十分二萬五千條
皮條三十分五萬七千五百條備收賊雜用
右各件辦置公廨並須預備使用不得臨時
有缺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敬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五

豫備類

總序

不備不虞不可以帥師愚者有備與智者同是故天子守在四夷國所以立疆場開塞亭障者將欲別內外分華夏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邊徼勵士卒也

築城篇

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城闊狹合五之一其高為邊隅之守不可為節制古今度城之法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工以下闊加上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乘之得一丈七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積數得九

十二丈七尺五寸每一工一日築二尺計工四十六人日築城一丈七尺五寸一步之役二百七十八人餘五丈一百步計工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人餘一丈土一里計工二十萬九百九十人餘一丈土一里為率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簀並計二丈土築羊馬城於濠旁高八尺土置女牆計工準上

鑿濠篇

經曰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闊積數三丈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一尺計工五人一步計工三千人一里計工一萬八千人一里為率則百里可知

弩臺篇

經曰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闊二丈建女牆臺內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氈幕置弩卒五人備乾糧水火等敵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將

烽燧臺篇

經曰明烽燧於高山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平地高迴處置之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一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三丈上闊一丈形圓上蓋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之上覆板屋中置突竈三所並以石

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上下用輭梯上收下垂門穴四孔望賊及安置火筒置旗一面弩兩張礮石檑木停水甕乾糧生糧麻煙火鑽火箭蒿艾狼糞黃牛糞每晨夜平安舉一火聞警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早夜平安不舉火每烽置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望視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傳遞符牒

馬鋪土河篇

經曰每鋪相去四十里如驛遠近於要路山谷閒牧馬兩匹設游弈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則奔馳相報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截道鑿之闊二丈深二丈以細沙土填平以掩形迹一令平淨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

游弈地聽篇

經曰於奇兵中選驍勇諳山川井泉者與烽子馬鋪及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事問敵虛實我之密謀勿令人知其副使與將並久諳軍旅好身手者任

地聽選少睡之人枕空胡盧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有響應聞於胡盧名曰地聽可豫防奸野豬皮為胡盧尤佳

報平安篇

經曰報平安者諸營職司主常皆安入五更有動靜報虞侯知左右虞侯早出大將軍牙旗前帶刀磬折大聲曰左右廂兵馬及倉庫營並平安喏後退本班如有盜賊動靜緊急即直言其事若在行營即言行營兵馬及更鋪並平安

嚴警鼓角篇

經曰夫軍城野營行軍在外五更初日沒時槌鼓一通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音止則動角

吹一十二聲為一疊角音止鼓音又動如此三鼓三角而昏畢行軍第一角聲動兵士起第二角聲動戎裝第三角聲動中嚴外辦角音絕兵馬齊發

定更鋪篇

經曰每日戌時嚴警鼓角初動虞侯領甲士十二隊建旗鼓立號頭巡軍營及城上如在野巡營外定更鋪疏密坐者喝曰是甚麼人巡者答

曰虞侯總管某乙處某坐者喝曰作甚行答曰定鋪坐者喝曰是不是行答曰是如此者喝三坐者曰虞侯總管過號頭及坐喝取聲雄者充

夜號更刻篇

經曰夜取號於大將軍處拈藤紙二十四張十五行界接縫安縹軸題首云某軍某載月日號簿每日戌時虞侯判官持簿於大將軍取意於一行中書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

於將軍封鎖函付請號各到彼巡檢號頭首以本鈐匙開函告報不得令有泄漏一夜書一行二十四紙三百六十行盡一載別更其簿

更漏牌

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行馬為一百牌長三寸闊一寸逐日題云某日更牌一日一夜計行二[redacted]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氣為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二分一更傳牌一十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里一百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五分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三寸

鄉導篇

經曰即鹿無虞從入林中不用鄉導難得地利

夫用鄉導不必土人但諳彼山川之險易敵人之虛實即可任也賞之使厚收其心也備之使嚴恐其詐也是故賜之以官爵富之以財帛匹之以妻子使其有所戀然後察其辭鑒其色觀其言必始終如一斯可用

井泉篇

經曰沙磧鹵莽之中有水野鳥野羊之所聚有水地生蘆葦蒜蒲處有伏泉地有螘蟻處有伏泉

迷途篇

經曰遠行迷路南北不分常以北辰為主若陰雪則用老馬前引昔齊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驅老馬為途不迷

北辰

正月昏奎中朝尾中
二月昏孤中朝建中

三月昏星中朝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星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畢中
八月昏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虛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星中

十一月昏畢中朝軫中
十二月昏婁中朝氐中
宴娛音樂篇
經曰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絲竹哀怨悽愴復安得而用哉故隨筵樂例用大鼓枝鼓腰鼓破陣樂笛拍板舞劍潭脫角觝投石拔拒蹴踘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六
陣圖類
總序
黃帝設八形車廂洞金也車上中黃土也烏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雁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異也風后亦演握奇之圖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創有

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戰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戰有圖可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然應敵戰陣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不教之陣為戰敵之陣豈不甚謬哉
風后握奇壘

經曰自風后至太公俱用是法古之握奇文不滿尺理隱難明范蠡樂毅張良韓信亦用是法得其糟粕而霍光公孫宏崔浩亦采其華未盡其實惟諸葛孔明則深明其法以八陣握奇壘畫為圖本守地闊狹分寸丈尺毫髮不爽其圖列後原注黃帝握奇文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握奇壘圖

握奇外壘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壘內得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餘一百九十五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

天陣居乾為天門

地陣居坤為地門

風陣居巽為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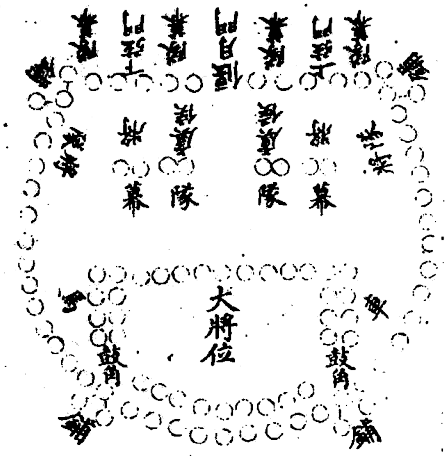
雲陣居坎為雲門

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

虎翼陣居兌為虎翼門
鳥翔陣居離為鳥翔門
蛇蟠陣居艮為蛇蟠門
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
乾坤艮巽為閫門
震離坎兌為開門
有牙旗游隊列於左右偏將軍居壘門內禁

出入外有游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隊四隅有鋪以備非常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壘內得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金鼓府藏皆居中壘

偃月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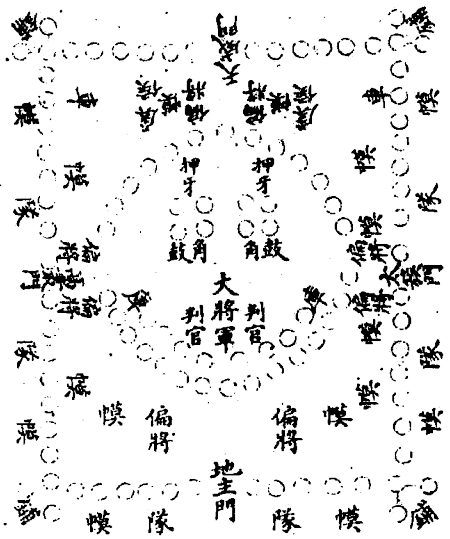


經曰偃月營形如偃月背山岡面陂澤隨山勢曲直地勢狹窄之營也故謂之下營

按偃月外營常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四尺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為營輪以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為弦弦置三門每門相去三百五十步一尺五寸五分營內地一十五頃八十

三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匹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擐甲冑橐弓矢佩刀劍操矛盾左右上以習騎射之方

太白營



經曰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為十將軍西方白虎之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凡一將守一千人十將守一萬人幕一千口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步四尺營內地有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四十

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為地主門
和德居艮為和德門
大靈居巽為大靈門
高叢居震為高叢門
天威居離為天威門
大武居坤為大武門
太簇居兌為太簇門

陰德居乾為陰德門
四仲為開門
四維為闔門
外置牙旗游隊四維門置鋪偏將軍居壘門
內以禁出入察奸邪大將圖禽旛以五方五行五色列之
右一將行得水黑旛旗幟圖熊額白腳青
右二將行得火赤旛旗幟圖鶚額白腳黃
右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幟圖熊額白腳赤
右四將行得金白旛旗幟圖狼額白腳黑
右五將行得土黃旛旗幟圖虎額白腳白
左一將行得水黑旛旗幟畫熊額青腳白
左二將行得火赤旛旗幟畫鶚額青腳黃
左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幟畫熊額青腳赤
左四將行得金白旛旗幟畫狼額青腳黑
左五將行得土黃旛旗幟畫虎額青腳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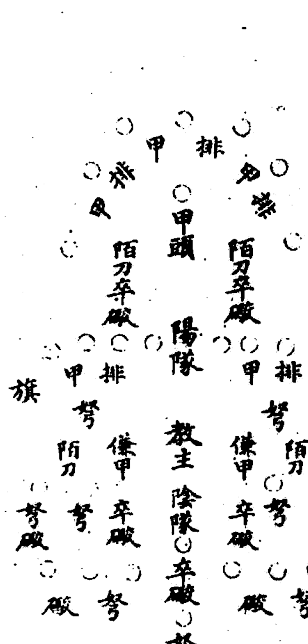
十營二千人為左右決勝軍大將衙五百人
為幕二百五十共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
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十
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
餘四尺其中營小每面四十三步一尺三寸
三分通牆二百三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
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頃四畝
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
休門主二居子
生門主三居艮
傷門主四居卯
杜門主九居巽
景門主六居午
死門主七居坤
驚門主五居酉
開門主一居乾

右八門四維四仲惟開景門闔諸門中置大將軍旗纛金鼓如握奇法

陰陽隊

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為火長一隊九人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十八步前後一千步其隊相去亦如之所謂隊間容隊陣間容陣曲間容曲也一隊居地三十步一陣二十二隊布地七百九十三步方圓斜曲長短皆如之火長不預教習支器仗亦在分數之內

陰陽隊圖



甲三十領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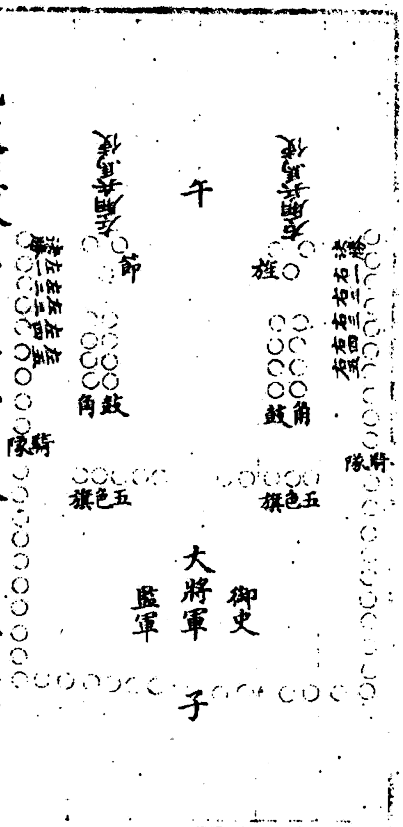
戰袍二十領四分

槍五十根十分
排十分
弩十張二分
陌刀十口二分
箭四十副八分
佩刀四十四口八分
旗十具二分

教旗

經曰春秋之末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競而奉更其名為角觝故古語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天下既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也宣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邊吏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任行列諳部伍乃一軍之節制也

教旗圖



凡教旗於平原曠野有孤山高壠大將軍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各

樹五色旗六纛居前旌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將副將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複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金鼓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決勝將總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兵刀甲冑旛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曲閒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旋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紛紛

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圖而勢不
散者奇正是也進止有度疾徐有節以正合
以奇勝聽音望麾乍離乍合於是三令五申
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
動則左右廂齊離離與合皆不出子午之地
左廂向陽而日旋右右廂向陰而月旋左左
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雲蒸鳥散
彌川絡野然而不失步隊之疏密朱旗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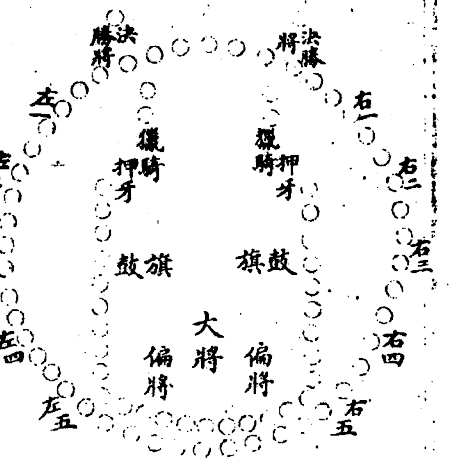
音動則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
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
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可從軍令於
是大將軍出五色旗十二面各樹於左右廂
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人守旗復選壯士五
十人奪旗右廂奪左廂左廂奪右廂得旗者
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
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草教圖篇

經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為田除害上以供祭祀
下以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鳥獸之肉衣鳥獸
之皮後代人數浸多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
神農教以播殖道以紡績以代鳥獸之皮自茲
以後禽獸復多下山林盈平土害禾稼人民苦
之於是王公秋冬無事則教習畋獵練兵革奮
揚武事以備戒非常季冬之月太陰用事萬物

畢成蟄蟲已伏乃具卒乘縱禽山澤以教之令
知部伍進退之義也一人守園地三尺一十二
將將列千人凡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
尺得步六千積步得一十五里餘六十步

草教圖



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三十步以左右決勝

將為教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為部分以為圍地廣候先擇地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旗守圍有漏獸者坐守圍吏士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亦教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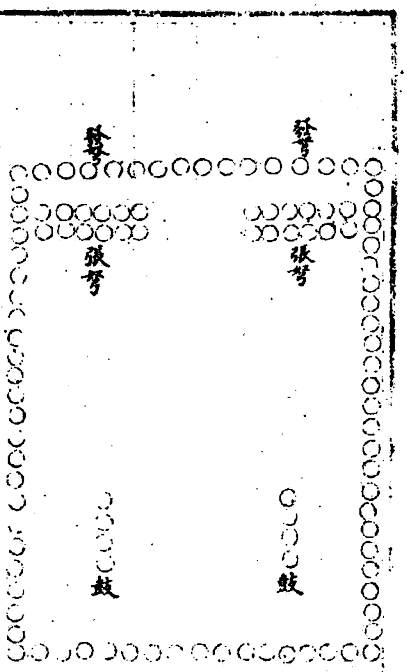
教弩篇

經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響如怒故以為名其力穿剛洞堅自近及遠古有黃連白竹八撾雙之號今有絞車弩中及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用弩也夫弩不利於短兵常別為隊攢前注射則前無立

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置弩必處於高爭奪山川隘塞之口摧堅折銳破驍陷果非弩不克也

凡張弩之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開張張有闊狹左膞右膞還復當心安箭

教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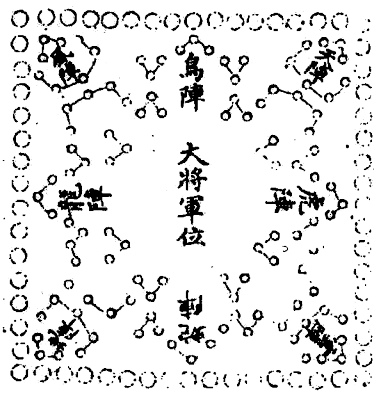


凡賊遠高擡頭近平身放左右有賊回身放高處擊腳放箭訖喝聲卻擊拗蝎尾弩着地

合為一陣

經曰後一陣之中離為八陣從八陣復合而為一聽音望麾不出四奇四正飛龍虎翼鳥翔蛇蟠為四奇天地風雲為四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生焉奇為剛正為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無所不勝焉所謂合者即合奇正八陣而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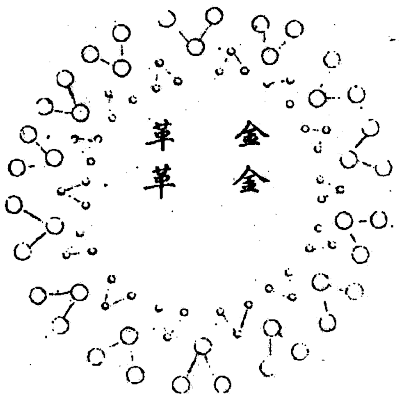
合為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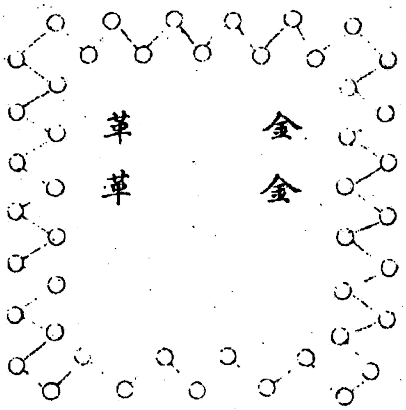
離為八陣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有衝或圓布黃帝曰以圓利為主色尚元為乾故為天陣

離為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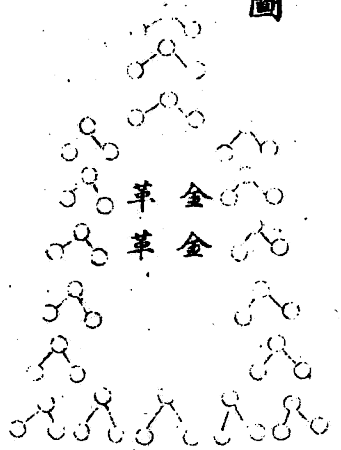
地陣圖



風陣

風附於天陣象其形銳首利為客色尚赤其方為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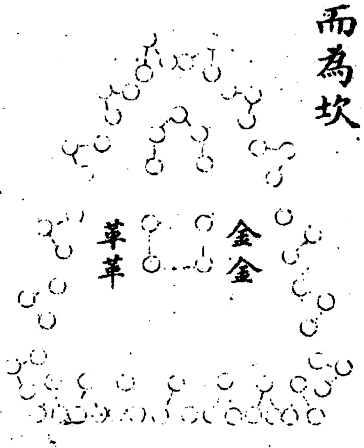
風陣圖



雲陣

雲附於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亦銳利為客色尚白而為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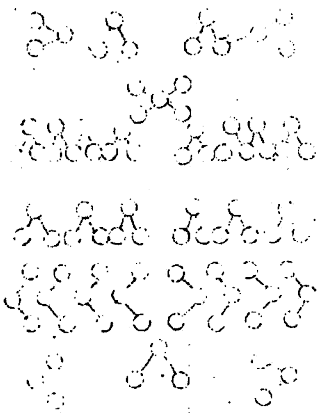
雲陣圖



飛龍陣

龍形屈曲變化莫測其陣象之敵亦莫得而測也利為主色尚上元下赤而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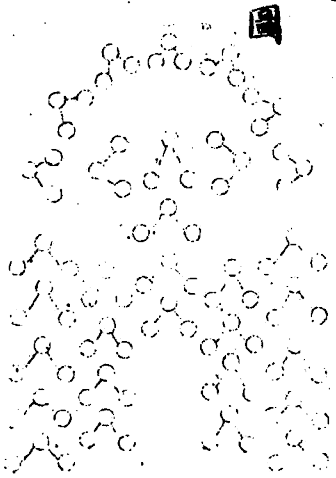
飛龍陣圖



虎翼陣

虎翼居中張翼而進其形空利為主色尚上黃下青而為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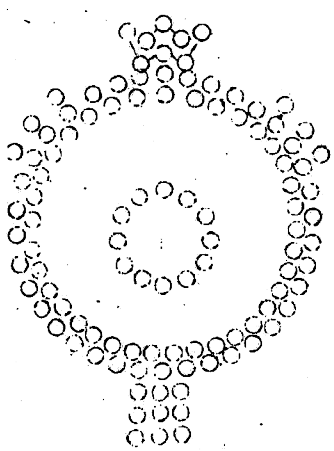
虎翼陣圖



烏翔陣

烏翔者突擊之義也其形迅急利為客色尚上元下白而為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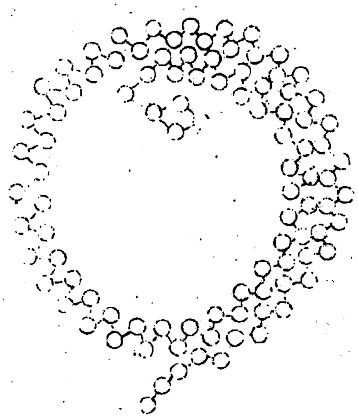
烏翔陣圖



蛇蟠陣

蛇蟠者圍之義也其形宛轉利為主色尚上黃下赤而為艮

蛇蟠陣圖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敬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七

祭文類

總序

古者天子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諸侯祭其封內吐雲觸石之山川神祇出師皆祭既出則祭所過名山大川欲以福及生人惟神祇耳故大雅之是類是禡師祭也小雅之既伯既禱馬祭也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師出亦祭之其名山大

川風伯雨師並所過則祭不過則無妄祀毘沙門神依西域法佛說四天王則北方天王也於于闐城有廟身被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從羣神殊形異狀域人事之吐番圍于闐夜見金神被髮持戟行於城上吐番衆盡瘡疾不能進兵又化黑鼠咬斷弓弦吐番挾痛而遁國家知其神乃於邊方立廟祀之亦圖其形旗上號曰神旗出居旌節之前故軍出祭之至今州府多

立天王廟也
一本云昔吐番圍于闐安西北庭表奏求救元宗曰安西去京師一萬二千里八月方到到則無及矣後安西奏城東北三十里雲霧中見兵人約長丈餘凡五六里至酉時鳴鼓震角三十里停兩日康居等五國抽兵營中有金鼠咬弓弩絃並損須臾北方天王現身云

祭牙旗

維某載某月日將軍某敢以牲牢之奠告於牙旗之神在昔三皇無師五帝有師所以伐奸凶禦桀驁封豕薦食長蛇流毒寇掠我生聚殘害我邊陲我君恥不祥之器以伐謀為兵不戰而屈人借前箸為策東夷貢矢西旅獻獒川明海晏有年矣今戎狄嘵嘵虺蝎遠出桀犬吠堯獫狁集狼顧天子授我斧鉞錫我彤弓鑿門分閫使專征伐惟爾乃神翼茲威武左霹靂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風雹雨霰克勝羣醜枹鼓來揮元戎授首惟爾英神來歆旨酒

禡馬神

古者庖犧化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代人勞爾能節齊和鸞舉應聲鼓陷矢石殪醜虜聲嘶而長風始生影滅而浮雲無痕周穆八駿足迹接於瑤池王良駟馬人事標於天漢國家恩覃八埏光宅九土皇化潛謐八方來庭浮鐵沈毛

貢金納罽而豺狼難厭反首逆鱗學三苗之不恭遲九黎之未服叛而不討何以示天威天子齋戒越宿拜飛將軍身衛琱戈手執金鼓揮陣雲而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將推埋種落擒魑摛魅火烈具舉勢如飄風惟爾馬神使我征馬肥碩風馳電轉龍驤虎奔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飛矢星流江河旋斡一舉成功投戈脫甲歸於華山之陽示不服用

祭蚩尤

昔太古之初人尚敦素撫石為刃弦木為弧爾乃鑠金為兵割革為甲樹旗幟建鼓鼙為戈矛為戟盾聖人一環四海掩征不庭服強長威伐叛誅暴擊五兵之利為萬國之資皇帝子育羣生義征不惠戎狄冒突蟻聚要荒今六軍戒嚴恭行天討惟神之不昧景福來臻使鼉鼓增氣熊羆作威邑無堅城野無橫障若飛霜之落木

似震雷之撼山火烈風掃戎夏大同允哉一人之德由爾五兵之功

祭名山

惟神聰明正直惡盈福謙阜育羣黎作鎮一方國家天覆地載罔不宅心航海梯山回首內向獨彼凶醜羊犬為羣滔天虐民窺邊猾夏天階其禍養成其凶皇帝取亂侮亡兼弱攻昧奄赫斯怒雷霆震威烈烈轟轟風卷電擊萬騎雲合八陣戎裝頓軍峰巒樵蘇林麓天道助順人情好信天人共會神鑒孔明何不蒸雲鬱霧飛沙轉石助我軍威全師克獲牲牢非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

惟神植德靈長善則萬物其柔也能沈鴻毛沒纖芥其剛也則轉巨石截橫山漂吳蕩越限華隔夷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昌有萬國游涵四海伐叛懷遠會武齊文是以扶餘肅慎莫不

東來夜郎滇池括髮從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負固憑山搖蜂蠆之毒乘危恃險奮螳螂之威天子授我多算不戰而屈人之兵士卒與我一心聞鼓聲有死難之志神居五行之長百瀆之源藏蛟躍龍蒸雲致雨今大軍利涉全師濟川何不竭海若叱天吳驅風伯逐鯨魚俾無漣漪厲有淺清成將軍之事贊天子之威

祭風伯

惟神道出地户迹徧天涯東温而層冰斯散西
列則百卉全藏鼓怒則走石飛沙翻江倒海安
靜則雲垂浪息綻柳開花暢百物以敷蘇莫八
方而靜謐達庶人之理暢大王之雄國家至德
深仁豚魚信服四夷八蠻混一車書海晏河清
遠安邇肅惟彼凶逆尚肆憑陵聚烏合之徒恃
蜂屯之衆敢憑蟻壤蜉蝣朝菌速我尺誅曉露
晨霜延彼性命皇帝子育羣生鞠養萬品乃威

以斧鉞懷以惠和先茅居途後殿臨境兩軍相
見八陣將施惟爾神明號吼飆飆拔木偃草使
旌旗指敵走石驚沙飛泰山之形畫不見於虜
目震雷霆之響近不聞於虜耳蒙袂僵仆款我
轅門兵不血刃而華戎可謐

祭雨師

惟神薄陰陽而成氣馭風雲而施德威合風雷
則禾木盡偃恩覃霧露則卉物敷榮昆陽惡盈
蕩新室之衆龜茲助順濟全涼之師夫賞善也
如此夫罰惡也如彼國家大業醇被休德凡彼
懷生之倫盡荷明德而戎狄倔強草竊遐荒使
謀臣不暇高枕而戰士未遑脫甲天子瞋目按
劍發驍騎誅不道天下士衆雲集星馳氣騰青
雲精貫白日熏狡兔穴發梟鳥巢惟神何不傾
河倒海以助天威蕩寇濯讐以張軍勢揮劍則
日中見斗掉戈則曜靈不晡壯戎軍之氣為爾
神之功

祭沙門毘天王

伏惟作鎮北方護念萬物衆生悖逆肆以誅夷
如來涅槃委之衆法是以寶塔在手金甲被身
威凜商秋德融湛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
異狀襟帶毛羽或三面而四手或一頭而四目
瞋顏如蓋磔髮如火牙萃律而出口爪鉤兜而
攫骨視雷電喘雲雨吸風飆噴霜雹其叱咤也

豁大海拔須彌推風輪粉鐵圍並赴指呼咸賴驅策我國家欽若釋教護法降魔萬國歸心十方向化惟彼醜虜尚敢昏迷肉食邊氓漁獵亭障天子出上兵之力問罪要荒天王宜發大悲之心軫護念之力殲彼凶惡助我甲兵使刃斗不警太白無芒雖事集於邊將而功歸於天王

捷書類

露布

某道節度使某牒上中書門下破逆賊某乙下兵馬司告捷事得都知兵馬使某牒稱於某月日時於某山川探見賊某與戰俘斬略盡今乘勝逐北殺獲生口及獲器械牛馬續即申上凶逆斬戮狂寇敗亡氛淨煙清同增懽忭謹差某乙馳告捷音具狀上中書門下謹牒

某載月日與書某牒

判官某官某行軍司馬某使某官某道節度使奏破某賊露布事拔賊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領某人若干斬大將若干級獲賊馬若干匹衣裝甲仗若干件應得者具言之

中書門下尚書兵部某道節度使某官臣某言臣聞黃帝興涿鹿之師堯舜有坂泉之役雖道高於千古猶不免於四征我國家德過唐虞功格宇宙蠢茲狂狄昏迷不恭犬羊成羣犯我亭障自今令都知兵馬官某官某都總管馬步若

千人左虞侯某官某領強弩若干人為奇兵設伏虞侯總管某領陌刀若干人為後節度副使某官某領番漢子弟若干人為中軍游騎以某日時於某山川與賊相遇塵埃障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馬使某官某大將軍當其衝左右虞侯為兩翼勢欲酣戰伏兵潛發賊衆惶駭虞侯某陌刀奮至白刃霜飛紅血星灑從寅至午經若干陣所有殺獲具件如前臣功何言天力

共贊謹差先鋒將某官奉露布以聞特望宣布
中外用光史册臣某頓首謹言某載月日掌書
記某官臣某上

藥方類

總序

藥者和草木之性治人寒熱燥溼之病道達經
脈通理三關七孔五臟六腑扶衰敗補虛弱火
稠人多厲氣屯聚人氣鬱蒸成病其瘟黃瘧痢

金瘡墜馬所以隨軍備急

療時證

梔子 乾薑 茵陳 升麻 大黃
芒硝

右件等分為末米飲空心下三匙須臾利不
利則煖粥服之

療赤斑

梔子 芫胡 黃芩 各等分 芒硝 茵陳

右件切為末粥飲下三匙以利為愈

治大疫

瓜蒂 丁香 赤小豆 各四十九

以上為細末井花水空心服又吹入鼻中如
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乃愈

治瘧

鼈甲 常山 松蘿 甘草

右件等分為末烏梅湯服日二服稍加之以

吐為愈如不愈可服下方

當歸六味散

當歸 白朮 細辛 桂心 大黃
朴硝

右為末平旦空心服得利為度

治瘟瘧可服鬼箭丸

甘草 丁香 細辛 陳皮 地骨
白朮 當歸 鬼箭 烏梅

以上等分為末蜜丸梧子大烏梅湯下每服十五丸再服三十丸三五日後覺腹熱以粥飲服

治痢方

黃連　黃芩　黃耆　黃柏　龍骨

右等分為末米飲下空心服

治穀利方

附子　乾薑　細辛　白朮　神曲

治血痢方

阿膠　黃柏　乾薑　艾葉　犀角

以上等分為末服如前法

治霍亂方

巴豆　乾薑　大黃

以上等分為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米飲下三丸以利為度不利以粥湯飲之

治腳轉筋方

生薑一兩擘碎水煎服之

治入戰避兵不傷人方

雄黃　白礬　鬼箭　羚羊角

右為末雞子黃並雄雞冠血為丸如桐子大置一丸於小囊中繫腰間及膊上勿令離身亦避一切毒氣

治人困馬而有疾者名馬齒毒

灰汁數斗溫洗瘡處愈又以馬糞汁塗之

治馬膿垢附人作瘡方

馬鞭梢二十燒灰飛鼠七箇燒灰有膿乾傅

治金瘡傷困乏及腸出方

黃耆　當歸　芍藥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乾薑　附子　芍藥

右件各等分為末先飲酒醉次服藥五錢七日三錢

治金瘡破腹方

燒葱取汁塗之立效
又方用婦人中衣襠舊者炙熨之
治墜馬有瘀血在腹中方
生地黃五斤研爛以酒淘取汁一盞日三服服至九次則效
又方地黃二斤搗碎炒乾以無灰酒五升煮三沸重戶煖處飲之愈
治墜馬折手腳骨方

搗天麻根並葉取汁服之氣下乃蘇若無天麻根葉取子研碎酒亦可下

馬藥方

總序

馬有百四十八病蓋在調冷熱之宜適放牧之性常加消息馬之於軍至矣重矣不可易忽視之也

春夏灌馬方

鬱金　芍藥　當歸　大黃　升麻
黃連　細辛
右各等分為末每灌七錢蜜油各一合湯半升攪勻灌之有冷氣加薑桂各一兩糯米粥拌油五合豬脂油四兩早晚啗之
治馬熱不食草料及水方
芒硝　鬱金
右為末每灌藥七錢入酥半兩水一升攪勻

灌之一日刺帶脈出血愈
治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穩便次以頭髮羊脂填之以黃蠟封固
治馬肉黃不食水草方
青黛　大黃　白鹽
右為末每灌三錢油蜜各一合温水一升灌之立愈

治馬胞轉大小便不通方

用人糞並大蒜橘梢為膏納尿孔中則立愈又

纏馬腹於後脚挽之令跳胞自轉

療馬草結方

以熱手捻之令消又以熱掃帚柄築之

治馬蟲顙方

桑白皮　棗肉　葶藶子

右共為末水三升半灌之令頭低滴出鼻中

惡水愈次用大黃清油雞子清灌之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敬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八

雜占類

總序

天文者懸六合之休咎占驗者著六軍之成敗今約一戰之事編為篇目其餘災變爽而不昧夫天道遠人道邇人道謀而陰故曰神成於陰又曰人有神明謂之聖人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若謀成策完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若謀缺策敗雖使大撓步麻黃帝探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氣務成災變風后孤虛欲幸其勝未之有也夫天道助順可以存而不亡若將賢士銳誅暴攻強以義征不義以有道伐無道以直攻曲以智攻愚何賴乎天文哉緣情而解不可拘執

占日

經曰日者實也光明盛實布照四方神靈御之葵藿向之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外發體魄內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災變必照臨下土

日有珥拜大將一曰有兵在野珥南則南軍勝珥北則北軍勝東西亦如之

日兩珥相對兵欲和解

日暈而珥外軍凶

日抱暈隨抱軍勝

日有白足破軍殺將

日有背氣其色青赤曲於內是背叛之象其外有叛臣一曰軍將守邊者有二心

日有暈氣旁周圓中赤外青軍營之象若對敵上其色濃厚隨方軍勝

日月皆暈軍陣不合若七日不解不可起兵

日抱暈而珥者易上將日暈而缺者兩軍相當隨缺兵敗

日暈有直氣在旁所臨軍勝

日月有冠纓者若兩軍相當主和解若抱帶者主大喜

日暈有兩珥在外者不出三日之內下有圍城

日暈有氣若蛇者大將危

日暈有白虹貫之其城不可破

占月

經曰月者闕也盈極必闕太陰之精積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義比德刑罰吉凶休咎以警於下土

月有暈則先起兵者勝月暈抱帶者有赤色在外外軍勝在內內軍勝月暈歲星有赤色亦如之

火入月守色暗則客軍敗色明則客軍勝

月暈鎮星不明則主勝明則客勝太白辰星同

占

月暈亢則先起兵者喜且勝
軍出月有暈及月食則軍凶
月暈房有大風
月暈參伐兵作有軍不勝

五星占

經曰五星者昊天之使也稟受天命各司其職雖幽深高遠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禍淫威

刑或順軌而守常或錯亂而表異光芒角變興動盛衰居留干犯句衝掩滅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也本體為吉歲青熒惑赤鎮黃太白白辰黑
凡五星黃角兵交爭赤角犯我城白角有邊兵青角憂自生黑角死喪行
凡歲星變常者青憂白兵赤旱黑喪黃則天下大熟

歲星占

木星乘金偏將軍亡
木金二星共鬬將死亡
木守七星天下兵
木乘畢國有憂
木入畢中邊兵作附耳同占
木守參伐有兵起
木經柳有兵

木守軫兵罷
木入軫大將起師吉
木入五車兵作
木守羽林兵興
木犯參旗大將出征不吉

熒惑占

火旺宜背火在鶉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倣此
火犯土木主大戰

火犯太白偏將軍凶
火與太白相連而鬬者破軍殺將
火入太白中上出則客勝犯左右有兵
火守亢有兵凶
火入房馬貴出則馬賤
火入亢兵作水災
火入南斗破軍殺將中國饑火入牛同占
火入須女入危有兵
太白陰經 卷八 十
火犯東壁有伏兵
火守鼎敵人不安若入之敵人破
火犯畢左角主大戰右角則小戰五星犯之邊兵作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胃趙之分凶有兵災犯參同占
火入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沒
火犯鬼有兵

火守七星有外兵作
火乘張有兵守張大將有憂
火犯翼邊兵入入軫兵起
火犯河南界兵作
火犯太微宮門左左大將軍亡右右大將軍亡
火犯亢有白衣會主將亡
火入氐主兵興不利
火犯心戰不勝大將亡無嗣
太白陰經 卷八 十一
火入尾下妖濫
火入箕穀貴后妃惡之
火入虛主亡相走
火犯畢大疫臣叛主亡
火入壁天下兵若留二十日有土功
火犯婁有暴兵天下饑
火犯胃則趙之分兵作大勝
火犯鬼則執法誅天下大疫女主喪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亂有更服者
鎮星占
土犯左角大將戰亡犯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
土守虛若出入有大兵
土入奎兵作入婁邊兵作
土入胃客軍敗入昴敵將死

土入觜兵作入軫兵發
土逆行守參有敵兵守井越兵作守張多盜賊
土入天庫有兵入湖南界蠻夷兵作
土出東掖門為將軍授事出西掖門為將軍受事東出德事西出刑事
土犯氐女后憂
土犯房主更代女后亡敵兵叛亂
土犯心天下急將相亡主大赦
土犯箕天下亂女主憂
土犯尾則天下不安
土犯斗其國失地先水後旱大臣謀上
土犯牛有奸賊牛馬乘道
土犯女更法令
土犯虛有刑令一曰有兵
土入危國危將死
土入室則關梁阻貴人亡女主恣橫用事

土犯壁遠方入貢一曰有大水
土犯畢則令有不行犯者相亡
土犯參大旱犯鬼則戰多死
土入井則水旱
太白占
經曰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搖之使其性剛毅斷事言狀其時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為大將為

威勢為殺伐故用兵占之是以重述其事異於
常星也夫金體大而色光明所在之地則兵興
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逆之凶
金星晝見經天有軍軍罷無軍軍作
金出東方始出為德月未盡三日在月南得行
在月北失行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敵國當之
金出東方月未望三日在月北負海之國不勝

在月南中國勝
金出西方始月三日在月北負海之國大勝在
月南中國不勝
金與月相夾有兵偏將拔城金與月共出守者
有屠城之事
金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
金入羽林兵作
金入昴畢敵主亡
金星光暗將戰亡
金變色戰不勝隨方色占之青主東方他倣此
金入月客軍大敗野有死將
金白而角文可戰赤而角武不可戰
金左出而不出右入而不入是謂失舍破軍殺
將若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必破軍於野
金初出先大後小則兵弱先小後大則兵強

金有角有兵戰則吉不戰則凶
金行遲則兵遲行疾則兵疾金木一東一西害
王侯一南一北刀伏藏
金犯畢左角左將亡他倣此
金水俱出東方東軍勝出西方西軍勝若水居
前前軍亡
水出金北小戰金南大戰
金犯五車有大兵

金出入角守尾有兵作於野則將士阻道
金犯牽牛將軍失衆守兵作
金入南斗將軍亡入營室暴兵滿野
金入奎有兵一曰外國兵入
金犯東壁有大兵
金守胃兵作
金入昴敵主死
金犯觜兵作鉄鉞用

金守參大兵作
金犯畢邊兵作入畢馬貴
金犯東井將軍急入兵大作
金入柳大兵起
金入翼天下兵大將凶
金犯七星將出塞犯軫將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為覆軍
水入月主兵敗
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水金合破軍殺將
水環繞太白有大戰客勝出太白小戰
水守房軍敗守婁敵兵作
水犯昴夷狄兵出
水守心大臣相殺有大水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赦守箕左角貴臣有殺者
水犯斗大臣誅五穀不成
水犯女虛百事不成
水犯危大水
水犯室有兵有大水
水犯畢刑法苛
水犯奎有大災
水乘昴出其北敵主死中國水災

水入畢有兵出北敵主死出南中國憂
水犯觜有兵作
水守參伐移南南蠻作移北北狄侵
水入東井進則兵進退則兵退
水犯鬼有兵入庫樓兵作
水入柳牛馬貴
水犯心大臣亂
水守張兵作有水災

水入翼中兵大作大臣僇
水犯軫有大臣喪萬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有大疫
水若干犯五車星兵作留南河則兵起西方

流星占

經曰流星者天使也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曰飛大曰奔星小曰流星星大則使大星小則使小此謂紫微宮太微宮出入徐行漸經於列宿之次也或干他星之座非二宮所出者並為妖星

流星赤色則四夷有兵若前赤後黑則兵敗將亡

流星入參不出則先起兵者勝後發兵者敗
流星入於七星兵作
流星入建星若色青有兵

流星入河鼓大將亡
流星入王良兵馬驚
流星入紫微宮匈奴兵作一曰入三台大將出入騎宮大將亡
流星入羽林兵大作
流星抵天市垣大將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矢則大將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廐兵馬出

客星占

經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其色白其氣勃然似粉絮於所過之宿及所過之分野必有異災

客星出營室無兵則兵發有兵則兵散

客星入奎破軍殺將犯奎則狄人亂

客星入昴狄人犯塞

客星入畢邊有急兵若入於胷壁則城堡虛軍儲少民大饑

客星守張主大風將軍有陰謀

客星入天倉則中國兵發

客星入天棓則兵作若犯文昌其色蒼將有憂赤驚黃喜黑將亡

客星入於傳舍狄入中國

客星入天雞天下兵馬驚

客星守天街敵將亡

客星守天庫與守南河守軍市守老人皆主兵發

客星守騎官將憂兵散守北落師門虜入塞有兵

客星入天倉米貴

客星入天廐兵發馬斃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張出天弓匈奴兵發

客星守狼夷狄來降守車騎西羌來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負海之國不安

妖星占

經曰妖星者五星之餘氣結而為妖殊形異狀吉少凶多所見之分有災害必矣

妖星前赤後黑客軍有敗若從敵上來我軍上者有間諜來說我軍

妖星若青色有光長三四尺者名天雁將軍之精也兵從星所向擊之勝

妖星若色青白敵有使來色赤則兵凶色黑則將亡

妖星若大爨前卑後高所謂蝡頑星見則大將亡

妖星後化為雲名曰大猾星有流血積骨之象

妖星若色青蛇行如矢而枉道則所指將軍有亡者

妖星如奔星有聲墜若火光炎炎其下有積屍流血之應

雲氣占

經曰天地相感陰陽相搏故氣生焉久積而成雲皆物形於下而氣應於上是以荆軻入秦白虹貫日高祖在沛形雲上覆積盛之氣而成宮闕精氣積聚必形於雲故曰占氣而知其事望雲而知其人也

雲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虎在赤氣中猛將欲行先發是氣如無將行當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占之

猛將之氣如煙如粉沸若火光夜照人面猛將之處有氣隱見者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蓋如門樓上黑下赤如旗旌如張弓如塵埃頭尖後大下有伏兵敵上氣如囷倉見日愈明此皆猛將之氣也不可攻

敵上氣黃白潤澤將有威德不可攻

敵上氣黑而疏將怯

敵上氣發漸漸若雲裹山形將有陰謀不可擊若在我軍上宜急戰大勝

敵上氣如交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我軍戰必大勝

勝軍氣

氣若火光若山隄若塵埃粉沸若黃白旌旗無

風而飄渾渾指敵此則勝軍之氣不可擊在我則大勝

雲氣如三疋帛前橫後大其色赤所在皆銳不可攻

軍上有氣如蛇舉首如人持斧而向敵者皆敵氣助勝也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覆舟如牽牛如鬬雞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華蓋如飛鳥如伏虎在赤雲中十十

五五如旌旗在黑氣中有赤氣在前者皆積悍之氣不可攻

敗軍氣

敗氣如馬肝如死灰如偃蓋如臥魚乍見乍隱如霧之朦朧皆衰氣也若居敵上宜急攻之必獲大勝

軍上有黑氣狀若羣豬羣羊名曰瓦解氣軍必敗

軍上有氣一斷一續其軍必敗

雲氣白黃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軍上有氣如塵如粉如煙霧勃勃則軍敗將亡

軍上有五色雜氣在東西南北不定者則軍必敗

軍上赤氣燭天及從上而下或有黑氣如牛馬者名曰天狗下食人血軍必敗

有若飛雞若懸衣如人相隨如人無頭紛紛如

轉蓬如揚灰如破船宜急攻必大勝

軍上氣如驚獐走鹿如卷席如人臥無手足無頭皆敗軍之氣

城壘氣

城上白氣下覆者不可攻若白氣如旌旗攻必勝

城上有赤雲臨則喜慶黃雲臨則大喜若青雲出南北不可攻

城上氣如牛頭而觸人者不可攻
城上氣如蛇頭而出向外者有突兵至
城上有赤氣若流血者是謂敗氣
伏兵氣
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有赤氣在其中者下有伏兵不可攻
軍上氣若粉若樓臺狀者下有伏兵
凡兩軍相當察其氣之所在有烏雲變黑及白雲若山者下有伏兵不可攻
暴兵氣
白氣若瓜蔓連結相逐散而復聚至再三連而復斷者有怒兵暴至
白雲若仙人衣千萬結部隊罷而復興如此八九者當有千里暴兵至
雲氣白而粉碎者亦暴兵氣
白雲狀若尺布有暴兵至若色赤名曰尤旗有流血積骨之象若色白闊五六尺東西竟天則大兵作

戰陣雲氣
氣青而高則將猛勇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在軍上者不可戰戰必敗
四望無雲有赤色如狗如狼其下必有流血之象
初出軍日天氣昏冥陰沈四塞謂之殺氣必有戰若清明温和塵埃不動則不戰
軍上青氣旺主戰
軍上有白氣如車入北斗中其下有流血之應大將亡避之吉
陰謀雲氣
軍營上有黑氣如幢如車輪臨門有陰謀不可戰

久陰不雨有陰謀
白氣羣行徘徊結隊來者有陰謀

四夷氣

東夷之氣如樹
西夷之氣如屋
南夷之氣如樓臺
北夷之氣如舟航
北狄之氣如牛羊或如穹廬

遠近氣

氣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
平視一千里
仰視中天一千里
平望桑榆二千里
登高下矚三千里

分野

經曰天有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在地為十二辰配十有二月王於九州分野各有攸係上下相應故可得而占之

角亢

鄭之分於辰在辰為壽星於野在潁川方城定陵襄城潁陽陽翟河南宏農城父宜陽新安河南新鄭屬兗州

氐房心

宋之分於辰在卯為大火於野在楚州山陽

清平濟陽東郡潁昌壽陽定陶等郡屬豫州

尾箕

燕之分於辰在寅為析木於野在漁陽北平遼東西上谷代郡雁門涿郡范陽新城固安良鄉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朝那樂浪元菟易定屬幽州

南斗牽牛

吳之分於辰在丑為星紀於野在會稽九江

丹陽豫章廣陵廬江安陸臨淮蒼梧鬱林桂陽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屬揚州

須女虛危

齊之分於辰在子為元枵於野在高密陽城泰山濟南平原屬青州

室壁

衛之分於辰在亥為豕訾於野在魏郡繁陽河內朝歌濮陽屬并州

奎婁

魯之分於辰在戌為降婁於野在東海泗州陰陵曲阜屬徐州

胃昴畢

趙之分於辰在酉為大梁於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鉅鹿高陽廣平河間武昌清河內黃丹邱太原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黨邯鄲屬冀州

觜參

魏之分於辰在申為實沈於野在高陵河東河內陳留汝南新野潁陽河南開封陽武屬益州

井鬼

秦之分於辰在未為鶉首於野在宏農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蜀郡廣漢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屬雍州

柳星張

周之分於辰在午為鶉火於野在河南洛陽偃師鞏縣三河屬豫州

翼軫

楚之分於辰在巳為鶉尾於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南中屬荊州

風角

經曰巽為風申明號令發示休咎動彰神教陰

陽之使也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啟表拔木之徵玉帛方交起偃禾之異宋襄失德六鷁退飛叔武將焚異鳥先唱此皆一時之事且興師十萬相持數年日費斗金而爭一朝之勝負鄉導之說間諜之詞取之於人猶不可信豈一風動葉獨鳥鳴空而舉六軍投不測之地欲幸全勝可乎或知謀既在人風鳥參驗亦存而不棄

凡占風角取雞羽八兩懸於五丈竿上置營中以候風

凡風起初遲後疾則遠來初疾後遲則近來

風動葉十里搖枝百里鳴條二百里墜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石千里拔大木五千里

風三日三夜徧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風

宮風聲如牛吼穿中

徵風聲如奔馬

商風聲如離羣之鳥

羽風聲如擊鼓之音

角風聲如千人之語

子午為宮　丑未寅申為徵　卯酉為羽　辰戌為商　巳亥為角

宮風發屋折木未年兵作

徵風發屋折木四方告急

商風發屋折木有急兵

羽風發屋折木米價貴

角風發屋折木有急兵盜賊戰鬬

歲月日時陰德陽德陰德在十二干陽德在天

歲月日時　子刑卯　卯刑子　丑刑戌　戌刑未　未刑丑　寅刑巳　巳刑申　申刑

寅 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為刑上卯辰午未酉戌亥為刑下
風從刑下來禍淺刑上來禍深
凡刑上刑下自刑為三刑
凡災風之來多挾殺氣逐塵飛埃
凡祥風之來與德氣並日色晴朗天氣温和風
來索索不動塵平行而過
凡甲子為貪狼主欺紿不信亡財遇盜主攻擊
太白陰經 卷八 三十
己酉為寬大主福祿應貴人君子
亥卯為陰賊主戰鬬殺傷
寅午為廉貞主賓客禮儀
丑戌為公正主兵報讐怨
辰未為奸邪主驚恐
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上來所主之事仍以貪狼
參說吉凶他倣此
凡旋風入幕折干戈壞帳幕必有盜賊入營將
危
凡風蓬勃四方起有觸地皆為逆風則有暴兵
作寅時作主人送辰時作主兵送午時發左
右送戌時發外賊送
宮日大風從角上至有急兵來圍至日中折木
者城陷
羽日大風日暝無光城有圍客軍勝
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天大寒有自相殺者
太白陰經 卷八 三十一
商日大風從四季上來有賊攻城關梁不通
鳥情占
己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己酉鳥鳴其上有酒食
時加寅午有酒食辭讓時加丑戌有酒食主
口舌時加亥卯有酒食防相害時加辰未有
酒食涉婦人口舌時加申子有酒食主爭財
寅午為廉貞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有諫諍
責讓時加己酉有客至時加申子辰未有口

舌事時加丑戌亥卯有酒食又主相殺

丑戌為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有吏來慰問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遺時加寅午有吏來言公正事時加亥卯有吏來言賊陰事

辰未為奸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有吏來言捕賊事時加巳酉主酒食有陰事時加丑戌有吏捕陰私事時加亥卯有陰謀相害之

事

申子為貪狼之日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有攻擊盜賊事時加寅午有人言攻擊事時加巳酉有酒食時加辰未有婦人爭訟時加丑戌亥卯有羣賊攻奪事

亥卯為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有羣賊聚議主休廢囚死鬬傷時加巳酉有奸私相傷事時加丑戌有吏逐賊時加寅午有奸猺相傷事時加辰未申子有攻討盜賊事

右諸陰日有鳥羣飛飄飄從鬼門四季上來更時加四季主有搜索及鬬傷之事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敬書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九

遁甲類

太乙式

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作而言曰某天帝之使帝命授符驚寤求其符不得問於風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之使也乃於盛之陽築壇祭之俄有元龜巨鼈從水中出含符致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黃帝受符再拜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為陰陽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太乙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征蚩尤以斬之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主金凡弟十八人曰尋干戈恃甲兵之利殘暴不仁以黃帝獨立乎中央將欲勝四帝乃屯兵於涿鹿黃帝至道之精其神無所倚其心無所適淡然與萬物合為

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乃授黃帝神符而勝之所以授符者天道助順欲啟聖人之心贊聖人之事也吉凶成敗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書以備參考耳

日辰

甲乙仲　甲乙季　甲乙孟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間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並甲子為六甲

五子遁元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陽遁　遁元　仲　孟　季

陰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

六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
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
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
九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

四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
六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
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
一

陽遁冬至後第一甲子為上元第二甲子為中元第三甲子為下元

逆布三奇順布六儀

陰遁夏至後第一甲子為上元第二甲子為中元第三甲子為下元

順布三奇逆布六儀

陽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時為一元五日竟一氣一氣用一元上中下陰陽二遁三百六十日當一歲之用其五日四分之限各用中元以通餘閏始終用之則冬至閏餘二五八經曰以通閏餘始終用之各用二五八是也五日之內與日合者

九星

凡用遁之法當知九星明九宮定八門審直符直事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衝木常主三天輔水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宮

坎為一宮坤為二宮震為三宮巽為四宮中為五宮乾為六宮兌為七宮艮為八宮離為九宮

八門

休門常主六驚門常主二傷門常主三杜門常主四開門常主六驚門常主七生門常主八景門常主九五居中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儀是也甲子常為六戊甲戌常為六己甲申常為六庚甲子常為六辛甲辰常為六壬甲寅常為六癸

三奇

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星奇

直事

直事者值八門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門加直事授出入之語故以門名之直事五日一易局十日一易符十時一易事

課式

凡課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時干直符者六甲也

時干者時下所用之干也

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子在甲時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為六戊故也雞鳴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盡癸酉十時皆以天蓬加午至戌寅甲戌則轉直符用天遁他皆倣此其陽遁可知

陰遁逆行以直符加直事直符者直事之上門

也時者時下所得之客也然則直符十時一易其門亦十時一易也

假令陽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驚門加第七宮雞鳴為乙丑以驚門加第八宮盡癸酉十時皆以驚門加宮至戊寅甲戌則移生門加宮而奇門所在及吉凶成敗按而詳之他倣此陰遁則逆數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各易其位名曰反吟雖致奇門吉宿皆凶惟可以納財

凡三奇之日宜出行奇者乙丙丁皆為吉干與善神並故無凶耳若開休生三吉門有天上三奇合之臨一方即其方之門為吉遁路清虛可以出行修舉百事吉

假令陽遁用天元一局甲己之日日出為丁卯天乙直符在四宮開門臨震三宮下有六

乙與日奇合東方出行吉生門臨離九宮有六丁與星奇合南方可以出行其陰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為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為甲午甲戌使丙為甲子甲申使丁為甲辰甲寅使三奇與吉門合得此時者為尤良

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乙己之日日入癸酉天乙直使在乙宮以直符天蓬加六癸休門直事加一宮北方休門下有六丙日奇而臨甲子則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倣此

凡三奇與生門合太陰名得人遁奇與休門合名得天遁奇與開門合名得地遁奇與太陰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為太陰天乙後二宮亦名太陰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宮為直事前二宮乾六甲在二宮天乙在後二宮皆合於六宮故曰奠遁用陽他皆倣此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門與六丁合得地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宮所向皆吉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天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門與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宮得人遁奇天遁奇者為日精華所蔽地遁奇者為月精華所蔽人遁奇者為太陰之氣所蔽此時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陰而無吉門名曰有陰無門有門合太陰而無奇名曰有門無奇有吉門而無奇陰名曰有奇無陰皆可從之吉但避五刑舉事但從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並吉門者但從三奇所加百事從之吉

又三奇在陽宜為客在陰宜為主若欲見貴人求財出自奇門合生門吉若力舉百事出自奇門合休門吉

凡三奇游於六儀利為公私和會之事謂乙丙丁游於六甲之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午此為玉女守門戶之時也天乙合會利為百事要在三奇或在六儀者吉門合太陰以勝光小吉從魁加地四戶是謂福倉遠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遠行出入舉百事當令天三門加地四戶出其下吉天三門者太冲從魁小吉是也地四

戶者除定危開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即卯為除午為定酉為危子為開他倣此太冲從魁小吉天之私門六合太陰太常地之私戶此而臨開休生三奇吉門從之出入遠行舉百事皆大吉又以日將加時上視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門也猝有急難天門出吉凡三奇出墓門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雖得日奇未時不可出謂乙

屬木而墓在未也丙丁火之墓在戌戌時不可出

一云六乙臨二宮六丙六丁臨六宮入墓出三奇吉門勿令五刑魁星螣蛇白虎在其上凡九天之上可以力勝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陰之中可以潛形六合之中可以逃匿即直符後一所臨三宮為九天後二為九地前二所臨之宮為太陰前三為六合

假令陽遁直符臨九宮則九天在四宮九地在三宮太陰在七宮六合在六宮他皆倣此陰陽皆用天遁為奇九天臨甲九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己為大吉凡六儀擊刑皆不可用

假令陽遁甲子天蓬為直符加卯時為擊刑謂子卯刑故也雖得奇門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亦名天乙留符格直符加六庚名天乙飛宮格亦名天乙行符與太白戰於野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與天乙格戰於野格若天乙與六庚同宮名天乙與太白格戰於國格六庚加天乙宮者謂臨太乙所在之地宮也天乙與六庚同宮者謂此同於地宮也凶時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宮干格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飛干格此凶時不可為百事伏干格之凶時外人取之於賊見之占人在占格則不在占人來占格則不來

凡六庚加歲干為歲格月干為月格日干為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為時格不加三奇非時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易地千里車破馬驚不可舉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熒惑六丙加六庚名熒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時得奇門吉宿亦不可舉百事

凡六丙加直符為孛謂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宮加六丙亦名為孛同六庚所加之義凡時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凶宿者凶時下得吉宿謂之直符所勝時下所得三星此謂吉宿也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為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六丙在八宮八宮為天任謂時下得天任星也他倣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為天蓬即以天元直使為天蓬宿雞鳴為乙丑乙丑為天芮即以天乙直使為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輔天禽天心為大吉天衝天任為小吉凶宿者天蓬天芮為大凶天英天柱為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為小凶小凶有旺相氣變為平其吉宿有旺相氣者大吉

凡六甲六丙為青龍返首六丙加六甲為朱雀跌穴此二時可舉百事又會三奇八門者為大吉太乙經曰六甲加六丙為孛六辛加六乙為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龍逃走六癸加六丁名螣蛇夭矯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不可

舉百事皆凶時也

其時下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名入墓時不得出入舉百事

凡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為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倣此

其陽遁可出入舉百事當游三避五可以六明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參用元女式三宮法所出

之門有螣蛇白虎皆須避之犯則大凶六乙之時時下得乙吉
時逢六庚抱木而行強有出者必有鬬爭謂六庚之時時下得庚凶
時逢六辛行逢死人強有出者罪罰難勝謂六辛之時時下得辛
時逢六壬為吏所擒強有出者非禍所勝謂六壬之時時下得壬

時逢六癸衆人所視不知六癸出門則死謂六癸之時時得癸皆凶也
凡時下得天逢宜安居保國修築營壘主不利客
凡時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統接朋儕
凡時下得天衝不利舉百事
凡時下得天輔宜守道察理皆凶神也
凡時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滅羣醜吉神也
凡時下得天心君子吉小人凶
凡時下得天柱宜藏形固守皆凶神也
凡時下得天壬宜請謁賞賀通達財利
凡時下得天英宜出入進酒作樂筵宴皆吉神也
太乙貴神可向不可背白姦者天之大姦神可背不可向
又曰六丁為六甲陰能知此者日月可陸沈可

呼六丁神名凡六合中之六巳謂六巳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隱密潛伏之事皆從天宮六巳所臨用之
凡天輔之時勿殺有罪斧鉞在前天乙救之謂甲巳之日時加巳乙庚之日時加申丙辛之日時加午丁壬之日時加辰戌癸之日時加寅此時有罪自然光輝亦宜此時解人之繫縛
一曰甲己之日時下謂巳丁壬之日時下謂辰

戊癸之日時下謂申為天輔之時
凡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謂時得六癸也此時不
宜造作百事又神有高下必須避之
假令天綱在一宮神高一尺在二宮神高二
尺踰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內宜處百事天罡加四
仲天乙在門不宜處百事天罡加四季天乙在
外宜出行百事皆吉他倣此

凡要事在三宮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時
天乙理事玉堂之中欲出行此時吉百事皆利
凡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時天乙出游門垣之外
游行四野此時舉造百事皆吉
凡徵明加四季名四絳宮天乙伏藏於深宮之
中行於私宴此時不可出行
凡天乙之理於三宮四時迭用要在於天乙大
神背之必敗當從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於玉堂宮大吉是也大吉
為生氣其衝小吉為百鬼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於明堂宮神后是也神后
為生氣其衝勝光為負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於絳宮徵明是也徵明
為常生其衝太乙為積刑
凡出入往來青龍上明堂出天門入地戶回入
太華中即華蓋若天藏天獄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為青龍可以建福六乙為蓬星可以建
德六丙為明堂可以出入六戊為天門可以往
來六乙為地戶可以伏藏天乙至三凶神之宮
六庚為天獄六辛為天庭六壬為天牢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陰之
神在六丁句陳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己
白虎之神在六庚元武之神在六壬九地之神
在六癸凡避匿必須從天門入地戶參之以太

冲從魁小吉六合太陰加地戶將出入往來無
能見者欲去者出天門而去欲藏者入地戶而
藏太陰之中凡欲逃避百思當從天門入地戶
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令虎狼鬼賊不敢近亦出天門
入地戶中吉
夫開門遁伏休門生聚生門利息景門上書杜
門閉絕死門射獵驚門恐迫傷門傷害避惡伏

匿背杜門向開門吉出行移徙遷官受職入官
視事背景門向休門吉有所掩襲欲塞奸邪背
開門向杜門吉三奇吉門合天輔天心天禽出
入大吉出開門宜見大將出休門宜見長吏出
生門宜見帝王公卿出傷門宜捕獵征伐出杜
門宜邀追隱匿誅伐亡逆出景門宜上書出死
門宜喪葬弔唁出驚門宜掩捕鬬訟
凡時加六甲一開一關上下交接謂六甲之時

時下得伏吟也
凡時加六乙一往一來恍惚俱出謂六乙之時
時下得乙吉也
凡時加六丙道逢清晏求之大勝謂六丙之時
時下得丙吉也
凡時加六丁出幽入冥永無禍侵謂六丁之時
時下得丁是也
凡時加六戊乘龍萬里當從天上六戊出挾天

輔而行吉
凡時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謂
六己之時時下得己凶

向背擇日

經曰征伐皆有向背知者勝不知者敗其太歲
太陰將軍月建日時大時小時亭亭白姦游都
太乙黃旛豹尾五帝六符生神死神大雄地雌
日德孤虛歲月日時刑煞大小審而用之可以

知其勝負易其成敗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歲視亥上神為歲星午上神為鎮星酉上神為太白子上神為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其國不可伐大略如此此為星有遲速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歲日月時下之辰不可向

凡小時月逢大時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在行四仲周而復始

推行四角天乙入元女式

凡月游者一名刑法己酉月理艮宮六日乙卯月理震宮三日庚申月理巽宮六日丙寅月理離宮五日辛未月理坤宮六日丁丑月理兌宮五日壬午月理乾宮六日戊子月理坎宮一日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

推恩建黃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月十月加午五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為建建為青龍黃道次神太乙即為除除為明堂黃道次神勝光即為滿滿為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為平平為朱雀黑道次神傳送為定定為金匱黃道次神從魁為執執為天德黃道次神河魁為破破為白虎黑道次神登明為危危為玉堂黃道次神神后為成成為天牢黑道次神大吉為收收為元武黑道次神公正為開開為司命黃道次神太冲為閉閉為句陳黑道次神

凡避死難從開星不吉春三月房為開夏三月張為開秋三月婁為開冬三月壁為開

推亭亭白姦法

常以月將加時神后下為亭亭所在十二月時

其寅申巳亥神后為白姦所在神后時白姦在寅申常行四孟亭亭常與白姦合於巳亥格於寅申

出師安營原注一名玉女反祕局

經曰有諸正宿安營四直頓兵深入敵境恐有掩襲乃作真人閉六戊法逃亡隱匿作玉女反祕局千凶萬惡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遠能洞幽開微非真人逢時不能行也

閉六戊法

先置營訖於某旬上以刀從鬼門行起左旋畫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處埋之呪曰太山之陽恒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惡莫之敢犯便於營中宿若令出入取驗之法以犢母在營中犢子安營外終不敢入甲子旬戊在辰餘倣此

玉女閉局法

以刀畫地常以六為數酉中六尺庚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長一尺二寸

假令甲子從甲上入乙丑從乙上入戊日從東西入入局竟從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六時亦依次加去便呼

曰鼠行失窟入狗市便移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兔窪食甘草度訖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鳶來到度算便呼云句陳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廐因留止度訖便呼云元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轉來申

裏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戶避難出天門入地戶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來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不見我以為束薪獨開天門而閉地戶以算閉門而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即地脈不復得見

太白陰經 卷九畢

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恭校敬書

二十五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十

六壬類

元女式

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運斗柄設十二月之令神為十二將間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將加上時課日辰用為天乙所理十二神將以斷吉凶

太白陰經 卷十 一

推月將法原注以十二月合神為月將

登明正月將加在亥水神
河魁二月將加在戌土神
從魁三月將加在酉金神
傳送四月將加在申金神
小吉五月將加在未土神
勝光六月將加在午火神
天乙七月將加在巳火神

天罡八月將加在辰土神
太沖九月將加在卯木神
功曹十月將加在寅木神
大吉十一月將加在丑土神
神后十二月將加在子水神

推四維法

乾天門　坤人門　巽地户　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

東方貍虎豹兔駱蛟龍魚鰕
南方蚓蛇蛆鹿獐雁羊鵞鵝
西方猴狐猿烏雞犬豕豺狼
北方熊豬羆燕鼠蝠蟹牛鼈

推四課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視午日支辰陰陽以為四課
子日上神為日之陽干丑日上神本位所得之
神為日之陽支辰上神為辰之陽干辰上神本
位所得之神為辰之陽支謂之四課四課之中
察其五行取相克者為用四課陰陽先以下賊
上為用若無下賊上以上克下為用若三上克
下一下賊上還以下賊上為用若一上克下四
下賊上與今日比者為用俱比俱不比以涉害
深者為用俱涉害深以先干後支為用四課陰
陽皆不相克以還相克為用若有干克神神克
干先以克干為用若干克兩神兩神克干以比

者為用俱比俱不比剛用干比柔用支比為用
四課陰陽不上下相克又無遙相克以昴星為
用剛干視酉上所得神為用柔干視酉上所臨
神為用剛日先傳支後傳干柔日先傳干後傳
支若遇天二門反吟伏吟先以相克為用若無
相克伏吟剛干以干上神為用柔干以支上神
為用反吟剛日以干衝柔日以辰衝為用以刑
反衝用為傳終八專日四課不相克剛干從干

上陽神順數柔干從支上陰神逆數皆以及三神為用足以定吉凶當知所受用三傳以考終始善惡所致何先何後變化何從將安何所極三傳之要訣在天官各以神將言其禍福將以並合所加日辰又以五行論其憂喜欲取諸將以天乙為首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貴神也家在丑

甲戊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
乙己之日旦理神后暮理傳送
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從魁
庚辛之日旦理勝光暮理功曹
壬癸之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
天乙在東方西方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太乙在南方北方則東方為前西方為後常以星沒為旦星出為暮

推十二神將法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勝鬬地千里
用起螣蛇以將兵兵數驚駭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
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
用起六合以將兵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
用起句陳以將兵士卒戰亡天乙前四神也

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天乙前五神也
用起天后以將兵不勝天乙後一神也
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弱天乙後二神也
用起太常以將兵平平天乙後四神也
用起白虎以將兵師亡天乙後五神也
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為敵欺詐天乙後六神也

天乙理十二將前盡於五後盡於六

推伏吟反吟法

凡興師動衆勿取伏吟之時見必固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反吟時前勝後負諸神自臨其衝曰反吟諸神自臨曰伏吟

推陰陽相覆法

天罡加太歲是為陽覆陰天罡加月建是為陰覆陽陰陽相覆之時兵必有奸計重陽時執於火為驚重陰時執於水為恐陽覆陰上欲害下

陰覆陽內奸生不利舉百事

推神后內外法

斗加孟神在內道路壅塞出軍凶

斗加季神在外出師吉

斗加仲神在開戰或勝宜密謀

推九醜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為子午卯酉之辰合五得四交合為九主敗軍殺將醜惡之日支曰己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九醜是也

推兵仇法

仰見其兵暮見其辰俯見其仇下賊上此時軍兵僇將亡

推行軍本命法

軍出日時天罡不欲臨將軍本命及行軍大凶

螣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龍六合太常臨小吉歲月煞所臨之方不可推

推天門地戶法

以天二門太冲從魁覆地四戶除定危開從下而出萬夫莫當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在東出軍先鋒出城西門立營牙門向東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時倣此不向旺方也

推國君自將法

置營訖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徵明是也前將軍居太徵下勝光是也後將軍居華蓋下神后是也左將軍居天府下天衝是也右將軍居文昌下從魁是也旗鼓居建星下六乙是也偃衆居明堂下六丙是也軍門居天門下六戊是也小將居地戶下六己是也斬殺居天獄下六庚是也判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軍正居天牢下六壬是也順旬依法不可妄舉起甲盡癸復則旋改

推神位諸煞例

甲子旬子為青龍丑為建星寅為明堂卯為太陽辰為天門巳為地戶午為天獄未為天庭申為天牢酉為天藏終十辰至甲戌又為青龍餘倣此

推玉帳法

出軍行陣深入敵國止宿營壘休息趨舍大將軍居太乙玉帳下吉諏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

察情勝敗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法其來遠矣龜易卦占雖有正文學者不皆精吉凶昔越范蠡曾用田螺占之試有靈驗見兵書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時須自淨其身勿令女人見之即有靈驗

田螺占法

以甲子日用溫湯向東灌之向夜取木盤中畫直墨界一邊為己一邊為敵注水一二升取二螺呪曰田螺索索風雨不作敵若不來各守城郭又呪曰田螺舞舞知風知雨敵若來迫入我城土呪訖明旦視之己入敵己勝敵入己敵勝

右準前法置田螺於盤內明旦視其頭之所向以定緩急

凡甲乙日頭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來向東不戰
凡丙丁日頭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至即交戰主勝向東不來
凡戊己日頭向東三日至向南西北皆不來
凡庚辛日頭向西與敵和向北無事向東敵來自敗向南九日至
凡壬癸日頭向北吉向東三日至向南敵來自敗向西不來
春向東大勝向南小勝向西敗向北平安
夏向南大勝向西向東小勝向北大敗
秋向西向東大勝向北小勝向南大敗
冬向北向南大勝向東向西自敗

推賊虛實法

常以月將加聞賊時天罡加四孟言虛加四仲來在道加四季即至欲知賊來否以月將加聞賊時游都加日辰賊即至臨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過去不來游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聽之大吉小吉是也欲聽人之隱謀密事往地耳聽之太衝從魁是也

推賊數法

以月將加正時日上辰見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萬人見徹明太乙四百四千四萬人見神后勝光六百六千六萬人見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萬人見功曹傳送九百九千九萬人見太衝從魁十百十千十萬人見其神旺氣十倍相氣五倍死氣減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將加時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匿以月將加正時望奸下可藏萬人神后是也河龍下可隱千人太衝是也陰精下可藏百人從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獨通太衝為三河從魁為九江欲行間諜為不可知事視江河除定危開之道與前三後三並者可通出入其下人無知者

推三陣法

甲子旬陣形象畢幟曰張青臨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白衣赤頭從酉入以臨子

甲戌旬軍形象井幟曰陵城降前左將黑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未入以臨戌

甲申旬兵形象翼幟曰梁邱叔前左將黃衣赤頭右將朱衣赤頭從巳入以臨申

甲午旬兵形象尾幟曰費陽多前左將白衣赤頭右將青衣赤頭從卯入以臨午

甲辰旬兵形象斗幟曰許咸池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丑入以臨辰

甲寅旬兵形象虛幟曰王屈奇前左將赤衣赤頭右將黑衣赤頭從亥入以臨

推陰陽兵法

陽兵者以陽時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旋行出九地六癸順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戰百勝

陰兵者以陰時從九天踐明堂入地戶左行右回歷太陰分兵為奇逆入太陰中央以接戰

推雌雄法

用起戰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起戰雌凶春甲夏亥秋寅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前二攻其後四子日從戌前四辰是也復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為雄小吉勝光天罡為雌戰陣背雌向雄百戰百勝不得令青抵白黑抵黃迎太

陰就太陽子攻母迷天道戰必敗不欲向勝日辰也攻其類衆還受其屈攻其所勝大吉勿使衰對相死當旺故曰通三天勝可全順斗行一也攻其勝二也後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戰法

左上八月攻左右上二月攻右是戰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傳送太乙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

與煞並伏兵發大凶不與煞並伏兵不敢發

又曰以聞事時斗加季有伏兵干傷支有伏兵在前支傷干無伏兵干支俱為用神傷有伏兵戰凶

推突圍法

傷不傷視陰陽日辰上賊為傷又得惡將為重傷雖凶不傷無咎又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免難

又曰被圍時神在內可守神在門相傷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圍四帀者當從青龍上去加旺時天罡是也所謂八極俱張利如鋒芒乘龍而出兵不敢當

推水軍法

兵衆行船將涉江海必有傾覆之患丙子癸未壬申為江河龍此日濟必溺

又曰天河臨地井舟必覆壬癸小吉下得路為天河卯酉辰為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將加正時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澤煙霧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傳送下自然開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戶頭戴式行則不迷加正時出小吉下三百步得道出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

吉下得糧凡支吉利涉陸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時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經曰兵衆同則先舉者為主後舉者為客陳兵原野則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

又曰天五音為客地五音為主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下為客時下為主辰行為客時止為主

先動先聲為客後動後聲為主高旗為客卑旗為主兩人相見外來為客內坐為主立為客坐為主兩人等先舉事為客後舉事為主人有氣者勝無氣者敗客利四季月日時欲得制日干克支主利四孟月日時欲得伐月支克干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軍之五德也輝映衆心宣威兵目青旗舉一鼓則行二鼓則趨三鼓則集受制也舉黃旗一擊鼓則止二擊鼓則列三擊鼓則聽受命也陽時舉赤旗揚威儀而始之甲乙丙丁戊也陰時舉黑旗伏威儀而終之己庚辛壬癸也旛旗各隨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前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長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騎戰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為先鋒軍壓敵

角人赤旗青衣青馬居東方

羽人青旗黑衣黑馬居北方

宮人白旗黃衣綠馬居中央

徵人黃旗赤衣赤馬居南方

商人黑旗白衣白馬居西方

右方各七人早近敵陣大呼若聞金鼓擊柝之音以商人為前將兵象白虎也陣見火光

以羽人為前將兵象朱雀也陣聞士卒呼號以宮人為前將兵象句陳也陣內寂然無聲以角人為前將兵象青龍也是為五行壓勝之法

推五行陣法

木直陣以金方陣應之金方陣以火銳陣應之火銳陣以水曲陣應之水曲陣以土圓陣應之土圓陣以木直陣應之

推當敵人法

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當五千人太陰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當五千人天乙游都五百人歲德月德日德壬方之內生氣歲星豹尾歲建並可背不可向

推神煞門戶篇

經曰凡戰陣之法須避神煞識天門明地戶克敵制勝實在於此

推大將軍法

孟歲以螣蛇勝光午仲歲以小吉未季歲以傳送申加歲支干天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歲支功曹寅勝光午河魁戌有臨季者其下即豹尾其冲為貴旛

推太陰法

常以功曹加歲支神后下是也

推歲建破法

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加太歲支魁下為建罡下為破陰陽煞用之

推歲星法

天罡加歲支亥上所見本位是也

推歲煞法

天罡加歲支太乙巳從魁卯大吉丑有臨季者其下即是歲煞甲子辰劫煞在巳災煞在午天

煞在未他倣此

推孤虛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歲支天魁下為孤太衝天罡下為虛旬下日同

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轉煞

天狗孟歲巳仲歲酉季歲丑

推天道黃道法

寅午戌月寅南方行午北方行戌東南方行巳酉丑月巳西方行酉東方行丑南方行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氐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為天目

春箕星寅夏軫星巳秋參星申冬壁星亥是為天耳

推游都虜都月合法

游都為都將甲巳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傳送戊癸日太乙

虜都為天賊甲乙日天罡乙庚日勝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傳送戊癸日功曹

月合常以月合神上為月朔之始順數之盡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宮中元甲子日起二宮下元甲子日起八宮各以順日求之周而復始時同日法夏至後反此

推亭亭白姦法

常以正月加正時神后下為亭亭寅午戌上見孟春午未之位是為白姦

推生死神法

常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為生神勝光下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門地戶法

子丑日天門在丙地戶在乙
寅卯日天門在丙地戶在庚
辰巳日天門在庚地戶在丁
午未日天門在壬地戶在辛
申酉日天門在壬地戶在甲
戌亥日天門在甲地戶在丙

龜卜篇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靈龜負圖自河而出龜龍麟鳳謂之四靈龜居其一托夢於先王何其賢也不避豫且之網何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以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設此法者謂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聖人得以興凡夫得以廢不可輕舉矣愚人不自謂其愚而自謂其智故立卜法假於陰陽亦惑愚人之心為非智也太公曰著枯草也龜朽骨也安知聖人之智慮哉於是知神亦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智贊聖人之事者其猶砥礪乎凡龜有五色隨其旺相而用之一龜之內有六廚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後左足為春前左足為夏前右足為秋後右足為冬四季用中廚

經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銀何知我聖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須白其色須鮮其皮如蠟其界如法凡龜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分為五段可以彰往察來內高為金外高為火五曲為木四直為土頭垂如水水無正形因金為名常以晴霧為水一兆之中從頭分為五鄉首為甲乙次丙丁次戊己次庚辛次壬癸常以頭微高為上兆正橫為中兆春夏以內為頭秋冬以外為頭

假令木兆甲乙鄉為本宮丙丁鄉為子孫戊己鄉為妻財庚辛鄉為官鬼壬癸鄉為父母但以此鄉斷吉凶

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財火支是子孫水支是父母看支入鄉以斷吉凶成敗我往攻彼則彼為主兆欲頭伏落足及橫格身內摧折暗霧昏蒙震動猖狂

文不食墨犬大穿者破軍殺將彼來攻我兆欲頭仰足舉其支援助身內有力食墨鮮明肥膿安穩吉兆言吉凶兆言凶萬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驗無假日辰夫有動不如無動有支不如無支有支則被支吉格支凶故兆連新起動由人新兆連故起動無路緊促頭足所作不成頭足銜芒所求無殃君子動頭天下同憂小人動足天下馳逐兆身過度日向衰微兆不出臼勢將微滅

凡占賊被支有救格支有外敵若我擊敵兆旺相軒昂偃仰有力吉桔槔伏落霧悴驚摧頭伏足落兆細而暗凶

凡卜以支及動鄉賊數日月遠近里數不數三成數八旺相依數休廢減半

凡乙文為飛鳥出林兆出軍行師吉安營入師凶丿文為飛鳥入林兆安營築城吉行師凶工文為驚獐兆有賊屬至防閑城堡吉瓜文為走

鹿兆有賊至主奔走之事一文為土兆安城堡吉八文為棲鳳兆自守吉亩文為需兆安城壘吉川文為川兆襲人城壘吉

山岡營壘篇

山有岡巒地有形勢斷其形則氣勢滅故秦築長城鑿其山岡之氣而咸陽邱墟隋疏汴河斷其土地之脈而江都荊棘成周卜遷伊洛得漕渭之利而王年八百吳晉奄宅建業得江山之

勢而延期數世夫建都邑築城壘必擇形勢雖成敗在人不在於城池然地形山勢足以為人之助也故曰趙之地坦然平吳楚之地東南傾秦韓之地龍虎形趙魏之地無邱陵夫趙無陂險山岡溝澗故曰坦然平吳楚有江海波濤之潮汐故曰東南傾秦韓被山帶河岡巒重複故曰龍虎形秦得龍虎之形而東吞趙魏南並荊楚故建都邑列營壘非地勢不王非山岡不固

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岡左右襟帶地水東流乾山伏下通子丑寅卯之地入於巽宮又曰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有臨山抱且朝迎或驚或躍或蟠龍藏車隱馬若飛鴻支條脈散如蛇行氣象森聳如雞籠四維皆起四仲平巽水迤邐出自庚天門倚伏歷壬癸直出地戶東南傾南有汙池為朱雀北有堆阜為元武東有叢林為青龍西有大道為白虎四獸既具八卦乃列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興土土先木戊土越版築從中步至門

凡草木不生不可以居鳥獸不集不可以居嶕石沙礫不可以居河水逆流不可以居朱雀無頭元武無足白虎銜尸青龍悲哭不可以居強居之者兵敗將沒

山形岡隴

山若蟠龍玉案數重宛轉邪曲首尾相從山若

鳳皇翅翼開張列隊千萬帶隴扶岡前有印綬後有迴翔山若飛龍首尾遠同山若臥狗頭卷尾就腹內乳見項連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羣從千隊朝者數人山若長蛇或曲或邪前岡後谷隱馬藏車凡此皆營壘之形勢也

舊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共十卷唐河東節度使都虞侯所譔進入內府秘藏不傳於世瑞南宋公先世有傳而得之以輔明廓清海宇是書之功也以後子孫慎勿妄傳史氏珍藏跋尾

太白陰經　舊跋

經武淵源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譔

紳珮之儔際生熙泰陶鎔於禮樂之區款言盱視博袖長裾以神化性命爲高俎豆雍容爲盛鄙夷介胄韜鈐直土苴耳卒有意外警則縮頸結舌徬徨四顧圖所藉手以解紛紓難何其意之相爲舛也業稽古邃氣淳風洶然尚不能偃兵故有阪泉補遂之戰迄於唐虞夏殷周代迭見征討故禹矢衆協力殷湯苞有三蘗乃及於桀鳴條之

誓遠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律以步伐止齊毫髮不容陵越何其慎也孔子曰我戰則克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此之謂乎後世知本之學不明故使儒者之功用不著橫戈躍馬之胄因以別技專門而謂吾聖人之道不該此嗟乎陋矣今謨誥具在也古聖君哲輔之摹畫指數可徵也彼孫吳所爲正而法者固皆吾聖人之緒餘其合變出奇偷取一切以倖爲勝者又所不屑齒也雖然即春穠之

內外兩傳亦既該而存之矣居閒有暇爰掇六經語孟之及於兵者彙爲內編而綴以韜鈐子史內外傳之謀計征討列之外編而合以孫吳軍讖諸法總而揭之曰經武淵源以見吾聖人之六籍括綜包涵靡有頗漏而世所稱兵法特儒者分內事之一其道之淵源蓋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俾佔畢者不踵固滯跐弛者不終粗才優游涵泳循是以探知兵政本原庶幾乎有勇者且知方也其於世道亦尚有

少補哉

萬曆歲丁亥夏仲月吉

經武淵源內編卷一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烽校

周易纂

師貞丈人吉无咎臨武君曰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

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謂之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陳嚞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周不說喜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鉏耰之具其矛戟也簍簏箕箬者其甲冑干櫓也鑺鉏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秋草木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

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壁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犯命者不獲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武王問太公曰

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

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矢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安國曰

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荀子曰楚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議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

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抗楚國之法墮典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〇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徇河北鄧禹杖策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懽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四方分崩離析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新序曰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幷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後梁開平元年命保平庫懷貞悉發京北同華兵屯晉州以備河東五月懷貞至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不克乃築壘穿地塹壍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潞州壁高河庫懷貞遣擊之敗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守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病篤謂其子存勗曰嗣昭昆弟重圍吾不及見矣葬畢汝與德威竭力救之言終而卒晉兵猶屯余吾梁主留澤州四月夾寨

秦余吾晉兵已去梁主以克用死援兵不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張承業亦勸之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路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

等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曰此必爲賊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遂懽好如初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南夷雍閩等叛丞相亮討之衆軍馬謖送至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夷類以除後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漢王將東伐用蕭何薦築壇場拜韓信爲大將上坐問計信曰項王雖霸天下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三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莫

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高帝始都雒陽婁敬戍隴西脫輓輅見高帝言便宜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相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

天下中四方貢職道里鈞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及周衰分爲二天下莫朝周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散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楚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之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李靖既克江陵降蕭銑特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大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蹔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初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也遂是止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中宗神龍元年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

東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子爲二豎所危將軍思報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誓初東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泛江至中流語及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志及東之爲相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謂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門

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躬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恒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同皎扶抱太子上馬至玄武門斬關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環繞侍衛太后驚起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洩不敢以聞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俱梟首天津南哀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備非常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景帝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榮陽吳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守高侯等絕吳楚兵後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

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銳壁東南陴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銳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凡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六

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畫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鏕鑪鉏鎒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

有浮海絕江之軍用備主將何憂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建元六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乃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薄賦哀鰥寡恤孤獨盛德上隆和澤下洽天下攝然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斷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

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蹏跡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徒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魯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轉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而往者莫反日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入藪爲圃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負黼扆王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列子曰趙襄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謁之襄子襄子使新穉穆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天寶十一載楊國忠以右相兼文武尚書領四十餘使時安祿山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令太子監國國忠與貴妃阻之哥舒翰軍潼關按兵守險國忠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帝奔蜀至馬嵬軍士饑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

國忠割剝町疫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遊國忠訴事軍士呼曰國忠與蕃人謀叛乃圍驛檐國忠斬首以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窮戚飲酒桓公謂鮑叔曰盍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重門擊鑰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管子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管子曰得衆而不得其心與獨行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

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

比樂師憂老子曰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文中子曰彊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揚子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蜎虎桓桓鷹隼穫穫未至也

經武淵源內編卷一 終

經武淵源內編卷二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燦校

尚書纂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代行尉事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高后時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虙侯周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

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郎位意諭盛德焉詔丞相陳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乃召賈爲大中大夫賜佗璽書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陸賈至南粵王惶恐頓首謝自言老夫故越吏也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囲紘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囲紘吐蕃聞濮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囲紘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囲紘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囲紘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柰何以身爲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厄矣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囲紘大驚其大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囲紘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囲紘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讐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竟定約而還

大戰於井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武侯問於吳起曰兵何以爲勝對曰以治爲勝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

雖散戒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說苑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尉繚子曰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王曰格爾衆庶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

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厚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淮南子曰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

夷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徼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德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

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至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壘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
於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忝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
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
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
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
也○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岍過水折
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
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
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
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
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卜而龜燋散宜
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
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
妖而擒紂於牧野
其所獨見者精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尉繚子曰百萬
之衆不用命不
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
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于
將士卒不用命
者未之聞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

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最哉夫子爾所弗最其于爾躬有戮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金鼓所指百人盡鬬階行亂陳千人盡鬬覆軍殺將萬人齊刃古者士有什伍車有行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置刺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

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空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疊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就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餚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裁不得出尋邑

經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棄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

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騰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漢兵與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擊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溝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棄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

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敍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呂蒙入據荊州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班固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從來者上矣

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父

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開元八年上敕曰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

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遣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弘武備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句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先主也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

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

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怡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應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

謂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晉寧康三年夏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符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七年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累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群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今以吾衆投鞭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

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群臣出堅獨留陽平公符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讐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歿之言乎堅不聽

於是朝臣進諫曰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冠軍京兆尹慕容垂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昔晉武平吳所伏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

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且東南卑濕沴氣易侵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上勞大駕堅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八年春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泰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兵至淝水晉謝玄以數千人度水逆戰大破之堅單馬走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振以至於亡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鹽鐵論曰昔齊桓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救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彊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

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經武淵源內編卷二 終

經武淵源內編卷三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燦校

毛詩纂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永平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令竇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匈奴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

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虧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

上善其言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

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曰商是常晉義熙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贊成藏熹以爲必克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留船艦輜重下邳步進至瑯琊所過築城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熹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來利在速戰宜據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瘕背擊之此上策也分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輜儲餘悉焚湯芟除禾苗使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

不戰自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墊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虛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超不從乃攝苫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去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

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守必寡願以奇兵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

寇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梁我池文子曰善守者無與樂善戰者無與鬬乘時整旅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淫淫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皆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

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詩序

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司馬法曰戎車憂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武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亂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大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雖圖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光武既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拜州牧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

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斯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乾元二年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

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彩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嘽光弼之嚴○神雀元年先零諸降羌劫畧小種背畔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渡河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先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後盡降諸羌振旅而還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宋光三年秋隴西羌夕姐

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玄成等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攻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輒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有詔益二千人後益發六萬餘人助之十月兵畢至隴西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驛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景德元年契丹主寇澶州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集賢殿大學士寇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帝乃決計幸澶州及至城南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獨殿前指揮使高瓊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相持十

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虎軍張環裴瓊守牀子弩弩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益堅帝許之遣曹利用如軍議歲幣準召利用至幄曰汝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遂罷兵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監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鼂錯論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

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戰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火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屯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戰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臣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

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也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

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起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

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超妹昭上書請超曰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幸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志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鄣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妾愚戇不知大議觸犯忌諱書奏帝傷超還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鹽鐵論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誅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

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

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詩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同心相愛此兩人家貧無錢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原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食此兩人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王貝劒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何於是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田仁對曰提將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

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任安爲益州刺史田仁爲丞相長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馬鳴悠悠旆旌徂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詩序

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子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兵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貫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亡是懼奚據望獲乎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游不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小戎伐收五梁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

茵暢轂駕我騏舋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駬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公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晉咸寧五年春

樹機能攻陷涼州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十一月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十二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醴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騋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駰有騂有騮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

馬在坰之野薄言坰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騢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駜有駽有騜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經武淵源內編卷三 終

經武淵源內編卷四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淵男李漢煃校

周禮纂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恐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

而奉主車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尉繚子曰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旗

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武王問太公曰

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國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執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

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壘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

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軍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皆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簡獸于郊入獻禽

以享烝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旗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槃流房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三軍可知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弋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

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

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輜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鑱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幷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朱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

數不可得而多殺也

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管子曰凡兵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鼈錯言募民徙塞事曰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遠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

同遊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氐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

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孤孌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

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王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兵器入焉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職金掌凡金錫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發于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輟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宜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

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厲冑鏊鉄幕革扶胥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

欲其直也檠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鐫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檠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張方平曰夫介胄不完士如袒戰器械不精卒猶手搏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爲兩旅權服者之高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馬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進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刀卷甲裂鐔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奪其自救之具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凡師役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崔葦竹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窓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梓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

司弓矢及繕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

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慼於剽而材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勢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剽而不材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瞿而澤紾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

奠體冰析澌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澌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檇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檇角欲孰於火而無煙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鬱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

亦弗可以爲良矣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斲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

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羽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苛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摇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

節欲疏同疏欲棗紹興十年金人敗盟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隨四川制置宣撫司胡世將在河池時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脇以候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扣連候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得車戰餘意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胡盞善戰璘先以兵挑之盞果出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秦王世民敗王世充於穀水

進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簇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克

盧人爲盧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且

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蛸是故句兵椑刺兵搏敎兵同强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盧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蛸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

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六韜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强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彊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彊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彊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書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

長六尺廣六寸爲滹墜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强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梏維肘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梏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校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

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瞷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樝去二尺萬二千具瞷野草中方胷挺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墊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

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舶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徼繘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枭鈕鐶廣四尺長四丈以止車一具以鐵栈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啓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胷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鐵乂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兩枝鐵乂柄長七尺以止三百枚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栈長三尺以上三百枚豕栈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

萬人强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循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東魏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

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參軍祖琛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外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迓之危孝寬關西南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巾車掌共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衛青出定襄兵卽度幕擊匈

奴單于匈奴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遂乘六贏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唐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馬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罷燧募厲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後貌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

車有六畫之數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

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軹焉四尺也久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

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帾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弸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轐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繩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

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歙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枼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轐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

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侳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邍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

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靖庫中統制張行中獻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雜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禦人短者禦馬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連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

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槍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兩翼追擊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爲將佐衛兵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其間前車向敵後車倒行左右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無窮將佐兵衛輜重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勢之便行則鱗次爲陣止則鉤聯爲營不必開溝壘而築營壘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絹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玄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與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

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

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祉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唐太宗時有馬二千匹大僕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國馬益耗玄宗卽位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遠方纔復二十餘萬匹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至開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從色別爲群望若雲錦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
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

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
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
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余靖曰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大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血氣夏攻駒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滑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曰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卽今眞定幷代皆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廢一廢萬匹又樓煩胡地皆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界也武帝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於漢之馬最爲多矣唐以汝苑爲宜馬卽今之司州也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
馬冬獻馬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駾
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

耳圉馬正校人頁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
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伏波將軍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援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驗效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馨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門下以爲名馬式焉

經武淵源內編卷四 終

經武淵源內編卷五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男李漢烽校

禮記纂

班朝治軍涖官行濛非禮威嚴不行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故於元龜兆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宋元嘉中建平王宏上議曰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愼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闖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扳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

得其人分臺建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

是月也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于扈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後齊常以季秋皇帝

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莱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壇於北陽興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火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火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候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

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胄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高帝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將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

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勑與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累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抄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與頃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杖夜出勇力飛足員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彊弩爲伏兵居後翳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冀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員將之士突擊而前翳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彊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阬我欲踰度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坼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阬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介者不拜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
野外軍中無拳以纓拾矢可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
左手承弣獻甲者執冑獻民虜者操右袂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鐓受弓劒者以袂
是月也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
不起不可從我始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

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是月也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史思明引兵攻
河陽有良馬千
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朔方節度使李
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
城內候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
止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
之建元六年匈奴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
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
卿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臣聞全代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
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今以陛下
之威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侵盜不
已者無它不恐故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
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
平城七日不食反位無忿怒卒遣劉敬奉
金結和親孝文皇帝亦嘗一擁天下精兵
繫之廣武常谿終無尺寸功故復合和親
約此二聖迹足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
秦繆公都雍取西戎辟地千里及後蒙恬
爲秦侵胡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
飲馬於河故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
中國之盛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

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定舍以
待其勞今將卷甲輕舉深入從行則迫脅
衛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
遺人獲也意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
知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擊之
者固非發而深入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審遮險阻或
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
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御史大夫
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

邑縱與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迺自殺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漢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火而罷極如此避而不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萃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勝度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戰陳無勇非孝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

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司馬法曰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逐而果介胄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楚莊公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戰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躭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蘇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晁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貞觀七年宴玄武門奏七德舞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更寫武周仁果建德世克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掌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勿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李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太宗曰昔漢祖既定天下作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意授不可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曉其表耳後世當知我不虛作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

虛無之情以剛制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官御其降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謀之士之有謀自此始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兵未接子何務死

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

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說苑曰齊崔杼弒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

纓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捨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

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賢辨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

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經武淵源內編卷五 終

經武淵源內編卷六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男李漢烽校

論語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堦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

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軍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進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將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懾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粗粺也用粗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矣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天寶十五載祿山賊帥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賊逼眞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祠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巡選其精銳將詣雍丘與賈賁

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入散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鼷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遂敗走復率衆來然潮素與巡舊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已復聞上皇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堅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魯潮餉賊鹽米數百緡且至巡夜壁城南誘賊來相剋遣勇士銜枚濆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縛蒿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爲蒿人也得箭數十萬其後夜復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愈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叛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不得已棄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與賊戰寧陵北斬賊將二

十餘萬餘人朝宗夜去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琦益兵與朝宗合攻睢陽巡厲士固守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而遠專治軍糧戰具巡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遑旦備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琦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幾獲之冬十月尹子琦圍睢陽久城中食盡衆議棄城走巡遠謀以睢陽江淮保障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

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最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遂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建安十三年秋曹操既下荆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遺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問策安出莫不響震失色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既不順且將軍大事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奄有荆州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以千數操悉有之兼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大計不如迎之惟周瑜以爲不然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曉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未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奮然拔劒擊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降操者與此案同遂遣瑜與劉備協力逆操大破操衆于赤壁○至德元載尹子琦圍河間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水上東殺之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乎對曰臣觀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荀得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冷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李懷光屯咸陽陰通朱泚反迹寖露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懼爲所幷上言當先變制備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連屯適有使者至晟軍晟乃揚言有詔

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帝狩梁州顧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時赦詹單雯乃使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滛句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衆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渭橋斷賊皆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上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亦歃歃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偪偽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永泰元年以李抱眞爲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承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亡失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善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廩於官而府庫充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爲諸軍冠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安祿山反於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祿山陷滎陽聲勢益震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賊遂陷東京

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祿山陷滎陽聲勢益震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賊遂陷東京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建隆二年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來數十年間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故方鎭大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一日與守信等飲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難難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卿等皆舊勳何不釋去兵柄出守大藩令君臣之際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泣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遂稱疾乞罷典兵奉朝請

孟子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闘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

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罰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亏矢不調則弗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趍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knot則若盤石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滑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

下今項羽僄輕不可遣獨沛公數寬大長者可遣迺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遂定關中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募能說王意止劒士者賜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而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與之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敢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繩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決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時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

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司馬法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典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若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禘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

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

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輸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貿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春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詎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

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殘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

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弃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

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執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循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桃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雖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

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能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舜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品覽曰世

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系係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鈲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欺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劒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奉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酬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經武淵源內編卷六 終

經武淵源外編卷一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烽校

春秋纂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

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

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又曰早而驕之）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

辛丑大叔出奔共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

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

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佯北勿追）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趨其所不意）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孫子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

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卑而驕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致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

瘠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
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
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
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
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
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
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
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
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績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擊衆以弱擊強曰北隨侯逸鬬丹獲
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
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

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
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
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
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孫子曰半進半退誘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
師大敗鄾人宵潰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

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

何卜（六韜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軍志曰將驕而卒惰者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禽於人）及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戛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

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濟漢而後發喪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有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隙綴子曰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嚴公以問施伯

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使爲相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內之政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之能禦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

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

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犬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餘陰西至於濟北至河東至於紀鄣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

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汎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汗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

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櫜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又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敗諸鄑

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管子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國安得無危）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

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讎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梱耿之不比爲右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孫子曰烏集者虛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蒍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

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胥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蒍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

先升遂克之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三畧曰乖衆不可使伐人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三畧曰亂將不可使保軍高克奔陳鄭人爲之

賦清人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

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

（故能爲勝敗之政）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孫子曰取敵之利者貨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管子曰攻取則堅者取）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

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

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武淵源外編卷一 終

春秋纂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孫子曰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又曰兵士甚陷

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吳子曰人馬相親然後可使九月晉侯

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又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

不可而後師于菅婁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狄師還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孫子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兵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鑾蠆有毒而況國乎（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六韜曰敵人新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不戒可擊濟水可擊亂行可擊）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

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讋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狄頹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孫子曰三軍之事莫重於用間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生間者反報也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

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
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
者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又曰親而離之商密人懼曰
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
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爲原大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
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又曰不若則能避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
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幸桓

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鞮七
人貫三人耳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隙則國必弱）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孤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吭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

攻之（孫子曰亂而取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嫉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東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

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君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又曰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

師（孫子曰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孫子曰親而離之怒而撓之）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孫子曰禁祥去疑）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

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又曰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六韜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孫子曰親而離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

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孫子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又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孫子曰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孫子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孫子曰上兵伐謀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

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蘦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年春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又曰兵無選鋒曰北）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

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

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

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孫子曰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薄諸河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

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

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又曰其次伐交）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

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傔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卑而驕之）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三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

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甾百人狂狡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

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兢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

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

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盟子良出質

經武淵源外編卷二 終

經武淵源外編卷三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燦校

春秋纂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趙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蒐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族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堯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君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

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相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孫子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楚子北師次於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嬰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又曰將孰有能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孫子曰無

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致晉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

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軥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孫子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

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籍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廢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

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

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使樂婴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孫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
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
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
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
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
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
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
乏晝在狄矣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晉侯從
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
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
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

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
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
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
備乃可以逞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又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

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興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郤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亡其家張軍宿野亡其親援枹而鼓亡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

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興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

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于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邬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鄙敗諸丘輿孫子曰凡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皇戌如楚

獻捷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又曰軍有所不擊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

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

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焉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

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

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

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曙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

鄭乃興師（孫子曰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

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晉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

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六韜曰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然之後者非上智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跅行者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聊合而加聊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經武淵源外編卷四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燦校

春秋纂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

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擐飲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

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擐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遁楚囚

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又曰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孫子曰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鑒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

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
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
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
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
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脩民事田以時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
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蠆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
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
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
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
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
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
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
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
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
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
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
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
于城下唯君圖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孫子曰知

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晉君
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
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
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
知罃焉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
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
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

備器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郤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

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孫子曰其用戰也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孫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備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衆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二三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諸侯伐鄭已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卑而驕之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孫子曰善戰者

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

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威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

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
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
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
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
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
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
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
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

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
晉地士魴禦之火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
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

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晉侯蒐于綵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
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
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
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

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書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子蟜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吾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

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震懸權而動先知迂曲之計者勝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抉其傷而死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

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集者虛也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

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趙武韓起以止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檷以爲公琴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鄰棠太子與

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咯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

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

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相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懼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鱗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辱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無功而還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經武淵源外編卷四終

經武淵源外編卷五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男李漢煃校

春秋纂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孫子曰死地則戰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薳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薳

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既成以授子木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

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讒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三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人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送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啗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洧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

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

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戊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戌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

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

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陂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陂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鼓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欲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蔑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蔑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玆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

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敎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蔑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蔑啓彊待命

於雩婁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

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

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攻其無備）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

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奸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鼙鞮歸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

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

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壓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六月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

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民紀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吳子曰用兵必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勤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狥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棠棄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鷙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吕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

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雖上哭而送之乃復人楚蔆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

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孫子曰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以鼓子鶡歸使涉佗守之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立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途有所不由）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搥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

奔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其餘不足之處又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孫子曰餌兵勿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

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嬖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巳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

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
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
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

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
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孰
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
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
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貨子猶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
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
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
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
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
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
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

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驟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

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薾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遍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寡矣又曰逸能勞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始用子胥之謀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獲楚公子繁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尤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又曰君命有所不受）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先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澨（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吳子曰既食未設備可擊）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經武淵源外編卷五 終

經武淵源外編卷六

豫章李材孟誠甫編　門人孫開　男李漢燁校

春秋纂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亟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孫子曰不用鄉導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鐘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

而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曰頗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頗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頗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

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因於

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敏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晳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衛也齊侯謂衛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嗾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晉趙鞅圍衛報衛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徙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

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郢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郢意茲曰可銑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郢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

曰比君之篤也寡人請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能動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

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食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夫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曰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孫子曰察其情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

火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狗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紩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

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六韜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慶之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

不敢請佩王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靭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絶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

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吳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

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

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

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六韜曰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叔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邾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矣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嬰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邊乃至以越亂告吳王

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
今吾道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
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
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
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
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

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
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
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
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地不可以爲生
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
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
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
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
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
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孫子曰施無法之賞
出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
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
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
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
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
百行行頭皆官帥攡鐸拱稽建肥胡奉文
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
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
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
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
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

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卻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

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吳王大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

之越王曰善哉及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

分也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三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

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

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

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塡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觫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又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

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絶祀許君哉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

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

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

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也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

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

子將柰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窕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窕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

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

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又曰君命有所不受）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將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

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孫子曰禁祥去疑）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

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諉

諉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將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孫子曰禁祥去疑）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

車兩馬繫五邑焉召潁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焉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

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李卓吾孫子參同

孫武子之文奇幻不羈似莊子高驤無崖似列禦寇雄深峻厲似賈生至言又其說多本仁義而參諸謀詳。乎孔孟之格訓也茲編注宗魏武參同六書攄我獨見闡彼秘法不獨武士咲譚甲冑社稷措四維之安抑亦文人樽俎折衝威名震萬里之外矣 萬卷樓刊

孫子參同敘

衡湘梅國禎撰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書而不盡究其精卽一言不可得古今兵法亡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七而首孫子孫子之言曰奇正之變未可勝窮也又曰

徼乎徼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合而言之思過半矣余友禿翁先生深於禪者也於兵法獨取孫子於註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六經附於各篇之後註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余在雲

中始得讀之雲中於兵猶齊魯之於
文學其天性也故為廣其傳使人知古
今兵法盡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子若
善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況其他乎
余家居與禿翁未數見亦未與深談
且不知有禪已論兵及余在行間無

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
寓楚諸大夫正憂賊禿翁曰毋憂
梅生往矣是必能辦賊者夫余兩人
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即使
余兩人者言之亦不可得也禿翁者李
贄號卓吾子

孫子參同序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略曰文事武備
士君子分內事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勳可紀羣
雄角而孫吳之略稱強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
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
經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
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其
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舉

脇戰股撫髀攘髮顧後瞻前張皇錯諤又從而
自詫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
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
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雞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
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
一究心之耳若能以臥側為邊防以黍使為卒
伍則折衝樽俎決勝几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
堂之陣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

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以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以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鄙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況皆非我之

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子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此亦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

而足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劒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蓋衛生之物天寔畀之豈直於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瘖瘂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於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

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於聞見借功於昔賢而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謂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註爲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其變而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焉感歎深矣

孫子參同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魏武帝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校計索情出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政令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

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知其變極則勝也法令孰行者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以佐其外常法之外也制權權因事制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敵治實預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

而勞之以利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也先傳泄也李卓吾曰經之以五事下五事也校之以計下七計也七計即五事其曰兵衆孰強等總不出五事中將與法二者而已言以此五事計算校量於廊廟之上則彼我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即爲能將自能於常法之外爲之勢以佐之矣

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所謂詭道奇謀此則臨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五事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算於先耳故曰始計始計者豫算也君能豫算將能豫算則勝算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遇敵有不能因利而制權勢者乎一曰道孫子已自註得明白矣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生也

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子所謂民信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之本謀用兵之第一義而魏武乃以導之以政令解之失其本矣緣魏武平生好以權詐籠絡一時之豪傑而以道德仁義爲迂腐故只以自家心事作註解是豈至極之論萬世共由之說哉且夫道之以政令只解得法令孰行一句經耳噫此孫武子所以爲至聖至神

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以取士以故弃置不讀遂判爲兩途別爲武經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則左而又左蓋左之甚矣如是而望其折衝於樽俎之間不出戶庭不下堂堦而制變萬里之外可得耶个个皆能抱不哭孩兒一聞少警其毒尚不如蜂蠆而驚顧駭愕束手無措即有正言亦不知是何說即有眞將軍亦不知是何物此句不合論語此句不合孝經此說未之前聞此人行事不好此人有處可議嗚呼雖使孫武子復生於今不如一記誦七篇舉子耳二場三場初不省是何言語咸自爲鹿鳴瓊林嘉客據坐瑤堂而欲奔走孫武子于堂下矣豈不羞歟夫孫武子且然況魏武乎益以市井奴輩視之矣嗚呼若魏武者吾以謂千載而一見者也學者愼勿作矮人觀場之語可也妙

參考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一曰道夫道莫先於得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致之哉故唯德修而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明民益親也此篇專爲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是而已矣故首述得賢爲將者當

參考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舜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

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爵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鳴呼曼曼縣縣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

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

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

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

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

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黃石公曰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黃石公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而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

○○黃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

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爺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

席、夫人捧觴、酺吳起於廟、立爲大將、起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以上皆得賢之道、

○文王曰、願聞爲國之大務、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

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太公曰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

○黃石公曰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敵強下之敵

佚去之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養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

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以上皆愛民之道

○文王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

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

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處之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文王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安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曰、守國柰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文王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

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文王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旅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暴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狹不可先倡人

道無突不可先謀必見天狹又見人突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

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賂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

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畏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

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柰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爲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黃石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

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司馬法曰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

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以上皆慎修之道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七曰天三曰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故參攷以天地

文王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

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

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尉繚子曰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以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

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並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空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

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

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叮嚀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拔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

以上皆言知天知地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四曰將五曰法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曰將孰有能而繼之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然則賞罰明而士卒練兵衆強者其爲有能之將審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統

攝偏裨各官之道主用者主軍中凡百之用此皆一定之法唯得人以主之而後軍用不乏也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有國家者可一日而忘戰乎唯以不教民戰以不知兵者將斯殆耳故未戰而廟算勝始謂得算多夫未戰而廟算已勝未戰而彼我之勝負已可計索而立見其情則凡詭道奇謀要不過爲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於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後選將又安得爲豫計於始而得廟算之勝也邪其爲忘戰之主必危之國無疑矣故讀始計者尤不可不留意也因具述六書選將練兵行賞之法以備參攷如左云

○武王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

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

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敗軍破將

武王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

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

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情相應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驁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

○武王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

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文王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

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武王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柰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

○○黃石公曰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錄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黃石公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

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黃石公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滯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

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蓋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

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垂衆不可使伐人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關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還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智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徼權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

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

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

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尉繚子曰夫將能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

身亡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抱璤柰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士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

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賞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撲檄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

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

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親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咎民之勞示休也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也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

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

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
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
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
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
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
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
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

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
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
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譁譁旌
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
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
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
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
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
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
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
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
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
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
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

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
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
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
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
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
人追之莫不皇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
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
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以上皆言將與法

卓吾子曰夫法者將之所設亦將之所守也故語將而法自寓矣合而言之是五事也凡為將者孰不熟聞之乎苟或語之以此五事又孰不以為皆老將之所常談乎然其實不知也其實不知則雖日聞五事何益歟故曰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聞之而不知此將之所以難也李衛公亦有五事之目與此同而意各別余謂必如此乃可謂真知五事者故具錄如左以備參考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魏武帝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日費千金購賞猶在外也鈍挫也屈盡也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

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家也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萁豆稭秆禾稾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

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更其旌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益強益已之強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李卓吾曰始計之後便言作戰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不

可也如此則國貧於遠輸財竭於貴賣不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糧於敵務食於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於不得已而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爲巧之至而人不知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於師者是謂眞拙矣其愼重於戰何如哉故終之以

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愼也然則善戰者服上刑正孫武子之所不赦矣或曰籍籍民爲兵也近師者貴賣近師之地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丘役即丘賦軍中財用既竭則丘甸之役又不得不急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殺敵者怒激怒我軍令殺敵人如田單之守即墨是也取敵之利者貨以貨與人

乃可取敵如趙充國守金城誘羌豪自相斬捕每獲一人予錢四十萬羌人自攜牛羊來坐困是也

參考

卓吾子曰糧不三載三載者隨糧繼糧迎糧也三載而戰國安得不貧於轉輸乎是未能勝敵而先自敝也又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可聽其貴賣而不有以處之

乎處之者市也故備述運糧之難與爲市之法如左

黃石公曰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

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戰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右言糧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雜其官府因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

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趙

兵直使甲胄生蟣蝨必爲吾所効用也

右言市

○卓吾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何謂也夫民以命爲重而司命者在將國家以安危爲重而主安危者亦在將將其可以易言乎所謂民命者非止三軍之命也十萬之軍興則七十萬家之民不得事農畝而七十萬家之命皆其所司矣又不但此七十萬民之家已也國貧於轉輸財竭於貴賣賦急於丘役私家公家並受其敝其屈力殫貨又可知矣不得已而後戰奈之何無良將也故述良將述戰將述車戰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不可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

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恃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綠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

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尉繚子曰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鬉鬐與角逐何能絕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

必試其能戰也

右良將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粟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凡戰以輕行輕則危

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謹兵甲行愼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擊其徼靜避其强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

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右戰將

○○武王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易
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
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塡者、車之勞
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股
草橫畔、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
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
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
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

陷地也、此十者、車之灾地也、故拙將之所以
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
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
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
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上卒前後相離、即
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
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
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

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
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
武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
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
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
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
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敢戰則、

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
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
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
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
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
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

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迭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

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斷皆周制也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

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

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

右車戰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

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爲上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自校以上至百人爲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爲伍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也脩櫓轒轀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以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爭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

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敵則能戰之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輔周者將周審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外也縻軍縻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之權者不得其人也李卓吾曰夫謀欲攻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爲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爲善而以不戰屈人兵爲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尤孫

子之所不赦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所以爲善戰所以爲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其愼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或曰識衆寡之用即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而況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久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後必莫敢

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戰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炊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

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壇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慮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爲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

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

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

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衆爲之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艸要之隘路武王曰我無深艸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爲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艸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

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柰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右鬬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御將之君非周武

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蒸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名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胄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

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謂三略爲衰世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已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右知彼已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魏武帝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爲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敵攻已乃可勝也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

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修道者先修爲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

也、李卓吾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己、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又如彼、故常修為不可勝之道、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為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為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有智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為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

多費其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軍爭戰、本以為國為民而後為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我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謂之勝已敗、已敗者、彼其軍形已自敗壞、吾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

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為眞愛民之主也、眞保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稱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也、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地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為

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是為動於九天之上、其為有餘、又已極矣、非有餘則不攻也、非勝於易勝也、

參考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

唐李衛公之言與予合、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

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强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强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旣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

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

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

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

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

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爲分什伍爲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奇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

鷙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正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爲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爲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是

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爲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雞自家士卒亦以牧爲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主於治

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如

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鷙鳥之節可如何敵人能先為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動即如轉圓石如鷙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木之靜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善兵勢

參考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已見矣然非眞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則謂知已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況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

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武王曰攻伐之道柰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驗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徼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蓄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爲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思過半矣 魏得三分耳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

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名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焉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空自爲一法蕃

落空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

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武矣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卽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旣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士練則教法粗備故述教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況將令也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武矣問曰兵以何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旣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矣有所激云爾臣按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膚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

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撥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壘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武王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鬬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右選練

吳子曰夫人常先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劒矛立之兵

戰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旣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

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與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救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縱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佚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其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

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就伍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武王曰戰騎柰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柰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猶其左右翼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北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武王曰步兵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

兩旁，獵吾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悉爲之
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蔟，蔂置牛
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蔟
蔂，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
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
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
解。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

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
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
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
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
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
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
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
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
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
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
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
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
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
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
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
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
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
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
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

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爲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

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遯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

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不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勒卒令曰、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驟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何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鎒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鑺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

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

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昆電影自副、飛昆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繒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繒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轒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

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棓維肪、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寸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

木螳螂劒刃扶胥廣丈二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徼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

曠野草中方胸鉾矛千二百具張鉾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徼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壍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

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紫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徼繚長二丈以上

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杖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蒺藜鑺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壘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双重

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右教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一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

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魏武帝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己也先處戰地而待敵則力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敵也佚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飢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

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乖其所之乖反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己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知戰之日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也因形而措勝因敵形而立勝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非以一形勝萬形也不復者

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勢盛必衰形露必敗則因敵變化則取勝若神也五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李卓吾曰兵無常形未戰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將戰則避實擊虛而已此為將者之所通知也若夫敵佚而能使之勞敵飽而能使之飢敵安而能使之動敵衆而能使之寡敵不必備而能使之無所不備敵不欲戰而能使之不得不戰故敵雖衆可使無鬬敵雖強可使不敢特敵雖近而左右前後可使不得相救若我則雖遠而行千里可使無人不欲戰而能使敵必不敢戰則不但以待其虛衝其虛而已矣蓋敵人雖實我能虛之而敵人之命皆懸於吾矣故能為敵之司命也夫敵人之命我實司之則何勝之不可為乎故曰勝可為也勝可為則制勝之權常在我矣制勝之權是豈敵人之所能知乎非唯敵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勝者即以此衆耳而衆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勝乎故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一勝不復再勝以吾之所以應形而制勝者其妙未有窮極也制勝之妙虛虛之術致人之巧至於形聲俱無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人不能致我則所以虛虛實實者

亦已極矣故虛實之端制勝之將司敵之命也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等耳又豈有他巧耶以其自然故謂之神人自不神故形見勢露節卒為我所致為我所虛也嗚呼五行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軋久生之相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或曰戰勝不復復者復起之謂也必有失而後有復若顏子不遠之復是也夫顏子之學可以言不

遠之復耳、若大軍一動、則生死存亡繫之、可以言失而後復耶、故唯善應形於無窮者、不復有失、故亦不復有復也、

參考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

敵虛則我必爲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李卓吾曰、軍形篇言勝可知而不可爲、以能爲不可勝、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也、兵實篇中又曰、勝可爲者、何哉、作戰篇言知兵之將、民之司命、今篇中又曰、能爲敵之司命、又何哉、蓋能爲民之司命、是以能先爲吾之不可勝、能爲敵之司命、是以又能爲敵之必可勝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

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

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

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魏武帝曰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

交和軍爭爲難也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林險阻沮澤坑塹爲險一高一下爲阻水草潮沙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爲澤以分合爲變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

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疾也如山守也掠鄉分衆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正正整齊也堂堂尊大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卓吾曰軍爭即九地篇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兩軍爭地故軍爭爲難何也軍爭本以爲利非以爲危也而衆爭皆不免於爲危耳故舉軍而爭利則

擒三將軍而蹶上將軍雖所爭在三十里之遠不能也若弃軍以爭之則無食必亡矣故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爭地而取勝也然非知諸侯之謀知山林險阻等之地形知用鄉導而識地利又何以爲迂直之計乎故戒以一耳目而治氣治心又且治力治變種種不可向不可逆不可攻者厥數以至於八夫然後所以知迂直者計有餘矣不然豈不

危哉或曰蹶上將軍者上軍先至故蹶上將也輜重者隨行衣甲器械也委積者貯積器物也無此三者安得不亡委軍爭利之害又可見矣

參考

卓吾子曰兵以分合爲變故有治變之法又曰三軍可奪氣故又有治氣治力之法今具如左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爲麾軍、聚不聚爲孤旅、

右分合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鬬爭、雖久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右奪氣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

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右治力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

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魏武帝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

圮地無舍水毀曰圮無所依也衢地合交四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舍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雖小而國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忿速可侮忿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以汙辱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李卓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圮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有衢地則空合交絕地則無久止圍地則發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

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有時咸變而不肯攻不屑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國事爲重三軍爲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之受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不救梁而死於讒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言之九變之利爲將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亦不能得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蓋利害常相雜唯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爲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爲五危可不雜思之乎

參考

九變曰、圍地則謀、

○武王曰、敵人圍我、斷我前我、絕我糧道、爲之柰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坼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

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隨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静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鋭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

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魏武帝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

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前死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實滿向水草放牧也待其定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泊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陷險者一高一下之地也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衆樹動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伏下有伏兵也覆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辭卑而益備者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皆備也辭強而進驅者設詐也陳陳兵欲戰也勞士卒勤勞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其

衆先輕敵後聞其衆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唯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廝養足也李卓吾曰行軍之道察地形識敵情服士卒而已或曰所居易者不依險阻而居平易之地欲以利誘我也

參考

尉繚子曰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武仗劒擊於市萬人無

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欲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次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繚子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内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今

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愛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

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

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司馬法曰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
右刑罰

卓吾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然則行罰者武也必先使吾士卒親附者文也此非行軍篇中要語乎若

尉繚子所云是或一道耳後世唯楊素專用尉繚子取勝恐非萬世通行之道王者之師必須參之司馬法李衛公幷吳起告魏武侯之語乃是孫子正法也吳語集在始計篇後學者尤宜參考之無忽

尉繚子曰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辯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

右文武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

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魏武帝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也、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可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戰、迎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故弛壞也、陷者、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

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譬如驕子、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李卓吾曰、前言爲將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必不能得地之利、故遂言行軍、必先察地形、而稱引四軍之利、乃黃帝之所以勝四帝者、然特泛言處山處水處斥澤與處平陸之軍耳、未詳及通掛支隘險遠六地之形也、故分別而詳著之、以謂將之至任、不可以不察焉、唯是走弛陷崩亂北六者、乃將之過、非地之災、不可以歸咎於地形之不察也、故復言地形爲兵之助、唯料敵致勝之上將、自能計遠近險阨、而用戰必勝、而終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又知吾地形之可以戰、知天知地也、將而知天知地也、則其

勝全矣、故下篇遂言九地、夫地形無不知、然後運兵計謀爲不可測、無所往而不得地之利也、安矣

參考

地形曰、地形有險者、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

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

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幷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

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

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

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罰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是故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魏武帝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衢地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圮地少固也

衆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交地無絕相交屬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衆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不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先奪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

我所欲必得矣謹養勿勞并氣積力者養士氣并兵力爲不可測度之計也衆焉不得士衆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士陷在衆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鬬人窮則衆鬬也不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得已也涕沾襟交頤者皆持必衆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

輸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也靜以幽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誤也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理見利而進遭難而退也使之屬使相交屬也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也塞其闕一其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士也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者也過則從

倫之甚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法令不可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賡功作賞也犯者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然也能爲勝敗必殊死戰也詳敵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并敵一向者先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成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繩墨摠無常也處女示弱也脫兔往疾也李卓吾曰地形雖多九地足以盡之矣故先言

九地之害與處九地之常法然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是故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其爲霸王無敵之兵如此又何有於九地之變乎況吾之兵又唯恐不投之於死地者蓋爲客之道深入則專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鬬投之無所往則死且不北故

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如常山之蛇率然而首尾俱至如吳越人之同舟遇風雖彼此相惡率然而相救也如左右手則雖方馬埋輪專難如此且不足恃矣故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唯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非虛言也但人情見利則進遭難則退故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耳若先使之知之

又誰肯甘心而自投於死地乎夫民至愚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故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用之以事不告以言用之以利不告以害然則聚三軍之衆而投之於險者信將軍之事矣故復言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圮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則可知也率然者率然而自至也如手足之捍頭目不謀而親不約而會率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九地之利不可以不察也

參考

卓吾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故述交地入人之地背城邑多者爲重地故述深入

武王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

可以來爲之柰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

塵鼓吹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右交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于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

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轀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地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笳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陳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柰

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傍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傍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柰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

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于次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至二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傍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

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內外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愼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傍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發敛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

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絶我材士吾内外不得兩

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柰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隨後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潛人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柰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柰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

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

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絶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

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柰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寶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

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

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以勝乃已

右深入

卓吾子曰攻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既

無通其使矣設有陰符陰書稱緊急君命而來者當如之何故述陰符陰書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事聞泄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柰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

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右陰符陰書

或問卓吾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何謂也曰踐墨者節制之師教習於平日所謂校計索情豫修吾必可勝之道善保吾不可勝之法而爲將之所受於君者是也隨敵者因利

制權初無定勢隨敵盈縮臨時變化所謂預設不得先傳不得而爲將之所自出雖將亦不得而知者是也既不得而知故不得而言則凡所言者可知矣是以但有墨流傳於世而人可得而踐之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

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魏武帝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烟火必素具燒具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其蓄積費留者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費

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李卓吾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則待而勿攻極其火力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而勿從慎矣哉火攻之法也火發於內則以兵應之於外若火可發於外則又無待於內矣但貴以時耳故五火之變有數存焉皆不可不知也

參考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翳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

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

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因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

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魏武帝曰用間者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也不可取於鬼神者不可祭祀而求也不可象于事者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

可驗於度者、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因間人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牙、呂望也、李卓吾曰、因間者、雖敵之人而於我有鄉里故舊之親、如魏武之於韓遂、亦其一例也、內間者、敵之內人也、如信陵得如姬

便能竊符以救趙也、魏王雖非信陵之敵、然趙決不可不救、而魏王雖萬端說之而不聽、則比之敵人又爲甚矣、或曰、即爲官於敵者、是亦敵內之人也、反間者、即敵間之來間我者、反而用我之間以間敵也、生間、則生而反可以報我、若死間、則且以誑吾間而使之傳於敵間矣、可生反乎、如酈食其已說齊、徹去守備、韓信復襲齊、使齊烹酈食其、又其一例也、然信實可以不用、襲齊、酈食其實可以不用、死間信之此舉其與無知名無勇功、又不知相去幾千萬里矣、卒以誅夷、不亦宜歟、或曰、漢高帝白登之圍、用陳平秘計、貽單于閼氏、絕妙圖形、即得圍解、是亦內間之事也、夫間事未發而先聞、聞與所告者皆死、夫一先聞、即時皆死矣、間事之可得聞乎、間之密何如耶、故曰、事莫密於間

參考

卓吾子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即此觀之、則三軍之事、莫急於用間矣、故以用間終焉、取於鬼神者、祭祀祈禱也、象於事者、事類推求也、驗於度者、卜筮占驗也、故曰、用兵之道、盡在於人事、彼鬼神等、不過詭道奇謀、因以便於使貪使愚云耳、其實必以先知

彼已爲急也苟知已而不知彼又何以勝敵而制其命乎故用間要矣今述如左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

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卓吾子曰用間篇說出用間事十分鄭重言不如此則是視民命如糞壤以安危爲兒戲矣安得不先知敵人而爲之間乎然李衛公反以用間爲不得已何哉今亦具述于左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能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卓吾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夫伊尹以大聖而爲殷周用殷周天下一六百載一八百載誰之力歟伊相湯又相太甲中間歷事外丙仲壬以及居桐復辟則不但間外之事伊得專之伊實專殷權與

廢大事、咸其自主矣、至太甲思庸、伊乃明農曰臣固以寵利居成功、則亦氣匱力竭、先將至而後肯乞休也、若呂尚者、八十而始遇文王文王薨、又不知幾年歲矣、乃佐武王至于一十三載之久、然後借兵盧戎諸國伐商而有天下、則呂至是、又是百有年歲人也、然呂卒受齊封、猶然不遺餘力、富國強兵、不辭老不憚勞、與煩則此二老者、又何其功成而不

止耶、雖曰成湯與共咸有一德、武亦以呂爲三朝元老、太公所望、以興周之人、始終敬禮未嘗少衰、然爲伊呂者、亦不宜如此貪位而固權勢也、故黃石公作三略以授子房、獨諄諄切於功成之戒云、由此觀之、伊呂是一樣人黃石是一樣人、故子房尊敬黃石、獨不受封而辟穀、有以也、此非可以優劣論也、所見各不同也、然中略之言、非專謂臣下居功者設蓋專爲君上者謀、欲其先收臣下之權、以保全有功之臣耳、則黃石公實自老子而來、伊尹呂尚又實自軒轅而來、彼此主意各自不同也、後人不知、乃以黃老並稱、失其旨矣、故因論用間而并述中略之語、以告成功之君、又因以告夫人臣者、功成名遂身退、是則天道不可不以爲鑒而自免耳、否則韓彭葅醢蕭何繫獄、雖欲自免、又可得乎、故謹録黃石公以備參考、

黃石公曰、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

黃石公曰、三略爲衰世作、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

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

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于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六書參考附餘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林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弓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利

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司馬法曰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背戰則強見物與作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

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伍伍指拇也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柰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百

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勇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

又將理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鉤

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

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又治本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

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漆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貴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

而奈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酗酒以敗善類乎、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又戰權曰、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亡、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孫子參同 終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目錄

原扉頁……一
序……二
目錄……二
卷一……四
卷二……一三
卷三……一九
卷四……二五
卷五……三七
卷六……四九
卷七……五四
卷八……七四

太白陰經目錄

總序……九一
進表……九二
原序……九三
篇目……九四
卷一……九八
卷二……一〇七
卷三……一一九
卷四……一二九
卷五……一三九
卷六……一四四
卷七……一五六
卷八……一六四
卷九……一八一
卷十……一九三

經武淵源目錄

序……二〇九
內編卷一……二一一
內編卷二……二一九
內編卷三……二二九
內編卷四……二三九
內編卷五……二五四
內編卷六……二六三
外編卷一……二七四
外編卷二……二九〇
外編卷三……三〇八
外編卷四……三二六
外編卷五……三四三
外編卷六……三六一

孫子參同目錄

序……三七九
卷上……三八二
卷中……四一四
卷下……四四九